

# 民治

第二十八期

民國二十八年五月一日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博得民衆廣大同情的

# 天津東亞晚報

——是華北的權威報紙——  
——是綜合的歷史材料——

## 歡迎訂閱

### 甲、本埠

一、東亞晨報，每月國幣八角，半年四元四角，全年八元。

二、東亞晚報，每月國幣三角。

三、東亞晚報兩報，每月共收國幣一元。

如承各界讀者定閱，請書明姓名及詳細住址，函知本社營業部發行股，即當按日專差遞送，不誤，每屆月終持據收費一次，其願先行付款長期訂閱者聽。

### 乙、外埠

一、東亞晨報，每月國幣一元，三月二元八角，半年五元五角，全年十元。

二、東亞晚報，每月國幣四角五分。

三、合訂晨晚兩報，每月共收國幣一元三角。

報費先惠，空函不覆，匯兌不通之處，可用郵票代洋，十足通用。

### 丙、附則

一、各地如有願担任本報分銷者，請通函本社營業部發行股，索取詳章。

### 廣告刊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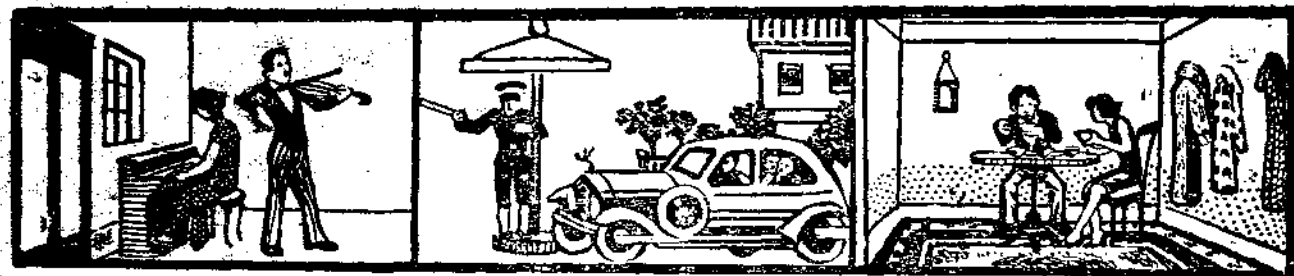
一、刊登短期廣告，以普通地位，每日每方寸收國幣四角。

二、刊登長期或按月營業廣告者，每月每方寸收國幣二元五角。

三、介紹廣告，回扣從優，詳章備索。

四、短期廣告，預先收費。廣告收費時，由本社營業部廣告股，發給蓋有正式社章之收條，並蓋有經手人名章，及本社營業部主任名章為憑。

社址：天津宮北大街門牌十五號  
電話：二〇七一—二號



# 民治月刊第廿八期目錄

插圖……建設東亞新秩序冀省各縣盛況

清代土地制度名辭考(下)……………崇雪廬……………一一二六

由法國學院談到中國國民性……………李侗……………二七一三四

歐洲最近之動態……………李幸草……………三五—四〇

談偽書與辨偽……………劉荷之……………四一—四八

中國古代美術上的龜……………丁太玄……………四九—五四

硯光閣金石文錄……………劉芝叟……………五一—五〇

北曲之餘音……………青木正兒著  
廣公譯……………五五—六〇

寄所寄齋隨筆……………康甲丞……………六一—六八

水繪留痕……………丁紫莖……………六九—七二

詩錄…………………………七三—七六

凌霄漢閣隨筆…………………………七七—八〇

待起樓撫談……………乖父……………八一—八六

萍會百面觀……………近水一枝……………八七—九四

歌舞江山……………劉雲若……………九五—一二二

時事專載…………………………一一三—一一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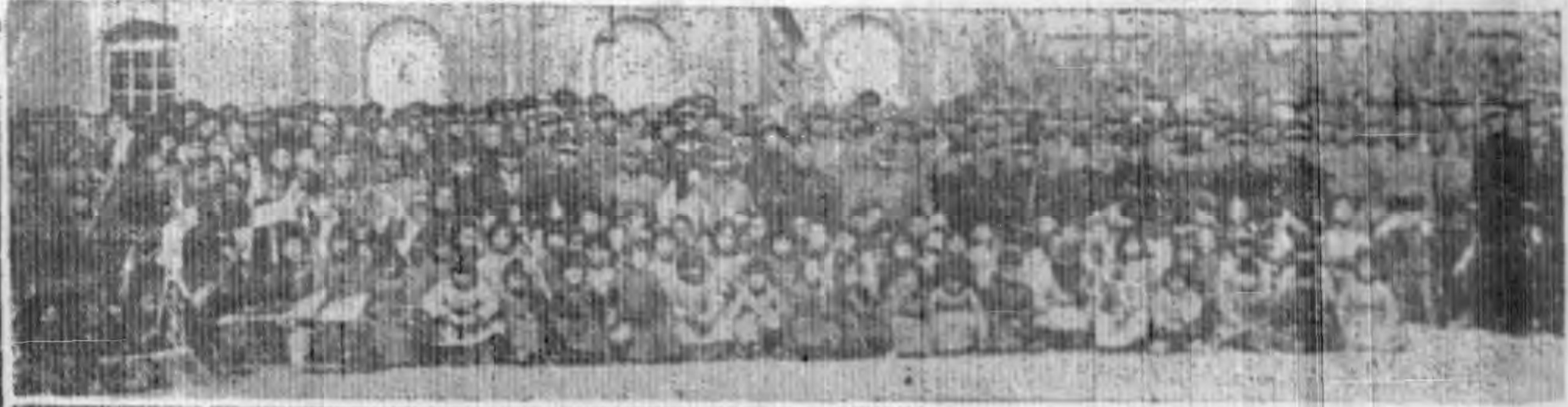
## 上期目錄

- 插圖……建設東亞新秩序冀省各縣盛況
- 東西哲學中的人生觀……楊心如
- 清代土地制度名辭考(中)……崇雪嵐
- 企畫中之美洲國際聯盟……張鶴皋
- 論桐城派……白衣香
- 漢代怪現狀……曲正
- 李汝珍和俞正燮的女性解放論……林秋
- 四川省經濟鳥瞰……牟仁水
- 詩錄
- 反抗(獨幕劇)……楊我華
- 待起樓廬談……乖父
- 歌舞江山……劉雲若
- 時事專載

建 設 東 亞 新 秩 序 冀 省 各 縣 盛 况



个 盧 龍 民 衆 遊 行  
密 雲 民 衆 大 會 ↓



个 臨 安 官 民 會 場 攝



个 豐 潤 講 演 會 後 留 影 ←



个 寶 坻 運 動 大 會 ←



## 清代土地制度名辭考

「下」

崇雪廬

### (丁) 八旗官地之種類

八旗官有之土地，按清制，應稱之爲八旗營產土地，不能以『官地』二字呼之，因分給旗下官兵之圈地，及積墾旗地，與旗署之營產地，皆爲國家官產也，然圈地，旗地二種，准旗人互相典售，官產之史的性質雖在，而事實之產權，則爲旗人所私有，非若營產之產權，乃操自官府者可比，故吾於本章之『屬於八旗直轄之官有土地』全章中，分爲八旗官地，八旗公地，兩大節，將國有之營產，列於八旗官地節中，旗署官兵捐助之公共土地，列於八旗公地節中，此種武斷式的分別，乃以爲凡有關於旗營軍事行政之土地，可稱之爲營產，其公有者，則不能，於此無法之中，故勉強以官地，公地，二名

辭，分別之焉，屬於八旗官地之種類，有十二。

(一) 『旗牧地』即八旗之馬廠地也，八旗馬廠，爲牧放軍用駝馬之牧所，與內外蒙遊牧部落之牧放牛羊駝馬之牧所，性質迥異，蓋蒙人之牧地，爲蒙古貴族，喇嘛，富室之私產，八旗牧地，爲國有軍事馬廠也，清代牧廠，種類有三，曰『御馬廠』，曰『宗室王公馬廠』，曰『八旗馬廠』，又因上述之三種馬廠土地皆以旗官統治之，故皆曰『旗牧地』。旗牧地之來源有三種，曰『內圈牧地』，曰『外圈牧地』，曰『墾餘牧地』，曰『營盤牧地』凡在京旗，及王公，所圈之民田，用以作馬廠者，曰『內圈牧地』，內圈地，皆在近畿各州縣，不出直隸（河北）省外，其各省駐防八旗所圈之民田，用以作馬廠者，曰『外圈

牧地，凡太僕寺，上駟院之御馬廠，及王公，京旗之馬廠，在盛京，及沿邊各地者，皆曰『墾餘牧地』，而在長城口外者，則曰『營盤牧地』，茲分述之如下。

『A內圈牧地』分『王公內圈牧地』，及『八旗內圈牧地』二種，因清制，八旗兵，不分馬步砲，及鳥槍弓箭，一律皆爲騎兵，各旗之番號，曰『驍騎營』，其各旗之參領，副參領，佐領，校官等，其官銜上，皆冠『驍騎』二字，其兵丁之名稱，則在乾隆以前，有驍騎，（弓箭兵）鳥槍驍馬，（槍兵）砲驍馬，（砲兵）等名目，及嘉慶後，則一律改稱曰『馬甲』，不獨旗兵如此，即清帝御用奴僕之上三旗包衣兵，及各王公與各王公府內之下五旗包衣兵，（府兵）亦如之，觀此，可知清代八旗軍制，爲騎兵大集團，故『騎射』二字，爲清廷教練旗兵之唯一方法，因有上述關係，故清兵入關時，兵額若干，而馬亦相等，或且過之，如熙朝紀政載：

『我朝開基東土，耕牧兼資，世祖入關，從龍者，不下四十萬匹，故牧政之務亟矣，……』。

讀此，可知清初軍用戰馬之盛，既有此鉅大額

數之軍馬，則至燕京後，及佔領各省都市時，亦需要大量之土地以牧放之，是時圈地之法，正在開始，則馬廠，亦不能例外，因有『內圈地』之名辭，馬廠之地，雖由圈佔而來，然並不是將所圈之沃腴良田，儘先用爲馬廠，乃以餘剩之劣地，改爲馬廠也，如戶部事例田賦篇載：

『凡牧場，近京之地，阡陌相連，盡給八旗官兵，以沙地不耕者爲場……』。

沙地不耕，即所謂劣地也，然至此，有二個問題，（1）清初圈地，是否良瘠兼收，沙磧薄田，能中被圈之選乎，（2）中葉以後，各地馬廠放墾，其地質皆爲無上良田，假使地質沙薄，一般漢農，非盡墾者，能爭先領墾乎，此二問題，不能不於破檔中求解決，如順治十二年，洪承疇奏請核減諸王牧廠摺云：

『……本朝諸王牧廠，各有定制，自大兵南下，各王隨營軍馬，恒數在萬匹以上，曾屢奉恩旨命將分撥各旗圈地，盈餘之數若干，勅部查明，分給東來諸王，嗣又奉旨，各旗圈餘有限，只准按照現

在實餘之數分給，不准再圈民田，等因，欽遵在案……」。

乾隆二十一年，戶部議奏清丈直隸牧場升科摺云：

「……近畿各旗馬廠，地雖薄瘠，然自廢地爲廠後，經百餘年之荒蕪休養，地方多轉瘠爲良，如上年，武清縣鑲黃旗馬廠，試墾時，近畿各縣，皆以久旱報歉，獨武清馬廠試墾地畝，十成收穫，其唐畦，大臣等段，且有嘉禾之瑞，……」

按上述記載，可知清初馬廠地，亦沃腴良田耳，不過闢爲廠者，較分給八旗耕種者，稍次一等，自順治至乾隆，經過一百一十餘年之久，地力已休養轉瘠爲良，又內圍地之王公牧廠，與八旗牧廠，在名稱上，雖爲兩事，而地址則相連，且同隸於旗下，非某親王之馬廠，即爲某親王之私產，聽其個人處理之也，如兵部八旗馬政則例載：

「國朝，以近畿墾荒餘地，斥爲牧場，分給親王郡王，計隸於鑲黃旗，正黃旗，正白旗，等三旗諸王之牧場，以里計，正藍旗諸王，以數十里計，鑲

白旗，正紅旗，鑲紅旗，鑲藍旗等四旗諸王，以頃計，皆圍地也。……」

又皇朝文獻通考載：

「順治二年，以近畿廢地，撥給壯丁墾種，餘爲牧馬廠，十一年，給親王牧廠方八里，郡王牧廠方四里，十二年，定親王牧廠方二里，郡王牧廠方一里……」，（按十二年所定之數，即因洪承疇奏請核減諸王牧廠而定者也。）

觀上述，則不論按順治十一年所定之數，或十二年所定之數，似皆與前載兵部八旗政則例，所述之「以里計」，「以數十里計」，「以頃計」等說，有互相矛盾之嫌，然若再觀下述之兵部八旗牧廠事例，疆界篇所載，始知王公牧廠，與八旗牧廠，乃一事耳，其原文如下：

「八旗牧馬廠，關於順治二年三月，皆散在畿輔各州縣，計鑲黃旗牧馬廠，坐落武清寶坻二縣境，東西狹，南北長，東界唐畦，西界陳林莊，南界張家莊，北界馬上台，東西廣七十里，南北長九十二里半，正黃旗牧馬廠，坐落天津縣境，南段廣，北



段狹，西北界俞家莊，東北界小稍子口，北段廣三十五里，西南界孫家莊，東南界邱家莊，南段廣四十七里，正白旗牧馬廠，坐落天津縣境，東西狹，南北長，東界丁字沽，西界白家莊，東西廣四十二里，南界城兒上，北界清溝，南北長六十五里，正紅旗牧馬廠，坐落京師西郊甕山，及宛平縣境蘆溝橋河西二處，甕山牧馬廠地，計十五頃零八分，蘆溝橋牧馬廠地，計二十七頃六十畝，鑲白旗牧馬廠，坐落通州境，計地二十四頃八十四畝又四分，鑲紅旗牧馬廠，坐落順義縣境馬房村，蘆溝橋二處，馬房村牧馬廠地，計地三十五頃二十八畝，蘆溝橋牧馬廠地，計地四頃八十畝，正藍旗牧馬廠地，坐落京師南郊豐台各村，東西狹，南北長，計地東西廣三十里，南北長五十里，鑲藍旗牧馬廠，坐落京師南郊草橋村，廊房二處，草橋村牧馬廠地，計地三十六頃，（皇朝文獻通考作十里）廊房牧馬廠地，計地九頃十七畝，（皇朝文獻通考作八里）順治十一年，奉旨，八旗各管旗親王，各給牧馬廠八里，管旗郡王，各給牧馬廠四里，其不管旗諸王及貝勒

，不准私設馬廠，順治十二年議定，核減諸王牧馬廠，改爲管旗親王，各給牧馬廠二里，管旗郡王，各給牧馬廠一里，皆由各本旗牧馬廠界內劃撥，其從先撥給諸王牧馬廠各地，一律由各本旗收回，賞給從征陣亡三四品官員後裔，其由諸王私自圈於民田者，仍給還原主，順治十四年題准，八旗牧馬廠除撥給各本旗管旗親郡王者外，所餘各地，著由各本旗滿洲蒙古，漢軍三固山，酌量劃界分牧，不准各旗滿洲獨自把持，……」

按上所述，可知某一旗所有之牧馬廠，乃管旗諸王，八旗官兵等共有之也，又可知八旗之牧馬廠，乃每廠分三部，由滿蒙漢軍，每旗各領一部也，據此，則內圈地之馬廠，在名義上，雖僅八處，而事實，則每一廠，分管旗王牧馬廠，滿洲牧馬廠，蒙古牧馬廠，漢軍牧馬廠，四組焉，如前述之正紅旗，按值年旗（京師八旗之總帥府，址在東城雨兒胡同），所存之正紅旗三固山馬廠冊載：

「……總理正紅旗事務，和碩禮親王，府下牧馬廠，坐落京西甕山，計地九頃，正紅旗滿洲旗下

牧馬廠，坐落蘆溝橋河西，計地二十一頃二十畝，正紅旗蒙古旗下牧馬廠，坐落京西甕山，附於禮親王牧馬廠之東，計地六頃，正紅旗漢軍旗下牧馬廠坐落蘆溝橋河西，附於滿洲牧馬廠之南，計地六頃四十畝……」。

讀此，可知內圍地之八旗牧馬廠，乃係四位一體制度者，內圍地牧馬，在清代土地田賦制度上，及軍事馬政上，爲一極重要之事件，故雖在今日，各處之以「馬廠」二字作地名者，土著人民，每一道及，輒津津然，暢談清兵入關事，尤其是因段芝泉誓師，而著名之天津馬廠，於清代史蹟上，又增加一頁新材料也，說雖如此，然一細究其實，則牧馬廠本身，在清代，僅有五十六年之壽命，自康熙三十九年起，即開始陸續招墾升科矣，如清會典事例載：

『順治六年，始議定，停止棄地爲廠，……』  
『康熙三十九年，天津牧地，招墾升科，計二萬一千餘頃，』雍正二年，丈出馬廠地畝，並餘地可墾者六萬餘頃，給民耕種，……』（按丈出馬廠地畝

給民者。即前述第二章第一節第（四）「恩賞民產土地」篇之恩賞馬廠土地也，其餘地可墾者，即第二章第二節第（四）篇中之二餘官地。及（丙）牧餘旗佃地也，）『乾隆二十一年，清丈直隸牧廠地畝，給民爲業。』（按是時，直隸牧馬已墾者，數達十一萬九千餘頃，見戶部事例）。

按上述可知八旗牧廠，雖雷厲風行一時，而在順治六年，已不准增廠擴地，至康熙三十九年起，則因各廠馬匹已空，次第招墾矣，考清史，在康熙中葉以前，軍事並未少停，何蜂擁入關之四十餘萬匹現役軍馬，在五十六年間，即以馬廠已空報聞乎，此問題之原因有三，（1）初入關時，清兵勢力，僅及華北之冀魯晉陝，大江以南，朱明尚有半壁江山，因軍事上之便利，故八旗馬廠，皆在近畿，及陝甘肅清，大兵西下，自陝入豫，由豫入鄂，自魯窺蘇，旆指江南，則馬亦皆隨之南下，蓋內圍地八旗馬廠之馬，皆爲現役軍馬，軍行無定，則馬亦無定，故內圍地各馬廠，爲隨營之臨時軍馬收放地，非軍牧根據地之大本營也，（清代軍馬大本營，

見後述之營盤牧地文中，) 此為各馬廠已空原因之一。(2) 清兵雖南下，而京師尚有拱衛京城之

也，乃佔領某一城市後，設兵駐防，而就地圖佔者，此種馬廠，凡有駐防旗之各省各府州縣皆有之，故其數甚夥，此種馬廠之招墾，則較內圈為晚，其時，當自雍正末年起，例如戶部事例載：

京旗在焉，京師八旗，為直轄管理近畿八旗各馬廠之機關本部，京旗軍額有定，馬亦有定，且各有職守，而各牧廠，則皆遠在數百里外，以少數有職守之常備軍馬，放牧於數百里外，在時間上，手續上，及防務徵調上，多不經濟，故京旗軍馬，皆彙集京城之「馬圈」，僅留少數軍卒馬夫，看守各廠之空地而已，此為各馬廠已空原因之二。(3) 京旗之馬圈，分內外，散佈於京城內各旗署附近，及四郊，(其詳見後述馬圈地文中，) 又因氣候關係，及水土關係，旗兵之馬，大半皆產自滿蒙，入關後，每夏令，輒多病倒，故於順治十七年，及康熙二十五年，兩次議定，京旗軍馬，每夏赴口外休養，名曰「放青」，京旗馬既以口外為放青牧廠，則近畿各牧馬廠，皆成虛設矣，此其原因之三也，因有此種原因，始有馬廠招墾之事，否則以全力經營而來者，豈能驟然盡捨棄之乎。

B，「外圈牧地」 外圈牧地，即各省駐防馬廠

「雍正七年，山西太原府設防旗馬廠二萬四千七百六十四畝零六釐，命以四之一，賞給太原府正藍鑲藍兩旗，駐防旗下招佃耕種，四之一，賞給太原府城守尉衙門，招佃墾種，徵取租銀，補助冬季煤火，所餘之地，分給滿洲蒙古兩驍騎營，牧放官馬……」，又「康熙四十七年，江南京口副都統，栢凌阿奏，所屬八旗漢軍淳化鎮牧馬廠，積潦未退，今年復被淹沒，請援照雍正十年，江寧府前鋒營馬廠招佃，改闢水田徵租，補助將軍衙門公費例，由臣衙門委員，會向上元縣招佃，改闢水田，所徵租銀，掃數貼補各旗砲手，作為年終恩賞銀兩……」。

觀上載二條，可知各省駐防之外圈牧地馬場之招墾，乃在雍正末開端也，其後乾隆二十六年，潮廣荊州駐防八旗之枝江潛江，石首，監利，等縣收

馬廠，報墾升科，三萬五千餘畝，五十一年，直隸保定府，駐防旗之任邱縣收馬廠，報墾升科，五十一年，五十七年以後，直隸齊河縣收馬廠，以及陝西榆林……等處，甘州……等該收馬廠，次第報墾者，源源如潮湧而來，蓋自乾隆末年起，各省駐防之外圍牧地馬廠，已無處不墾，平垠無際之草原，什有九盡變阡陌矣。

C「墾餘牧地」墾餘牧地，俗稱之「老廠」，又曰「北廠」，此種牧廠地，分兩部，(1)曰「舊廠」(2)曰「新廠」，舊廠關自未入關前，新廠始於入關後，皆在盛京，及各邊門一帶，其系統，則分上廠，府廠，旗廠三大類，茲分述於下：

(子)上廠收馬廠 上廠收馬廠，即盛京之御馬廠也，俗呼之曰「汗王馬廠」，如清會典載：

「……盛京及沿邊之地，廣漠無際，屯墾所不能盡，水草肥美者為場，以牧上廐，及駝馬牛羊，次給宗室王公，八旗官兵，以廣牧政……」。

按上述，則上廐馬廠，非僅收馬，乃牛羊駝兼牧之也，按「盛京馬廠」一名詞，自康熙後，始見官

書載之，名曰「盛京養息牧馬廠」，簡稱「養息牧」，

有養息牧正副總管，收副，廐正，廐副等官制，其牛羊駝，則為廠中之附屬機構，有牛羣，羊羣等副總管，收正，收副等官制，所牧之馬，分屬於京師上駟院，及盛京吉林黑龍江將軍，盛京戶部禮部，驛站等衙門，上駟院之馬，為御馬，其餘皆官馬，其牛羊駝等羣所牧者，則為京師內務府之慶豐司，及盛京內務府，盛京禮部衙門所有，慶豐司者，為御用牛羊駝，其餘，皆盛京三陵之祭品，上述為康熙以後之盛京馬廠略狀，其康熙以前，則名曰「盛京牧廠」，分牛，羊，駝，馬，為四大羣，設牛羊牧羣管理處管理之，其馬羣，則為附屬機構，設馬敦衙門管理之，入關後，牛羊羣管理處，改組為慶豐司，馬敦衙門，改組為上駟院，因是，盛京廠馬之稱，始改曰盛京馬廠，蓋關外時代，尚未脫遊牧色彩，故御牧廠，以牛羊為主，御馬次之，及入關，君臨華夏，厲行「大滿洲軍國政策」，始以御馬為主，牛羊次之，此種馬廠地之招墾，則與前述之盛京圍場，同一運命，蓋自關東解禁，准漢人自由出關

覓食，即陸續招墾也，然牛羊羣，則因三陵祀典關係，至光緒初，改隸盛京禮部衙門，及禮部被裁後，所遺之上廐牛羊牧廠之尺寸地，何時招佃，則未詳。

(丑)府廐牧馬廠 府廐牧馬廠，即關外時代，之諸王貝勒牧地也，此牧廠，分二部，關外時代，王公自闢之廠，大半爲各府私有，其址皆在彰武台各邊門外，爲純粹遊牧式之牛羊駝羣牧地，馬羣則少數附焉，入關後之廠，則散在邊門內，與楊樗木，等地，皆爲上賞牧地，乃半官有半私有之牧地，江南平定後，諸王宴安京師錦衣玉食，已忘却遊牧爲何事，各府牛羊羣牧地無用矣，又值海宇昇平，已不勞天潢宗藩，再鐵衣長征，故各管旗王府中之家將家兵，亦脫去隨營生活，至此，各府兵符永解，釋甲歸藩，而王公之府廐牧馬廠，空無一物矣，廠地既廢，則府廐牧地，招墾之事乃興，其開始，則自乾隆四十六年，和碩莊親王牧地報墾爲首。

(寅)旗廐牧馬廠 旗廐牧馬廠，亦分二部，未入關前之馬廠址，皆在楊樗木，名「楊木樗大八處

牧馬廠」，簡稱「楊樗木廠」，惟此牧廠，爲純粹牧馬廠，並無牛羊等羣，且皆爲清一色之滿人所有，無蒙古及漢軍也，而其系統，則因旗制軍用關係，頗繁雜，如廠地，分八大段，分隸於滿洲八旗，每旗一段，而鑲黃，正黃，正白等三旗之牧廠，則每廠又分御馬廠羣地，旗下世爵牧羣地，三組，其餘各旗之牧廠，則分旗下官兵牧羣地，及世爵牧羣地二組，御馬牧羣地之馬，皆御用及扈從禁旅之軍用戰馬，旗下官兵牧羣地之馬，則爲各旗官兵之軍用戰馬，其旗下世爵牧羣地之馬，則爲起義時，豐沛勳舊諸臣之戶下家兵軍用戰馬，而世爵牧羣地，又准許收放各人私有之少數牛羊，蓋爲關外時代之純粹軍用馬大本營也，及入關後，因蒙古，漢軍各旗，尙無牧地，且滿洲旗，軍額又驟增，乃於順治五年，將奉天各屯衛（明代遺地）之荒地，分給滿洲蒙古漢軍二十四旗，爲畜牧之地，此種牧地之系統，則更繁雜，大半每一旗之牧地，分佈若干處，而每一處又分一人所有，及旗下所有二種，其一人所有者，分藩王牧地，及八旗世爵牧地，世職牧地，官員（二品以

上之統兵大員）牧地四部，其旗下所有者，則爲二十四旗官有之軍用牧地也，蓋此爲清代入關後，首次擴充之藩府，官，兵，軍馬混合大本營也，上述之楊標木，及奉天屯衛各馬廠，自康熙後，長城口外之營盤馬廠成立，所有旗下軍用馬，皆放青於長城北，及三藩叛貳之結果，致各馬廠地，劃成三大派別，一，凡屬於御馬廠地者，劃歸盛京內務府，招佃徵租，爲內務府皇莊之一部，二，屬於旗下官有者，則遠在邊地者，劃歸本地將軍衙門，招佃徵租，近在奉天者，由奉天府招佃徵租，而由盛京，山海關，錦州，各副都統衙門及京師各本旗，四股分享其租金，其法，即由奉天府代徵。以三股交盛京將軍，分配於盛京，山海關，錦州三副都統衙門，以一股交戶部，分配於旗署，名曰『馬廠地租銀』，用爲公處軍馬草料之補助費，因又名曰『馬乾銀』，三，凡屬於個人之牧地，則除三藩地沒收於官外，其餘，則皆由各旗世爵世職，官員，據爲私有，招佃取租，列爲『旗地』之一焉。

觀上述（子）（丑）（寅）三節，可知所謂

墾餘牧地，皆爲關外之古老荒地，因禁漢人出關，致地多人少，供過於求，無法墾種，乃闢之爲廠者，及入關後，又因另於他處擴闢大規模牧廠，此種牧廠頓成廢物，乃由各原主招佃徵租，變無用爲有用，然又誰知，二百年後，共和成立，久居京師之王公貴胄，及八旗世家之在關東有祖遺「牧廠租子地」者，又紛紛出關清理，由佃戶留置，盡成阡陌相連之民產土地，此中穿插，一經研討，亦饒有趣味之史料也。

D 「營盤牧地」營盤牧地，爲清代最大之牧馬廠，亦爲中國自古以來，罕見之軍馬大本營也，其址在何處，即自民國與直隸（河北）省脫離，劃爲獨立省之「察哈爾」，及山西豐鎮一帶也，因此種牧地之開闢，始自康熙帝征蒙，班師以後，於斯土設置留守大營，以收軍馬，故曰「營盤牧地」，其豐鎮之牧地，則爲各王公隨征時隨營牧地，乾隆以後之官書，通呼上述二地牧廠，爲「張家口外營牧」，私家筆記，則簡曰「口外牧廠」，而「營盤牧廠」一名，致無人知之，此牧廠分五大部，茲分述之如

下：

(子)上駟院牧馬廠地 上駟院，爲統轄清帝御用馬廐機關，分「圉」「牧」兩部，「圉」指御馬廐言，在皇城內者，曰「內廐」，在南苑，甕山（萬壽山）者，曰「外廐」，其「牧」，則指御馬廐言，爲張家口外馬廠之一，其名稱，雖曰「張家口外」，而事實，則除前述之盛京上廐養息牧廠外，其餘分佈四處，（一）曰錦州大凌河牧馬廠，（二）曰張家口外商都達布遜諾爾牧馬廠，簡稱商都馬廠，（三）曰張家口外達里岡崖牧馬廠，（四）曰烏梁海牧馬廠，此四處，爲京師御馬廐之御馬大本營，計大凌河牝馬三十四羣，（每羣自二百匹至五百匹不等），驢馬十羣，每羣附駱駝三隻，商都牧廠，牝馬一百三十四羣，驢馬二十四羣，驢駝六羣，（每羣自一百隻至二百隻不等），達里岡崖牧廠，牝馬六十羣，走馬一羣，牝駝十六羣，烏梁海牧馬廠，則僅牝馬三羣，乃蕃殖用者，上述四廠，因其馬駝，皆以羣論，故其地又名曰「張家口外牧羣地」，四廠之馬駝，分清帝御乘馬，車駕馬，祭祀馬，巡幸輜

重馬，內府公用馬五種外，其餘皆御用馬也，此四牧廠，皆設牧羣正副總官，翼領防禦，護軍，牧長，牧副，等官，相傳舊劇連環套盜御馬，卽口外牧廠之御乘馬，清制，每年四月初一，以京師御馬廐馬匹，就草於張家口外牧廠，至九月十五回歸京廐，名曰「御馬放青」，張家口外牧廠，除上述四廠馬駝外，尙有所謂牛羊羣牧地，其詳見下述。

(丑)慶豐司牛羊牧地 此爲內府所牧之御用食品也，清制，於京師西華門外，設御牛羊圈三處，曰「內三圈」，於南苑亦設四圈，曰「外四圈」，於豐台設六圈，以牧蒙古羊，今京師南郊，廣安門外正南十六里，及右安門外西南十六里，有六村相連，植柳成園，名頭園村，二園村，三園……等六村，卽內府之豐台六個羊圈故地也，其地相傳，爲明代之御馬圈，上述各圈之牛羊，計扇牛一百四十，乳牛一千三百一十六，牝牛四十二，牝牛二十一，青牛七，殺羊一千八百，牝羊四十，烏宋穆沁羊二十，（數見光緒七年內府奏摺）此大批牛羊之來源，則由張家口外牛羊牧廠供給，牛羊牧廠，卽會

典所載：

『於張家口外，養牛三萬頭，以百二十頭爲一羣，羊二十一萬隻，以四百隻爲一羣，於達里崖，設羊羣一百一十羣，以五百隻爲一羣，於養息牧，設牛羣五羣，每羣養牛一百頭，皆由張家外牛羊羣遊牧總管轄之……』。

按上述，則慶豐司之牛羊數，亦頗鉅也，以上述之上駟院馬廠，及慶豐司牛羊羣牧廠，兩廠之馬駝牛羊額數計之，則其牧地之廣，可以測知，惜其地數，載在內府冊籍，因檔案南運，已無法考證之，僅知其地，大半屬萬全，多倫等縣，而其地招墾之起始，則稍可尋一線索，據乾隆舊會典載：

『張家口外，牛羊羣遊牧處，報墾地畝，歲徵米二百五十石，附納於宣化府萬全縣倉。……』

乾隆舊會典，告成於乾隆二十三年，據此，則在乾隆中葉以前，御牧地，已開始招墾矣。

(寅)太僕寺牧廠地 太僕寺牧廠，即察哈爾之兩翼馬廠，其面積，自張北縣起，自東徂西，可三百餘里，爲口外牧廠之最大者，如清會典載：

『太僕寺牧廠分界，左翼四旗，自布戶衣卜拉克，至察汗齊帶台，東西百五十里，自都什山，至巴顏托羅場，南北百三十里，右翼四旗，自努赫圖溝，至烏赫爾齊勞，東西百五十里，自克衣德達瓦都德衣哈拉，至布爾噶豐台河岸，南北三十二里，……』又曰『……左右兩翼，設牝馬一百六十羣，每羣二百四十六匹，至一百三十二匹，又有差駟馬三十二羣，每羣二百零五匹，至五十九匹……』

觀上載，可知廠址之巨，馬羣之多，爲各廠之冠，蓋察哈爾八旗地，盡爲此廠所獨有，清代，稱察哈爾都統，曰「遊牧察哈爾都統」，即因此，清代之察哈爾都統之專職，爲牧馬，於都統之下，設遊牧副都一，(道咸以前爲二人)兩翼總管，一左右翼正副總管各一，其收長牧副，則每馬羣各一人，共一百九十二，牧丁，每馬羣八人，至十四人不等，共四千二百二十四，此大批之牧官，除都統副都統(民國後，將副都統裁去)外，其餘皆蒙古人，蓋康熙征蒙時，恐漠南蒙古復叛，乃盡散移其人於各旗，而廢其地爲大馬廠，初設時，以隨征之八旗官



兵，及本地蒙古人各半數，成守是廠，至康熙末年，乃將成廠之八旗官兵調回京旗，完全將縱橫三百里之大牧馬廠，委於蒙古人矣，無都副統缺，則仍以滿人充之，乾隆末年，張家口外，已次第招墾，至民國後，則張北各縣，已盡阡陌腴田，而各旗之總管以下之佐領……等官制，則至今仍存在焉。

(卯)八旗就牧地 按清代各官書載，彷彿察哈爾之馬廠，除上駟院，慶豐司，太僕寺等牧地外，尚另有一京師八旗之「八旗牧廠」者，其實，太僕寺之馬廠，與八旗之牧廠，同在一地，京師八旗，在察哈爾，並無尺寸土地，僅因內務府，太僕寺，理藩院各署之官書，爲省筆墨，多將「遊牧察哈爾總管八旗牧馬廠」等十二字之遊牧名稱，簡縮爲「八旗牧馬廠」，又未注明，此八旗，乃指遊牧察哈爾境內之蒙古總管八旗言，並非京師之八旗也，致一般掌故家，多疑察哈爾八旗，與京旗爲一系統者，京師八旗，在察哈爾八旗牧廠境內，既無尺寸土地，而每年之大批京旗軍馬，出長城放青者，其地又何

在乎，此則爲借廠就草，其名曰「就牧」，如兵部馬政事例，八旗就牧篇卷三載：

「……八旗牧每歲季春，田部以出牧之數，具奏，並列副都統名，請每翼簡一人，掌出牧事，視馬多少，撥派官兵，陸續領赴口外馬廠，擇水草豐茂處養，聽副都統管轄調度，歸牧之期，以八九月爲率。……」

據上述，可知八旗軍馬出口，其牧地，乃在察哈爾境內，隨意自擇，並無專址，不獨地無專址，而察哈爾之各旗遊牧總管等，亦不負收放之責，如八旗馬政全志載：

「八旗軍馬出口就牧，每旗簡副都統一人，爲管牧大臣，率參領驍騎校等官，每歲以孟夏上旬，領馬駝悉出口外牧放，以就青草，各立營監牧，以護軍，馬甲等兵充芻牧之役，約一百五十日以後，還京師……」。

據此，則各旗自馬自牧，不許察哈爾蒙古人干涉之，而察哈爾八旗蒙古人，僅有出借廠地之義務而已。

(辰)王公牧廠，王公牧廠地，分四處，在張家口外者，曰「牆北左翼廠」，獨石口外者，曰「牆北右翼廠」，在宣化府豐鎮者，曰「新廠」，在甯遠者，曰「舊廠」，廠址雖分四處，而各王公之牧地，則各有疆界，借此種牧地之招墾，雖知早在乾隆初葉，而其詳，已不可得聞，僅光緒會典，有「王公牧廠，坐落張家口獨石口外，及山西豐鎮，甯遠廳等處，各有原定界址，准其牧放，……」等句而已，然會典事例，有「王公牧廠，節次奏准，給民開墾升科者，每歲按則輸糧，分別賞給本王公地租有差，……」等句據此，則王公牧廠，尙含王府私產性質焉。

(二)「馬圈地」馬圈，即京師八旗，在京城內，及四郊附近，所設之臨時馬廠也，因此種馬廠，多爲巨大之曠場，故又俗曰「小馬廠」，如今京師西便門外白雲觀西，之小馬廠村，即其一也，此種馬廠，因蔽日光，及風雨，多在廠內建長廊式之蓆棚，故又有「八旗馬棚」之稱呼，馬圈地址之大小，各旗不一，因清制，每一佐領部下，戰時，應有馬四百二十匹，名「出征馬」，平常時期，則每佐領部

下，應有馬二十四匹，駱駝二隻，(事實上，則自成豐起，僅每旗有馬二三匹，)而每旗之佐領，有定數，如鑲黃滿，佐領八十六，蒙古二十四，亦黃滿九十二個半，正紅蒙僅二十二，佐領之數既不同，則馬之多少亦異，故馬圈之大小亦不同，據八旗營房事例載：

「……八旗馬圈，每圈自十二頃十五畝，至七頃七畝不等，每圈，皆附建官房九間……」

據上載，可知馬圈之地數，亦不少也，然自乾嘉後，八旗武備日懈，已不堪戰，馬數因之亦漸少，而馬圈地，亦復多被削減，如兵部馬政事例，八旗就牧篇卷四載：

「道光七年，奉上諭，現在八旗官，缺額甚多，昨據祥麟奏稱，已不及嘉慶十九年，欽定裁減額數之半，各旗馬圈官地，又多爲旗丁私佔，似此成何事體，著將八旗蒙古漢軍馬圈裁撤，由戶部收回，其八旗滿洲馬圈，著名圈減爲十五畝，官馬二百匹，蒙古旗一百匹，滿蒙兩旗，共用一圈，於京城內，共立八圈，可養官馬二千四百匹，自可敷用，其

漢軍旗官馬，額數無幾，勿庸立圈，其滿蒙旗官馬皆烙長三寸徑二寸火印，每馬一匹，仍照嘉慶七年例，每月給豆八斗，米四斗，馬乾銀一兩二錢五分，各設官兵專司喂養，每年孟夏，各將毛片，口歲，造冊，交遊牧察哈爾收領，於立夏四日後，官馬至口外出青，著派都統各都統各二人，會同察哈爾遊牧總管，遊牧侍衛各一人，前往查收，霜降後，再行歸圈，永著爲例欽此。」

據上述，則在道光七年以前之馬圈，以二十四旗計算，則地數亦頗不少，而三十八處，（即內府，火器營，健銳營，圓明園，侍衛處……等）之馬圈，則尚不在內，至道光七年後，不獨馬圈地畝稍減，而官馬出口放青之例亦改也，道光七年削減之馬圈地，其址在四郊者，自光緒庚子後，多爲鄉民留置，在城內者，則於民國後，經官產處之拍賣，改建民房，如西直門內城根，有巷曰「黃旗馬圈」者，今已屋宇鱗比如曲巷矣。

（三）「校場地」八旗校場，數甚夥，可分爲四等，曰「本旗場」，即每旗自有之操場也，其地皆以

畝計，最大者，不過二十畝，共六十二處，曰「固山場」，乃三旗合操之操場也，其地以頃計，最大者，爲安定門外，黃寺前之黃旗校場，此種操場，共十五處，曰「大校場」，乃八旗合操之操場，其地以里計，僅仰山窪，薩薩坡二處，而仰山窪之校場，則四址佔有大興昌平順義三縣境，其大可知矣，惜確實里數已失載，曰「御校場」，即清帝大閱之操場也，址有二處，即一爲西北郊圓明園北之安河校場，其一，即南苑之海子地也，上述各校場，除南苑者今尚在外，其餘，皆自光緒庚子後，陸續爲鄉民留置，至民國五六年間，僅西郊景王墳之正紅三固山校場，售於萬牲園，爲一最末次處分之校場地焉。

（四）「出旗官地」出旗地，即旗人改入民籍，其所交還旗下之地畝也，其種有二，述如下。

（子）曰「出旗人官地」，即旗人脫離旗籍，入州縣籍爲民者，其所入之籍，在距京城三百里以內者，其本人所有之自置民地，官地，圈地，准其攜帶入民籍名曰「民人恩賞旗地」，即漢人而種旗地也，

此種地，坐落何處，則令本處州縣官查明界址畝數，按畝徵租，計如爲自置民地或官地，每畝穀一斗，如爲圈地，則上等地徵租銀六分，中等地四分，下等地三分，皆於串票內註明，然此種地，只准本人自種或典賣與旗人，皆不禁，如私自典賣與漢人或將遠移距京三百里以外時，則所有之自置民地，官地，圈地，一律由旗下收回，改爲旗下之官產矣，蓋旗人，雖入漢籍，而清帝念其先人之軍功，故不肯將地收回，然若遠移三百里外，則戀念舊主之心已無，故其所領之旗地，應由旗署收回，若雖未遠移，而將地典售於漢人，則因恐旗產漸漸消滅，故亦收回也，此種收回之地，是曰出旗入官地。

(丑)曰「出旗給價地」，此種地，又名「開戶地」，其種有二，(一)曰「主戶開戶地」，即旗人抱養漢人之子爲嗣，日後此子出旗，仍回歸民籍，則因此子原非旗人血統，故出旗時，即將伊所繼承之自置民地，官地，圈地等旗產，呈繳於旗署，收爲官有，而由旗署，照地給價者也，(二)曰「戶下開地」，即旗人家奴，因故脫離主人戶下，而出旗，其所

承受其主人所賜之自置民地，官地，圈地，亦由旗署給價收回者，是也。

(五)「絕戶地」凡旗人無嗣其所有之地，畝數在一頃以上者，以十分之七入官，名曰「絕戶地」，其十分之三，則給其族人爲祭掃用之祭田，若數不足一頃，則給三十畝爲祭田，其餘，皆入官，若原地不足三十畝，則不入官矣。

(六)「旗退地」即清帝賞給旗人之田地，如地劣，不堪耕種者，准退回於旗下，此退回之地，由地方州縣官，代爲招佃徵租者也。

(七)「抄產地」即旗人獲罪，而抄沒家產者，其地皆沒收爲戶部官有之土地，然若再將此土地賞給旗下，以其租金補助旗署之公費，則爲旗下之官產矣，名曰「抄產官地」。

(八)「抵帑地」即旗官虧欠公款，而以其本人所有之地畝沒收入官，以作抵賠者也。

(九)「俸贖地」即旗人因故，將其所有之地畝被收入官，而本人，欲以所入之俸薪贖回者也，此種地之贖法，有定制，如會典載：……地價在

二百兩以下者，限一年清贖，二百兩以上至五百兩，限二年，五百兩以上至于千兩，限三年，千兩以上限五年……者，是也，此種地，在末繳清贖價之期內，其地之主權，爲旗署所有，仍爲官有地，名俸贖地，及繳清贖價後，始爲贖主之自有也。

(十)「俸折地」光緒會典，稱之爲「俸抵地」，凡旗人購官地，准以本人之薪俸，按年折繳地價，在地價未清時，其地名俸折地，仍爲官有之土地，及折繳清完後，始爲購主所有之產業也。

(十一)「旗屯地」旗屯地，又名「旗莊井田」，簡稱「旗屯」，清代之旗兵，自康熙末年以後，因餉額有定制，園地有定限，而旗丁之生齒，則日漸蕃殖，因是，僑集京師之無業窮人日多，雍正朝，因鄂爾泰之奏請，於雍正二年，將直隸新城固安兩縣官地，各二百四十一頃，闢爲八旗屯田地，號曰「井田」，令各旗，遣派無業旗丁往耕，名曰「八旗屯丁」，自十六歲以上，至六十歲以下，各給地一百二十五畝，劃井授田，以每旗一丁爲一戶，每戶以十二畝五分爲公田，十二畝五分爲廬舍場圃，其百畝爲私

田，八戶爲一井，共一千畝，除去私田廬舍場圃，其中百畝爲公田，官府爲之建廬舍，給牛種農具，並月給口糧，每一井，設屯長，屯領催，屯門軍各一人，司管理勸教防守之責，然地界分割清，廬舍農具皆備齊後，而願往者，則各旗甚少，雍正五年，乃又改用遣戍方法，將旗丁之欠納賦糧者，及獲罪應刑之官員兵丁，以屯耕贖罪之名義，發往井田効力，然抗捐欠糧之旗丁，多非安分之人，犯官罪卒，又皆貪悍之輩，以此輩屯耕，莫不典售耕牛，鬻賣農具，視田荒地蕪如無觀，坐食月糧，以擾鄉民，至乾隆元年，乃奏罷之，改八旗屯田，爲「八旗屯莊」，並闢霸州永清，及近畿大興，宛平，房山，涿州，良鄉，易州，涿水，三河，香河……等三十二州縣，每州縣各將民田一百五十頃九十八畝餘，改爲八旗屯莊地，就地招募漢人租種，每丁爲一戶，給田一百二十五畝，如丁死妻孀，則其地另租他丁，所遺孀妻，再給地四十畝，曰「養贖地」，名爲「八旗老官莊」，蓋旗丁不能自耕，乃招民代耕之，以其租銀給旗丁也，乾隆元年以後，至乾隆十六年

以前，霸州，固安，永清，新城，四州縣之沒收入官圈地，改爲八旗屯莊地，招旗丁及漢農，下屯種地，每丁爲一戶，每莊共八戶，不論旗人，漢人，皆每戶給地百畝，地質若次，則給一百五十畝，再次，給二百畝，如屯丁死亡，由他丁承種其地，其亡丁之孀妻，給養贍地四十畝，若地質次劣，則給六十畝，再次，則給八十畝，是爲『八旗舊官莊』，其自乾隆十六年以後，所闢之官莊屯地，則不論大小，皆每莊四戶，其給地法，與舊官莊同，其莊址，多散在大興，宛平，良鄉，固安，永清，東安，香河，通州，三河，武清，寶坻，寧河，昌平，順義，安肅，涿水，等十六州縣境內，每州縣，則僅一莊，是名曰『八旗新官莊』。

(十二)「退屯地」此指上節所述之八旗老莊，及舊莊言，凡莊丁屯丁死亡，其所種之地，例應另委他丁，而另給亡丁之妻養贍地四十畝，然屯地，莊地之地數有限，屯丁莊丁之死亡則無限制，因是，自乾隆十六年起，凡孀婦，已無地可給，乃又定，凡孀婦欲繼其亡夫承種官地，則停給養贍地，

如丁死而無妻者，則將其地收回入官，以備作養贍地之用，不另補丁，此種入官之地，曰退屯地，(按此載，光緒會典謂爲乾隆十六年以前制，似字句有誤，蓋雪廬涿水縣，有官莊地，爲羅劉傅李四姓合莊，即乾隆十六年以後之八旗新官莊也，此四姓自光緒初年起，就吾所知，凡夫死妻承，及收回作退屯地者，已輪流三四次，始終未出四姓之手外，及至民國改稅民契，始有不屑子弟，售典與他姓者，吾故自光緒會典所載，爲字句有誤也)。

## 第二節 八旗公地

八旗公地有二種，一曰「官產公地」，一曰「公產公地」，茲分述於下。

(一)「官產公地」官產公地，亦名『公產旗地』，又曰「民典官贖地」，「民典旗產」，「旗圈民典」，等名稱，即凡旗地，不論爲旗人自置，或上賞，或圈地，一經沒收入官，即爲國家官產，然此雖爲國家官產，而國家不能隨便處分使用，必須仍留爲旗人公用地，蓋名爲官產，而實爲公產性質者也，此種地畝之來源，如下述清制凡旗人之產，僅准轉售與

旗人，不准漢人典購之，如私自典購，則曰「民典旗產」，或「盜買旗產」，或「旗圈民典」，此種民典及盜買，又因主要角色之階級不同，分之爲四等，（子）曰「奴典主圈」，即旗人窮困後，若將所有地畝，仍典售於旗人，則得價太少，乃私自典售於家奴，而旗人家奴，皆其先人擄於敵軍中者，赦其死，使子孫世世爲奴，而不給薪工，（僅給口糧或養贍地）名曰「家生子」，此輩家生子，在主人家爲奴，設不幸，主人窮，則暫時離去，自謀生活，及主人稍有溫飽，乃又趨集而來，蓋其主人有家產田土若干，而主人不自知，皆在此輩腦海中，故往往主人已落魄爲丐，而家奴反衣錦車馬如世家者，因有此種關係，一遇主人窮困，不用家奴施計敲騙。而主人，即親捧契據求售於家奴前，以冀善價，此種買賣，在清律，如係家奴威迫勒買，則奴發配，地價入官，其地仍爲主人所有，如爲主人勒賣，則由地府出價，向家奴代贖其地，再令主人出價，向官府領贖，如主人無力承贖，則此地入官爲公產矣，（丑）曰「盜置圈地」，即漢人冒用地主之家奴或莊頭

，佃戶，等名義，冒購旗人圈地者，如此事，地主不知情，則其地仍歸地主所有，僅地價入官，若地主知情，則除地價入官外，其地亦沒收，而又令地主自出資，向官府贖地，如無力領贖，則地入官爲公產矣，是曰盜置圈地，（寅）曰「典賣贖地」，即旗地經一度入官後，已由原地主領贖，而地主，又典售於漢人，則此地，及地價，皆永遠入官爲公產矣，（卯）曰「抵追旗地」，即旗官虧欠贖款，而以地畝交官抵追，則此地，在三年內，不能領贖，即永爲入官之公產也。

（二）「公產公地」 即地署職員公共之產業也，分恩賞公地，捐廉公地，官餘公地三種，其詳，與第二章第三節公產地節內所述相同，茲從略。

#### 第四章 屬於八旗之私有土地

##### 第一節 王公及官兵私有地

八旗王公及官兵之私有土地，分六種：

（一）「莊園圈地」 即清廷初入燕京時，分給諸王公之莊園也，簡言之，即開國時諸王之圈地也，然此種圈地，數目不甚鉅，蓋享受此種莊園者，

僅爲開國之八大家鐵帽子親郡王八人，因此八人，除莊園圈地外，尙有上賞之內府莊園故也，其總數

，計鑲黃旗王公莊園圈地，三十六頃六畝，正黃旗王公莊園圈地，一百零六頃五十六畝，正白旗王公莊園圈地，三十六頃，鑲白旗王公並莊園圈地，二千七百一十頃十四畝，正紅旗王公莊園圈地，一千二百四十四頃十四畝，鑲紅旗王公莊園圈地，二千六百三十頃一畝，正藍旗王公莊園圈地，五千三百一十三頃二十四畝，鑲藍旗王公莊園圈地，二千二百五十四頃七十四畝餘，（上述見戶部八旗王公宗室莊園冊，）蓋王公之圈地，並非零星片段地畝，皆爲成莊，及園圃之大段田地，而其地，又非皆爲旱地，乃旱地，水田，菜園，瓜園，菓園，皆有之也，故名之曰莊園圈地，不僅以圈地二字呼之也。

（二）「上賞莊園地」此種莊園，皆內府皇莊地，由清帝賞給各王貝勒貝子公者，清制，凡王貝勒貝子公，皆於冊封分府時，由內府撥給皇糧莊園，爲府中生活上之產業，如親王，則給皇糧並頭三百六十名，每名種莊園一處，爲本府一日之費用，（

以一年三百六十日計），然每一處莊園，大小不一，如光緒會典載：

「王貝勒大莊，每所四百二十畝，至七百二十畝不等，半莊，（即面極比大莊小一半者）每所二百四十畝，至三百六十畝，園地，每所六十畝至百畝……」

果如上述，則清代諸王，即無俸祿之優給，亦應特別闊綽，而無窮困之虞，然至末葉，又如何各府皆窮乏不堪乎，其故有二，（甲）地租定於昇平時，不合生活日高之末葉環境，而又不准增租，（乙）每一親王地數有限，而子孫蕃衍日繁，每一人分居出府，即去地若干，至百年後，已所餘無幾矣，此二者，爲開窮原因之最大者。

（三）「遊牧租子地」王公之遊牧租子地，即前述之王公牧馬廠，招墾徵租，經清帝批准，許分結王公者也，即光緒會典所謂，「王公牧廠，奏准給民開墾升科者，每歲按則輸糧，仍分別賞給本牧王公地租有差」者，是也。

（四）「帶地投主」帶地投主，即戶部事例，



所謂之「八旗投充地」也，蓋清中葉以前，旗人勢力正盛時，一般貧農，因羨慕而投附自薦，願供驅使，並將祖遺地畝，帶來呈交主人，作為投充之保證金，則主人即將其地，照圈地例，歸入旗地冊籍中，為自有之私產矣，是名曰帶地投主，然地，則仍由投充人自種，僅向主人納租而已，民國後，官產處拍賣旗產，及府產，以此種地為最寬屈，蓋自置祖產，因趨炎附勢，而向他人納租，已屬可憐，不料竟因主人失勢，連耕種權，亦化為烏有矣。

(五)「老圈地」此即第三章第一節，所述之「圈地」也，此種「圈地」，數量雖鉅，然有定數，據民初之清理畿輔八旗官處，之第三期調查冊載：

『……………鑲黃滿洲旗，有圈地11631頃60畝，又2538頃70畝及1313頃10畝，鑲黃蒙古旗，有圈地1794頃30畝，又1700頃10畝，又413頃70畝，鑲黃漢軍旗，有圈地2000頃40畝，又1188頃30畝，又1053頃，正黃滿洲旗，有圈地4406頃40畝，又9174頃90畝，又1873頃80畝，正黃蒙古旗，有圈地756頃90畝，又1127頃10畝，又1884頃60畝，正黃漢軍旗，有圈

地1274頃25畝，又1878頃75畝，又1067頃15畝，正白滿洲旗，有圈地5727頃80畝，又6326頃70畝，又4334頃10畝，正白蒙古旗，有圈地1297頃75畝，又12474頃58畝，正白漢軍旗，有圈地867頃60畝，又1465頃20畝，又1439頃70畝，鑲白滿洲旗，有圈地6368頃05畝，又2674頃20畝，又2290頃20畝，鑲白蒙古旗有圈地1014頃10畝，又1861頃90畝，又466頃10畝，鑲白漢軍旗，有圈地6009頃，又303頃30畝，又466頃80畝，正紅滿洲旗，有圈地2129頃88畝，又5310頃84畝，又2120頃70畝，正紅蒙古旗，有圈地235頃68畝，又756頃60畝，又550頃30畝，正紅漢軍旗，有圈地278頃10畝，又640頃80畝，又370頃20畝，鑲紅滿洲旗，有圈地1103頃70畝，又5787頃15畝，又2612頃25畝，鑲紅蒙古旗，有圈地35頃40畝，又1345頃50畝，又643頃20畝，鑲紅漢軍旗，有圈地307頃80畝，又630頃，又593頃70畝，正藍滿洲旗，有圈地6198頃75畝，又3992頃70畝，又2279頃40畝，正藍蒙古旗，有圈地1203頃，又723頃90畝，又711頃60畝，正藍漢軍旗，有圈地883頃95畝，又732頃

90畝，又410畝40畝、鑲藍滿洲旗，有園地6502畝80畝，又2340畝90畝，又1460畝40畝、鑲藍蒙古旗，有園地1548畝30畝，又247畝78畝，又322畝20畝，鑲藍漢軍旗，有園地758畝70畝，又483畝60畝，又453畝60畝……』

按上所述，則八旗之園地，總數爲一十九萬六千零五十一頃又六十一畝，可謂驚人矣，然盛京旗地之十四萬七千五百七十九頃八十二畝，（數見會典）以及吉林，黑龍江，伊犁，新疆等處之旗園地，莊園地，屯園地等，尙不在內也，上述園地之數，雖鉅大，然在每一個旗人，所得則無幾，甚且即一畝亦無者，此則非清廷之分配不公，乃年深日久，典傳轉移之關係，皆爲貴族（官員及世爵）得去，然至鼎革後，又因佃戶之抗租侵佔，以及官產處之拍賣，又由八旗貴族之手，仍歸還於漢農，可謂巧矣。

（六）「上賞地」 上賞地，則旗員位至一二品時，因軍功或政績，而賜以地畝者也，此種地畝分二種，（1）曰「上賞園地」，即他人之園地，因罪

入官後，而又賜給某人者也，（2）曰「上賞地」，即漢人之民田，因故入官者，而又轉賞於旗人者是也。

## 第二節 八旗私有土地之常用名辭

旗地之常用名詞，不下數十百種，皆非局外人所能知，茲將最著者，略述於下，以見一斑。

（一）曰「恩免墳地」 又曰「賞還墳地」，又曰「發還塋地」，此種名辭，即旗人之田地，因故入官，或犯罪抄產者，如田地內，葬有祖墓，則恩免入官，其限制，則以三頃爲率，如本人祖墓不足三頃，則完全免其沒收入官，是爲「恩免墳地」，若祖墓地在三頃以上，則以三頃賞還本人爲祭田，其餘皆入官，是爲「賞還墳地」，或「發還塋地」。

（二）曰「恩贖墳地」 即旗人將旗園地，私售與漢人，爲官府偵知，地官府發官價贖回，將地入官，而贖回之地內，有私售地畝之旗人祖墓者，則准私售地畝之旗人出資，向官府將墳地贖回，其限制，分三等，皆以私售地畝者之資格論，如私售地畝者，爲現任三品以上官員，則贖回之墳地，不許過

二頃，如爲四品以下現任官，則贖回之墳地，不許過一頃，其餘如旗兵或無職旗人，則不許過十畝。

(三)曰『旗墳改籍民產』又曰『民籍旗墳』，

又曰『出旗墳地』，即旗人脫離旗籍，改入民籍，如其所種之旗園地，有應入官者，或轉售與其他旗人時，其地內如有祖墓，則准隨同歸人民籍，免其入官或轉售，因此種土地之地主，雖已改入民籍，而墓內之亡人，則仍旗籍人也，故仍准其以旗地名義，葬其先人，然所給之地數有限制，乃以墓內亡人之資格而定，如墓內人，生時曾任職官者，准給隨入民籍墳地五十畝，若亡人生前無官職，則給三十畝。

(四)曰『旗墳過繼民產』又曰『開戶墳地』，

又曰『恩給奉祀祭田』，即旗人抱養漢人之子爲嗣，此嗣子若脫離旗籍，改入民籍，則其繼父所有之旗園地，一律繳還旗下，而此繳還地畝內，如葬有其繼父之祖墓，則准留給墳地十畝，以便爲其繼父作祭掃用。

(五)曰『補償地畝』又曰『旗地換官地』，又

曰『撥補地』，即因國家興建大工，或開濬河道，而佔用旗人土地者，則按所佔用之畝數，由戶部另撥官有土地若干以補償之者，是也。

(六)曰『官存旗產』又曰『寄存地』，簡稱曰『存地』，清初定制，凡京旗人調防外省，或服官於外省，或各省駐防旗人，轉調他省，或服官他省，則將其原防所有之土地，交戶部，暫行代管徵租，爲『寄存旗地』，另於調駐之地，或服官任所，照寄存戶部之畝數，另撥官地以兌易之，爲『兌易旗地』，將來如此人，仍回歸原防，或回京時，則將『兌易』之地，仍繳還本地官府，再將寄存於戶部之地領回爲業者，是也，然此種，因結果之不同，分二類，(一)如將地畝寄存戶部後，永無歸京師原防希望，則寄存於戶部之地畝，在二十年內，曰『永存地』，在二十年外，則沒收爲旗下公產矣，其在外省之兌易地畝，若因永無回歸原防希望，則其兌易地畝，在二十年內，爲『永兌地』，在二十年外，則改爲自有之旗園地矣，然必在園地或旗地二字上，冠以永兌二字以別之，(二)在乾隆二年以後，『存

地』之制，奉旨停止，因各省已無餘地可兌易也，然若旗人調防，或服官於張家口山海關及東三省，則仍准『存地』，及『兌地』，因又有『兌北不兌南』之名辭，及至同光間，而塞北各地，亦將無地可兌，乃於同治八年，停止張家口，山海關兌地，光緒十八年，停止東三省兌地。

(七)曰『旗餘地』即旗人之土地，因歷年耕種，而侵佔官地，經戶部丈量而查出者，是也，此種地畝，則於查出後，劃入官產內，招民墾種之，名曰『旗餘官租地』，其詳已見第一章第二節，第(五)之旗餘地文中。

(八)曰『自首旗餘地』即上述之旗餘地，未經官府查出，而由私墾者自首，則其地免入官，仍由私墾人承種之，且有永遠承種權，(即永佃)僅每畝徵官租銀三分而已。

(九)曰『籍汝地』又曰『抄產旗地』，即旗人犯罪，而被抄沒之土地。

(十)曰『兌換墳地』又曰『兌官地』，俗呼之爲『大換小』，乃旗人之欲於旗圍地內，改墳地，而

又因地勢近河，或臨近行宮，山陵，爲官府所不許，或因風水關係，情願以自有之旗圍地，另於他處改兌官地，以便建立墳塋者，是也，無此種兌換地畝，乃以私有旗圍地三畝，抵官地一畝，故有大換小之俗諺。

(十一)曰『旗地官租』清制，凡耕種旗地，皆租金較官地減少，然旗地若一經沒收入官，則原佃之農戶，不能再按旗地租數納租，乃改照官地交租矣，其租雖增，而其地，則仍爲旗地，故曰旗地官租。

(十二)曰『增丁不加地』又曰『減丁不退地』又曰『晉職不晉地』，又曰『降業不降地』，清初，分給旗人之莊田圍地，非計口授田，乃按品秩給地也，如旗兵，每名給地三十畝，名曰『壯丁地』。其餘如尙書，侍郎，都統，副都統，參領，佐領，侍衛……等官，則皆照壯丁加倍給地，如會典所謂，『頭二等侍衛，給十名壯丁地』，即頭等侍衛於及二等侍衛，各給地三百畝也，又如……『驍騎校，給八名壯丁地……』及……『護軍，給六名壯丁地……』

：』等，此八名及六名，即二百四十畝及一百八十畝也，蓋皆按品級給地者，然若地畝分清後，（即停止圈佔民佃以後）如再簡放新官，或補挑新兵，則此新官新兵，皆無地，是名曰『增丁不加地』也，此爲旗人有無圈地之一大原因，蓋非凡旗人皆有圈地也，若因節省軍費，而減官裁兵，則原領之地，亦不退還，是爲『減丁不退地』，若分給地畝時，其官爲三品，其後又升任一二品，則不能因升官而加地，是爲『晉職不晉地』，而若因罪降職，或革職，而所領之圈地，亦不因革降而收回，是曰『降職不降地』。

（十三）曰『包衣地』又曰『府門地』，乃下五旗之包衣人土地也，因此種人，皆供職於王公府，故其地，亦由其府主所領之莊田地內撥給之，因又名曰『養贍地』，蓋爲門奴之贍養家口者也。

（十四）曰『旗地民產』又曰『旗產民地』，又曰『八旗民地』，凡旗人購買漢人之土地，其地曰『旗地民產』，因其地，雖名旗地，而與民田一律納糧賦也。

（十五）曰『自置旗地』凡旗人之土地，轉售與旗人，則其地，曰『自置旗地』或『自置地糧』，蓋凡旗人之地，皆由清廷上賞或旗下撥給而來，獨此，乃出私財購買而來者也。

（十六）曰『四等旗租』簡稱曰『旗租』，凡旗地收爲官有，其地之租金，曰『旗租』，旗分租，較官地租金低，而又分之爲四等，頭等租，每畝年租銀三錢以上，二等租，每畝年租銀二錢以上，至二錢以上，至二錢二分九厘，三等租，每畝年租銀五分六厘以上，至一錢九分九厘，四等租每畝年租銀一分以上，至五分五厘，因此四等租之分別，故有四等旗地之名辭也。

（十七）曰『長租如私典』旗地之租，皆每年交一次，（八月十五至年終）或二次，（麥秋及年終）如佃戶，因免手續上之繁雜起見，預交一年或二年，或三年者，亦可，如若預交三年以上者，則名曰『長租』，以私典旗地論，則土地入官，免去原佃之佃種權，另招別佃種之，其地，再令原地主出資領贖，是曰『領贖旗地』，如無力出資，

則准以俸銀按年抵贖，是曰『俸贖旗地』，如無俸可贖，則地永久入官矣。

(十八)曰『增租奪佃』漢人佃種旗地，則此地之佃種權，爲此漢人所永有，名曰『永佃』，其後地雖易換數主，而此地之佃權，則永不准更易也，然若佃戶無故抗租不交，則准地主取消抗租者之佃權，另換他人佃種，名曰『抗租別佃』，若地主欲將地收回，自行耕種，則雖佃戶不欠租金，亦得將地交出，並與地主立一退地字據，名曰『自種退地』，除上述二者外，若地主無故取消佃戶之佃種權，將地收回，則名曰『奪佃』，或『奪田』，又佃戶應納之租金，一經制定後，即不許再行增加，如私增之，名曰『增租』，增租及奪佃，在清代，皆不許也，如熙朝紀政，載禁增租奪佃事頗詳，豈專制時代，亦知平均土地政策歟，其原文如下：

『乾隆五年，戶部議定，民典旗地，動公項取贖，在百姓，不苦於得價還地，實懼其奪田別佃，應令地方官，於贖地之時，詢明現在佃種人姓名，及現出之租數，造冊三本，一存地方官處，一存戶

部備案，一送八旗鈔錄備案，嗣後無論何人承買，仍令原佃承種，其租銀，照冊收取，不得分別需索，如本佃抗欠租銀，許地主呈官別佃，若並未欠租，而莊頭土豪，無故增租奪種者，審實治罪，再地主，果欲自種，則佃人雖不欠租，亦當退地，若地主，並非自種，而捏稱自種別佃者，審實，亦量治罪，乾隆五十六年，軍機大臣兼管戶部和珅，奏准民人佃種旗地，其原佃額租本輕，如有別佃情願增租，及情願自種者，均由業主自便，從前不增租奪佃之例，著永停止，嘉慶五年，戶部奏……例禁增租奪佃，使富戶土豪，雖有謀奪之心，無所施其技倆，窮黎始可安生，自和珅管理戶部，將此例奏改，數年以來，旗人及府莊頭，撤地另佃者，實復不少，而賴耕爲食之貧民，一旦失其生計，不免游手爲匪，實於政治民生均有未協，應請改照舊例，禁止增租奪佃，以安貧民，而杜壟斷等語，得旨，允准纂入則例通行，……』

(十九)曰『官莊』凡旗地，收爲官有，皆爲之立莊管理之，名曰『官莊』，官莊分四種，(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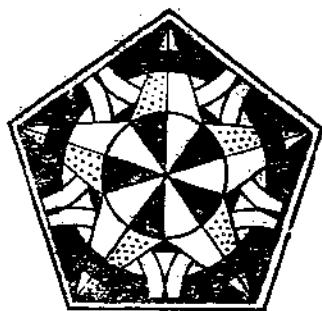
曰『內府官莊』，乃順治，康熙，雍正，三朝，將收爲官有之旗地立莊者，計近畿官莊一百三十二所，每所除給莊頭之養贍地四十二畝外，每所莊田爲一千八百畝，一百三十莊，共二十三萬七千六百畝

，皆由內府徵租，（見內府莊田冊）（2）曰『盛京官莊』，乃東三省入官旗地所立之莊，計地五千七百餘頃，年徵銀三萬八千餘兩，（見盛京內務府莊田冊）（3）曰『戶部官莊』，乃乾隆三十六年以後，歷次將官帑贖回之旗地，入官者，計地一萬四千餘頃，年徵旗地三十二萬五千餘兩，（旗人之上賞銀，及恩餉，皆此款，其詳見戶部官莊冊，）（4）

曰『積墾官莊』，即順治十八年，東三省之官荒三十萬九千餘頃，以二十七萬六千餘頃，撥給奉天吉林旗人，爲旗地，其餘五萬三千畝，分立二莊，一莊在墨爾根，（黑龍江嫩江縣）令索倫達倫呼爾

人耕種之，一莊在黑龍城，（黑龍江龍江縣）令奉天八旗官兵之駐防龍江者耕種之，其餘，如呼蘭（呼蘭縣）城之湖園官莊，溫得亨都爾圖……等官莊，皆是也。

（二十）曰『八旗紅冊』紅冊，一名『老冊』，俗呼之爲『公道老兒』，乃世宗所創興者，因清初之直隸省，旗地民地雜處，而滿人漢人又復雜居，故時有因土地而發生王公與民人爭田，及旗人與民互控之事，因令宗人府（王公地），內務府（皇莊），八旗（旗地）等衙門，將各項地畝，坐落地點，及四界，各造詳冊二本，鈐用堂印，一本送戶部存案，一本送直隸布政使司衙門，由布政使，按來冊式樣，各造若干冊，鈐用堂印，發交各州縣收存，如有旗民互爭者，即照冊清丈之，因此種冊，例應紅皮，硃印，故曰紅冊也。



## 由法國學院談到中國國民性

李侗

近來偶翻閱英國十九世紀詩人兼批評家麥修安

諾德 (Matthew Arnold) 的文集，這本是十九世紀英國古典派文學批評的名著，其中所論，雖沒一篇是標名英國文學家的，然而篇篇都把英國文學及其文化同他民族比較探論，其中有一篇講法國學院 (French Academy) 的文學影響，其實他不過借法國學院所與法國文學的影響，一個題目，來談論英國文學及英國國民性而已。

這本書本是五六年前讀過的，那時注意的是他的「批評的功用」一文，喜歡的是他介紹「馬加斯·奧瑞烈氏」的思想；現在我真想不到這篇文章會給我如許的刺激，所以興了一個「藉他人的酒杯，澆自己愁腸」的念頭，想把中國國民性，也拿來比

較一番。

他這篇文章的本旨是談論文學的，由文學而談到英國同法國國民性之不同，最後仍舊歸結於文學。所以這個問題看來似是簡單，其實是包涵着文學，人類學以及整個的文化呢。

這篇文章開頭就說，讀了法國學院史一書，令人不能不想到英國爲什麼沒有這種學院，這種缺乏都能促成什麼結果。有人說英國沒有這種學院，正是英國人的聰明處，英國文學比任何國家的總成績還大呢。安諾德一方贊成這話，一方說：「只是要記住斯賓諾莎 (Spinoza) 的一句格言，人類的兩種毒害，就是自大，以及與自大並來的懶惰。我以爲，如其把自己的優點放得穩如山岳，勿寧稍微留心



瞧瞧，看爲什麼這個是這樣，並且是要毫無限制的這樣，較比對於我們有益處。』

其次他講法國學院的略史。法國學院，始於一六二九年，原來是巴黎的七八個喜歡文學的人，組織一個俱樂部性質的組織，目的是想聚在一個屋子內談談文學。他們的組織漸漸出名，被人談到，甚至握有宗教大權的大主教瑞什琉也聽說了。瑞什琉大主教很富於文學熱情，他一聽到這個團體，他就很感覺興趣。於是他就去信徵求意見，是否他們的團體可以變成公開的性質，開會是否有定期？他們毫無遲疑的答應了他的提議。實則像瑞什琉的好意，完全出自誠懇。然而國會裏面發生了懷疑。國會諸公沒有人像瑞什琉那樣熱心文學與文化的，他們只是嫉妬這個新組織之出現，尤其是由瑞什琉組織出來的。一六三五年國王特許狀已經批准，然而按照法律，這特許狀還須國會檢定。這事情遂延擱了兩年半，到一六三七年秋天，他作了一個急切的請求，表明決無什麼作用，才由國會批准。

法國學院成立之後，第一件功勞就是改良法國

語文。瑞什琉說：『本學院之基本效用，將盡力所及使吾國語文有正規可尋，且使其純粹，流利，能够應付藝術與科學。』今日法國語在世界上成爲最好的語言，這就是他們的功績。

這時學院已經擴大至四十個會員；他們把法國文藝界的主要人物都吸收進去，組織成一個「文藝裁判所」。會員如有作品，在出版之前，先拿到學院裏來，經過大家批評，如果適當的話，在出版時學院可以公開推崇。不是學院的會員，如果經過其人的請求，也可以得到學院的批評。此外，學院又對現存的或死去的作家的作品，加以考驗批判。這都足見瑞什琉他們所組織的法國學院，實在有意造成一種文學批評的最高學院。有人在瑞什琉死後，發現他還有更大的野心，想組織一個比法國學院更大的學院，包括美術，科學，文學，吸收全歐洲的大作家到一起，使他們生活得安寧，消閑而有榮譽；這只是瑞什琉的一種粗枝大葉的夢想。但是法國學院的性質是由此可以顯然明白了。『一種意見的統治機關。』雷南說：『學院的職務是保持法國精神上

的良質，免使損傷。」又說法國學院是「情趣上公認的主人的權威。」他又說，每一個時代，都有其文學的低潮，在那時法國的文學低潮是日見優勢，要除這一害，除去法國學院；沒有更好的團體。

安諾德却不以為然。他說在智慧及趣味的事情上立權威，是給人性上立仇敵。我們都喜歡我們自己的法門，不愛受大家公共空氣之強制。別的動物都是順從着他們的天然律，人類却單獨的要立出法律來管理他的自然性。

不過人有兩種本能，一種屬於道德的，一種屬於智慧的。這兩種天性不同。英國人是道德的，法國人是智慧的，兩國的國民性根本不同，法國大批評家聖佩章說在法國，要欣賞一件藝術品，第一個念頭就是對不對，對，我就服從，不對，我就反對，這是法國人的良心。

而英國人的特點是魄力和忠誠。所謂心理開明，智力清審，在古代是雅典人所特有的國民性，在今日則分明是法國所特有的國民性。英國人雖然沒有清晰的智力，却有魄力和天才。而詩則分明是屬

於天才，不屬於智力的。所以英國有莎士比亞的詩才，和牛頓的創造之才，這是法國所沒有的。而天才又處處要求自由，不受拘束，什麼權威，規則，習俗，一概都要遠避。所以一個國家，其國民性為富於魄力，就不適宜於在智慧上立固定的權威和標準，像法國學院這樣的組織。法國是與英國不同的，所以法國在文學上的上品是散文，英國的上品是詩，法國大詩人作的詩，其中都是散文的成分多；英國的散文中，則天才和想像的成分多，就是明證。

總之，法國學院，是法國權衡全國文學的機關。甚至各種學問都受它指導，定標準，它有左右法國學術界輿論的能力。安諾德覺得學術界有這一種中心和標準是好的，所以介紹給英國讀者，但是他又預料這種機關在英國決不能成立，即使成立，也不會產生好結果。因為英國人同法國的國民性不同。英國人富魄力而智力不足，法國人富智力而魄力不足。魄力產天才，智力生智慧。英國人重滯，法國人靈活；英國人重力行，不喜分析事理，法國人則

明思敏辨，英國人重道德方面的良心，而法國人重理智方面的進步。因法國人重理智，所以學院成立，結果很好。英國人魄力強，富保守性，重視個人自由，所以不樂有學問束縛。自來詩尚魄力，文尚清醒；詩貴自由想像，文尚精確推理；詩尚天才，文尚規律。學院能創制規律，但是約束天才。所以法國有學院，英國不能有學院；法國以散文勝，英國以詩勝。

中國人，我覺得有些像英國人，說的確切些，中國人與英國人的性格較近，與法國人性格較遠。學院這種性質的機關，如果在中國出現，結果也未必會好。經驗告訴我們，凡是中國官辦的機關，總不會有良好的成績。例如國立招商局，國立編譯館，國立大學，都是明證。

安諾德論文集的另一篇文章，論德國社會詩人海涅，盡力攻擊菲力斯坦人。菲力斯坦人一個名詞是海涅創用的。英文中找不出一個適當的字去翻譯，遂直接把原文取來。所謂菲力斯坦人，是指的愚而好自用的人。頭腦頑梗不化，新思想不能滲進他的

腦中，菲力斯坦人又最愛反對自己所不懂得的學理，道聽途說，不窮其究竟。安諾德給他下的定義是：「光明驕子與思想功臣之仇敵」。海涅就是繼武歌德作反對菲力斯坦主義，為人類解放而戰鬥的詩人！

安諾德把英國人分成上中下三級，上級是化外人（Barbarians）（這個字含有未受教育的野蠻人的意思）安富尊榮，別無所求，是他們的人生哲學。中級就是菲力斯坦人，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以為全世界只有英國的文化是好的，再也不須圖謀進步。下級也還是菲力斯坦人，為區別起見，安諾德把他們稱為庶民，（Populace）他們的特點，是「任心所好而為之」，不顧對於全局的影響。

這三種人的共同點是守舊不易，思想迂滯。

英國人為什麼這樣不靈活缺乏智力呢？安諾德以為是希伯來化太深之故。安諾德把西洋文化分為希伯來主義與希臘主義兩個成分。希臘主義重學問，希伯來主義重道德；希臘主義重知，希伯來主義重行；希臘主義求意識之自由發生，希伯來主義守良

心之謹嚴；希臘主義以世間罪惡無過於愚昧，希伯來主義以世間極惡爲犯罪。這兩個成分，有着根本的不同。所以希伯來主義產生世間最虔誠的宗教（基督教）希臘主義則產生人間極燦爛之哲學。安諾德以文化在趨完美，希臘主義和希伯來主義缺一不可。英國盎格魯薩克遜民族則偏於希伯來化，缺乏希臘化，英國如此，美國也是這樣。法國瑞南批評美國說：「像美國一類的國家，盛倡普通教育而無鄭重之高等教育，將來智力平凡，習俗劣陋，精神膚淺，普通學問缺乏，必貽無窮之後悔。」安諾德極以爲是。欲救英美國民菲力斯坦化，必須提倡希臘主義，按照安諾德的見解。

「菲力斯坦人」一個名字，在中國還很少有人知道。安諾德不惜暴露自國的弱點，公然自己承認英國人是菲力坦斯人。所以他主張英國研究吸收外國文化，至於英國人自己的文化，英國人向來是抱着「傲帶自珍」的態度，用不着學者再去鼓勵。

我們中國人是不是多半屬於菲力斯坦人？安諾德所分析的英國人三級，在中國是不是恰當？我自

來相信中國人，除了少數人，一般社會，大半是有兩種；一種是「羣居終日，言不及義」；一種是「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而安諾德又給我們加了一種是「從心所欲而爲之，不顧全局」。其實三種人都是「從心所欲而爲之，不顧全局」的，大家都在只謀自身的利益，而不顧他人之如何，也不願對於全社會或一國有什麼影響。若是就文詞上解釋，只有中國人能算是個人主義。西洋人的個人主義，小圈子外面，還有一個國家社會的大圈子，中國人則幾乎沒有這個大圈子。這種國民不能成立一個獨立的國家。所以中國在近代多受外力所壓迫。這種國民所能成就的只有藝術，不會是科學，因爲科學須要精思明辨，同時也須要全盤計算，而且還要有偉大的哲學方法論。中國哲學中只有宇宙論和人生論，沒有方法論，科學當然不能發達。我們想想德國十九世紀大哲學家的風起雲湧，則今日之科學發達，可知非爲無故。英法亦受哲學方法之賜。然而中國在藝術方面，則有其特殊精神。魄力雖然不能與西洋諸國抗

衡，而風趣優美，有時過之。中國人也是同英國人一樣，重行不重知的。在這一點，其原因實亦有似於英國。英國受希伯來文化的影響，產生虔誠的宗教和道德，在中國則有儒家的禮教，也是最重道德修養，英國可取希臘主義為救，中國取什麼來救？時在今日恐怕除了西洋文明沒有其他文化了吧。

兩年前在美國出版了一本轟動一時的論中國的書，就是林語堂博士的「吾國與吾民」，發行十數萬冊，給西洋一個比較親切的中國認識。（這本書不久當在本刊評論介紹）這本書的見解是否正確，是另一會事，但是一本觀察中國最犀利深刻的著作。林語堂先生把中國人的性格列了十五種：（1）穩健，（2）簡素，（3）愛自然，（4）忍耐，（5）不管個人範圍以外之事，（Indifference）（6）老奸巨滑，（7）多子，（8）勤勉，（9）節儉，（10）愛家庭生活，（11）和平主義，（12）知足，（13）幽默（滑稽，幽默含義甚廣，林氏文中指明「中國叫作滑稽」）（14）守舊主義（Conservatism）這字普通譯保守主義，但是在中國似乎應當譯作守

舊主義，則詞顯而意明）（15）淫樂。

這十五種之中，只有簡素，愛自然，及勤儉幽默是好的。其餘則好不好不能一定。譬如和平主義，我曾經過長久的思考和觀察，中國人確乎不愛同任何人作戰。因為中國的古聖先賢，無論是道家，是墨家，還是儒家，都是愛和平的。中國古代的皇帝所有的國外戰爭，大概不是主動，而多是被動的，偶有好大喜功的皇帝，史臣對他大抵不原諒。所謂外藩，與今日之殖民地，也大不相同，他們只求名義的屈服，到時進貢一點土產也就完了，其實中國所回的禮，照例是加倍的豐富，意在維持邊防，不至妄動干戈。和平主義，從根本義上講，是絕對值得贊美的，可是世界既然有國家主義存在，過分的和平，往往就流於怯懦。我們古聖賢教我們的祖先和平，我們祖先又代代相戒，以止戈為武，以致和平竟成爲中國的一個傳統觀念。按照法國生物學家拉馬克說，生物之進化，由於「用不用」，用則進，不用則退。所以中國人在心理上保和平，在身體上就不講尚武，不講尚武，身體就愈頹退，而在心

理上也造成怯懦的國民性。羅素也說中國人不如西洋人勇敢，然則林語堂博士所說的和平主義，實在是包了一層糖衣。忍耐將近於無恥。然而中國人竟以能忍自豪。愛家庭生活，即不愛社會生活，所以中國人只知有家庭，而不知有國家社會，林氏的話，也是只表了光明的一面。知足則無進取心，所以安於守舊而不知改，都是中國所以不能進步的原因。

林語堂先生的分析是詳細了，但是我覺得似乎多而無當，不如安諾德所說的英國非力斯坦人上下三級，能更切中中國人的通病。

記得前二年中國一般學者，討論中國本位文化和全盤西洋化的問題。前一派就是所謂守舊主義者的主張，他們就是不惜「敝帚自珍」的中國學者。後一派多半是西洋留學生。這個問題同安諾德所提出的法國學院一個問題相似。

英國最有名的文學批評家瑞卡茨（民二十三年應北京大學之聘來華講學半年）著有意義學原理一書，以爲古今哲學問題之糾紛，多係起於名詞及其

意義之不同。中國本位文化，在名詞上看，一定是適當的；因爲可以以中國作爲本位而建立新文化。事實上却不然。他們那些主張者，所抬出來的法寶，只是宋明講厭了的道德，這與重修孔廟佛殿，並無二意。

至於說中國全盤西洋化，這倒是事實上辦不到的，理論方面倒還是其次。中國人確乎有其所以爲中國人之特點。他們過去的歷史，留給他們一個很大很深的傳統，使他們無法擺脫，得以自謀解放。然而中國也可以修改自己在科學方面吸收新智識，漸漸建立一種新文化。要是全盤學西洋，真是不必！中國人愛自由隨便，沒有嚴格的時間觀念，坐車久候，開會遲到，任憑外國人怎樣嘲笑，也還是不改，所以科學這東西，在中國人看來，一方面歎未曾有，一方面却不願爲所拘束。這正如穿慣了中國衣服，不願再穿西服一樣，沒有別的原因，一方拘束，精神緊張；一方寬緩，典雅舒服。

至於像法蘭西學院那樣組織，在中國，更不會有好結果。中國人尊重自己的自由，却不願他人的

自由，所以「把持」的事情很容易發生，結果容易造成黨同伐異。中國人不但不適於組織學術團體，就是政黨也從來不會作好過。中國人心中就沒有組織這個觀念。我們也不是墜井下石，國民黨在過去幾年中，談到組織嗎？歷史上所給我們的證明，只有在饑饉之年，或再加以鬼神迷信之道，可以組織起那些將即餓死的羣衆。東漢有黃巾之亂，是饑饉與迷信相結合起來的組織。唐末黃巢之亂，是饑饉組織的造反。明末李自成，張獻忠，是饑饉組織的造反。如果說臨死他也不會起來組織，那豈不是說中國人不是人嗎？然其組織，是否合於理性，則是另一問題。

江亢虎先生曾經說：西洋人是科學的，一切都用科學的眼光去看，甚至不是科學的，他們也往往

用科學的眼光去看。中國人是藝術的，一切都用藝術的態度去對付，甚至不是藝術的，也用藝術的態度去對付。

我看這話是很中肯的。因為是科學的，所以一切明確，精審，而謹嚴。因為是藝術的所以一切自由，弛緩，而不認真。中國是東方的英國，但是缺乏英國的哲學方法和環境，英國是西方的中國，祇是較中國人健強，能適用科學的精神。兩國國民最大的共性，都是充滿了菲力斯坦人的弱點。

這篇文章，有的同胞認為有不敬之處，但是吾愛吾民，吾更愛真理，而且作者本人也未必不是菲力斯坦人的一種，或許包含菲力斯坦人的某種性質，也未可知。曹雪芹說：「萬不可因我之不肖，自護己短」，我只好引以自解吧。



## 歐洲最近之動態

李幸草

蘇子由曰：『天下皆怯而獨勇，則勇者勝；皆闇而獨智，則智者勝。勇而遇勇，則勇者不足恃也；智而遇智，則智者不足用也。』(三國論)此言移之今日以論歐洲政局，殆有可爲深信者矣。夫今日歐洲之強者，何至二三，而互相覬覦則一也。各奮其強，各運其智，而終爲地理人事物資三者所限，遂有不得不委曲求全，亦有不得不求之孤注一擲者焉。

然戰雲密布者數矣，終至風吹雲散，此亦不能不謂之爲戰機猶未成熟，及主張和平者之努力，有以致之也。惟事之來也，必有其因，物必先腐，而後虫生，威廉第二之失敗，其日耳曼帝國野心爲之前因，凡爾塞條約之成立，實爲希特拉奮起之前因，而今日希特拉之合併捷克，又種將來捷克民族復國之

前因矣。(前捷克總統白奈士已在美洲作復國運動)有此一前因，則將來德捷流血，恐不可免，故忠誠謀國之士，必不因一時之強，而種惡因，以貽子孫將來流血之大患。希特拉氏今日之得意，正將來德意志子孫流涕噴血之伏線也。故曰小智徒逞一時之快，惟大智始爲千載之弘謨，從政者可不慎哉！

雖然；今日之歐洲政壇，誰復暇爲千載之計耶？蓋局勢微妙，入局者已目眩頭暈，不克作長久之計劃，只圖目前，那顧將來，實亦時勢所促成，人智有所不及，總之，已到圖窮七見，無可奈何之時機矣。

歐洲二十世紀之癥結，第一次世界大戰解之；



不圖解結即是結結，凡爾塞不平等條約，即此結也。英法帝國主義對其殖民地及諸弱小民族之欺騙亦即此結也。有此一結，年月所積，必得一解，始可獲已，莫索利尼希特拉及諸弱小民族之反帝運動，即解此結也。諸弱小者，固未能獲果，而德意則解結成功者也。然今日時代思想，解結者固不能已於解結，必又結成，始稱快意，此即德意之向外擴充是也。有此一結，遂又生英法之解結。目下正在鬥爭，結結者猶未完成，解結者亦未成功，兩相撐持，正今日歐局之真相也。

歐洲政局前途既如此危險，則爭鬥者必以全力赴之，乃當然之事。目前此兩大陣線之策略，約而析之，則一爲英法之包圍政策，一爲德意之突破戰略，茲略述如次：

(一) 英法之包圍政策——英法之包圍政策，行之已久，即集體安全之目的與手段是也。惟屢爲德意所打破，故不得不增加強勢之活動，以完成其所謂『鐵的包圍』。原夫英法二國國民，雖立同一戰線，而心理則微有不同，故力量常不克集中。法國

人民畏懼德意之直接侵略，英國人民固畏德意之強盛，而因相隔較遠一步，遂未能如法之感覺銳敏。故法常着急，而英常躊躇，德意則時因其舉動不一致而擊破之。及德國合併捷克之後，英國人士之心理，始有所轉變，視過去之觀察爲未足。(英國保守黨名宿赤赤爾 (V Churchill) 曾攻擊張伯倫哈利佛外交認識之錯誤，謂其(1) 誤認德國無恢復故土之野心，(2) 誤認希特拉與莫索利尼不能澈底合作，在中東歐不能完全協調，(3) 誤認弗朗哥無與德意澈底結合之心)。一方又因捷克消滅，震破東歐諸小國，向認希特拉無侵略野心之信念，遂使其感覺威脅，不得不向外聯合奧援，波蘭羅馬尼亞希臘土耳其等國皆是也。當此之際，英法之堅定合作，及其與東歐諸小國之結合，直可視爲水到渠成，故波蘭外相柏克倫敦之行，引起英法人士之極端歡迎與世界之熱烈注意，蓋此乃英法『鐵的包圍』完成之關鍵，歐洲近來惟一大事也。

波外長柏克倫敦之行，結成英國片面對波領土完整保證之協約，於是德國東向遂不克如願以償，

近數日報載德向波蘭要求歸還但澤及通過波蘭走廊以達東普魯士之通路，態度未甚猛烈，即以此保證協約之力也。波蘭外長演說拒絕德之要求，亦此協約之力也。波蘭條約之外，又有羅馬尼亞希臘之保

約。土耳其之保約聞已成熟，惟土須與俄同其步伐，遂因之暫緩。最近英俄之接近，交涉之頻繁，談判之密切，則英俄之軍約，將有成爲事實之可能。（注）同時美國元首羅斯福於意大利侵略阿爾巴尼亞後，致電德意，提出和平保證條款，保證諸小國之獨立，無形中增加英法包圍德意之力量。且聞英已向俄要求對荷比之獨立保證，如是則德意二強之外線，已完全置於英法保證之下，德意之再進一步，即到戰爭爆發之時機矣。

（二）德意突破之戰略——當英法震驚德國合併捷克謀以對付之際，世界無不注意歐洲之危機，莫索利尼突然要求阿爾巴尼亞爲其保護國。阿未予滿意之答復，即進兵佔據阿京都拉索。莫相此着，即畏英法之包圍成功也。其意始謂阿爾巴尼亞若置於英法支配之下，其都城都拉索，將成爲英法進攻

意國之重要軍港矣。意之佔阿，經濟上固重要，軍事上尤着意，歐美軍政專家無不承認。此意之突破英法包圍戰略之第一着也。

英與波羅諸國訂立保證協約，美元首羅斯福之和平保證呼籲，皆係包圍政策之露骨猛進，然希莫二相，固世之雄，何能甘於雌伏？於是而有希特拉質問諸小國感受威脅與否之通牒，此種通牒，固無實際真正答復之可能（註），然此正所以針對羅氏之和平通牒，此突破包圍戰略之第二着也。

希特拉之外交手腕，最稱巧妙，此於合併捷克一事，可以見之矣。事前其勢甚猛，令人有吞併六合之感，而氏則小有所獲，即當機立止，令人生不及預料什一之感。然事過稍久，一有可乘，他人猝不及防之時，又猛以大力赴之，毫不猶豫，乘機進取。故希莫二氏在歐洲皆目爲不可預測之人物。此次爲人置於鐵圍之中，奮鬥自較昔爲難，然其意亦有突破之決心。氏首以弗朗哥政權之完成，並助西政府於英屬直不羅陀海峽地後，增築戰防，以威脅英人出入地中海之咽喉。又在西班牙海面作

海軍演習一月。皆向英人示威，示意令其拋棄包圍德國之野心，否則英國將不得出入地中海也。而英不爲所動，反增防直不羅陀；近自廢除一九三五年英德海軍一百比三十五協定後，即糾合波蘭參加包圍戰線，又向北歐諸國成立互不侵犯條約，所以免後顧之憂也；且德國擴軍所用鐵礦，百分之六十五來自瑞典，一旦北歐諸國加入英之戰線，德將來製造軍械，將感鐵之來源缺乏，其影響於軍事前途者頗鉅。意則極促南斯拉夫之加入反包圍戰線，近者南之外相奔走羅馬柏林，即此事也。近者德意軍事首領，紛紛飛往埃及，近且有互不侵略條約之傳說，則其活動突破英法之包圍可知也。近據莫斯科電傳，德意與俄訂立商約，有緩和俄之加入英法戰線之意圖，俄報甚至聲言英法竟將不如德意之近俄，則可知其中玄妙，以首倡反共之國家，近且向俄希圖緩和，則德意之危機及其手段之靈活，可以見矣。近日倫敦某報外交記者，謂德將安慰諸小國，竊以爲最近德意將行一政策略，是一一安撫諸小國，使其生保證條約無用之感，漸漸促其脫離包圍戰線

，而以全力對英法。保證義務既爲片面，則諸小國無援助英法之義務。在是則德之東下政策，（僅向波要求但澤及通路）將成爲官面文章，實際則將西進及南進。對英法之攻擊，將以煽動其殖民地獨立，使其脫離英法爲要務。今後印度之獨立運動，巴勒斯坦爭鬥，敘利亞問題，皆當較昔更爲嚴重，西班牙必加強納粹（Nazis）化，使可威脅英之出入地中海，有截斷其東下生命線之可能，對法則增其後顧之憂。突尼斯，科西加將成爲嚴重之法意交涉。英法既聚羣小而爲包圍，德意則首先一分散之，然後一一擊破之。美國有協助英法之勢，德意則將竭力促成美之法西斯蒂化，反對改訂中立法，煽動其人民反對參戰，更煽動南美諸小國與合衆國之衝突，以加強美洲問題之嚴重性，使美國感覺美洲之不安，不暇顧及歐洲問題。更以反共爲號召，以期喚醒其資本家，加強英法內部之法西斯勢力。總之德意之突破戰略，即爲分散包圍勢力，行個個擊破之策略，而後完全以英法爲敵，於是德意在歐洲之霸權成矣。

歐洲局面既如斯複雜，則舉足重輕者蘇俄日本美國是也。美國大總統，前日之和平通牒，頗有干涉歐洲問題之傾向；然爲中立立法所束縛，不得如願，故美國將來之動向，將視其現正討論之中立法是否修正及如何修正而定焉。惟羅斯福以前德國猶太人問題之處理，及最近之和平通牒，甚得其國人之喝采，聞有再行連任下屆總統之傳說。則美國之前途，實未可預知也。（注）特美國資本家在政治上潛勢力甚大，資本家不願其國家參戰，乃爲共同心理，所謂牟利，必於秩序上求之，（軍火商除外）乃爲顯明之事實。且第一次歐戰英法所欠美國借款，迄未清償，美國資本家蒙甚大之損失，此皆前鑑所不能忘者也。

日本執東亞之牛耳，英法東下爭衡所不願也。以過去經驗，歐洲之戰爭，無不于日本以榮達之機會，故歐洲今日之危機，日本之參預德意戰線，促成歐局之嚴重性，實爲顯明之事實。惟北有強俄環伺，爲可憂耳，然日本赴歐參戰，則無其事。（前日有意德要求日本派艦地中海之謠傳）歐洲戰事

爆發，日本可乘機完成中國之新政權，則可斷言也。

蘇俄自穆尼克會議之後，即陷於孤立，今日時勢變遷，英法又欲連結之以制德意，惟二週談判，真象不明，近日其外交委員長李維諾夫，忽然辭職，此事確非尋常，故電傳之日，歐美無不震驚。據莫斯科哈瓦斯電，謂李氏之謝職，由於對英談商進行過緩所致。德國海洋社巴黎電，則稱李氏之去職，由於蘇俄政府不贊成李氏與西歐諸強聯合之政策。或謂俄憤英法對波羅保證，事先未通知蘇俄，蘇俄將另謀別策，以逃出孤立之途徑。當此英俄談判，正在緊要關頭。向負盛名之外長李維諾夫突然辭職，此應視爲蘇俄外交政策將有大變化。世人允宜深切注意也。

總而言之，歐洲現局，各國之動態，漸趨於明顯。惟以目前而論，設備猶未完成，則大戰之爆發，或將緩其時日，雖羅斯福之預測，（謂九月前將有戰事爆發）希特拉之自明，（其演講謂德國之要求，將於九月前滿足之）事實大有急迫之勢，然政

治軍事，往往風起雲詭，變化無端。此時無論何人，不敢下肯定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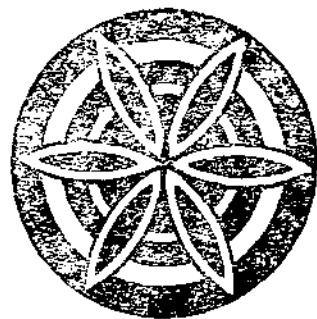
(注一)倫敦五月九日路透電：保守黨議員布茨貝(Robert Boothby)氏質問首相張伯倫，問其是否知全國人民最大多數皆願與俄成立軍事互助條約之事實。張伯倫之答覆，雖為否定，然切實表明已決定與俄充分合作云。

(注二)羅斯福之和平通牒，其性質係道德的，而非政治的，希特拉通牒諸小國，問其是否感受威脅？諸小國之答覆，皆為否定，然不足信以為真，故此通牒實際亦僅係道德的，而無政治之重要性。

(注三)德意軍事政治聯盟，現已宣佈，此可知德意皆已充分感受英法之壓迫矣。此聯

盟雖小為英法各國所驚，然實具有重大之影響，此聯盟所得之反響，必為英法之向俄更為接近；最不得已時，英或屈就俄之要求，成立英法俄軍事互助條約。

(注四)據東京日新新聞息，美國新聞大王郝溫德(R. W. Ho Ward)氏新自歐遊，歸還紐約，東京日日新聞社與之互相祝賀，並列若干問題，請郝氏表示意見，其中一條，即為美國是否參加歐洲糾紛，郝氏答覆謂美國在歐戰時期，決不能仍守中立。另一條謂英法應接近意大利，不應接近蘇俄，英法政治家之錯誤，在其不信任莫索利尼，猶之不信任希特拉。意大利今已與德成立軍事聯盟，則郝氏之意見，顯然錯誤，惟不知美國是否捲入歐戰漩渦。



## 談偽書與辨偽

劉荷之

### 製造偽書的心理

研究學問，有一個根本要義，就是求真，尤其是研究歷史，說話論斷，處處須有證據，而證據又必須是真證據，否則講了半天，歪曲了史實，還不如不說的好。所以研究史學，辨證史料，是一件很重要而又很繁難的工作。史料可以大別爲二：一種是器物，另一種就是書籍。器物有簠鼎，書籍也有偽書。辨別器物的真贋，考認其年代自然都是專門學問；就是書籍的辨偽，也非博學多聞之士不能辦。至於製造偽書的心理，大概說來有兩種：

(1) 託古人以傳——淮南子修務訓上說：『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爲道者必託之神農黃帝而後能入說』。康有爲氏也說：『榮古而虐今，賤近而貴

遠，人之情哉。耳目所聞視則遺忽之，耳目所不聞視，則敬異之，人之情哉。……敬異則傳矣』。(孔子改制考)

書既是發表思想情感的工具，那麼，作書的人，求其打動世人，引人注意，是必然的情理，因此就有偽書產生。託古的偽書，大抵不能出兩種情形：一種是作書人的社會地位和名望小，不能引起學術界的重視，所以託古聖先賢之名，以傳其意。再一種是，書中的思想，是危險的，爲統治者所不能容，不得不託之古人，免致罪罰；或者陳義過高，超過了當時學術界人士接受的範圍，也不得不託之古人，以希冀士流認取。這類偽書，往往有可取處，不可以其偽書而忽視之。

(2) 爲求名利而作的偽書——這種心理，最易了解，現代市場上許多假的骨董，假的名家字畫，都是由於求利之心理。北史劉炫傳說：『……時牛宏奏請購求天下遺逸之書，炫遂造偽書百餘卷，題爲連山易，魯史記，錄上送官，求賞而去。……』又宋濂諸子辨上論亢倉子說：『予初苦求之（亢倉子）』

不得，及得之，終夜疾讀，讀畢歎曰：是偽書也。……後讀他書，果謂天寶初，詔號亢倉子爲洞靈真經，求之不獲，襄陽處士王士元采諸子文義類者，撰而獻之。這樣的往例，實在多有，不足爲奇。古籍失於秦火，漢興詔求遺書，開獻書之路，至今留下一種爲學人考辨的繁難工作。隋書經籍志上說，梅賾所上的偽古文尚書，齊建武中姚方興所上的偽舜典，都是迎合帝王意旨，以求名利，而作偽書的。

著作偽書的心理，大致有上列二種。若細爲分析，則有胡應麟的四部正譌：胡氏分析作偽書的心理是：『有憚於自名者，如魏泰筆錄之類。有恥於自名者，如和氏香奩之類。有假重於人者，如子瞻杜』

解之類。有惡其人，僞以陷之者，如僧孺行紀之類。有惡其人而誣之者，如聖俞碧雲之類。有竊成作而爲已有者，如化書本譚峭著，齊丘竊而序傳之之類。胡氏分析，多屬於我上面列的第一項，其惡人而陷之，足補我之遺漏；惟氏亦未言及名利之作僞動機，余說可爲補足。

我們細想，真書未必即載真事，何況又有僞書？孟子說：『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這還是講真書的材料也多不可信。而韓非子顯學篇則說：『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這真是把古人作僞，後人應當充分辨僞的真諦道破了。

#### 古人辨僞史略

古代渺遠，缺乏記載，後人怎能知道前代的史實？無怪乎楊朱說：『太古之事滅矣，熟誌之哉，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三王之』

事，若隱若顯：億不識一。』（列子揚朱篇）而道「億不識一」，還是靠了神話傳說遺留下來的。（史

記的五帝本紀，多係神話傳說紀錄）中國有正史，當然應當說從太史公司馬遷起。司馬遷作史記，固然有許多不可靠的地方，但是他不愧為中國第一個辨偽的史家。他是身歷之不足，又考信之於六藝，在許多史料之中，他只取六藝國語世本諸書，至於諸子傳說，他多不信從。他的眼光識見，不能不令人佩服。

子長之後，漢代博士們有今古文之紛爭，所爭論的無非是書之真偽問題，及義理之真偽問題，由義理而指對方是偽書，這在劉歆之爭立毛詩左傳等書，而讓責諸太常博士一事，完全表現出來。

東漢班固，作漢書，其藝文志，有許多辨別偽書的地方。有許多書，（如文子，力牧，伊尹說，神農諸書）若不是他早加過一番辨偽的功夫，後世也許添多了麻煩。

班固之後，辨偽最努力的人，就是論衡的作者王充。王充在論衡書虛篇大聲疾呼道：「世信虛妄之書，以為載於竹帛上者，皆聖賢所傳，無不然之事，故信而是之，諷而讀之；觀真是之傳與虛妄之書相

違，則並謂經書不可不信用。……」這真是痛快之論。

魏晉六朝時代，偽書尤多。因為經過一次兵火；就添加一次搜求，也就添加一些偽書。最出名的，如道宣的佛經目錄。道宣編這目錄時，把可疑的佛經，另編了一部叫作疑經錄。其偽書之多可知。

唐代辨偽的人，最著名的是劉知幾，和柳宗元。劉知幾疑春秋，尚書之偽，和論語孟子，說有許多與古史不合。柳宗元則懷疑列子，文子，鶡冠子，充倉子，斷為偽書。

宋代的辨偽書，可以說是空前的發達。宋儒尚義理貴創造，不宗漢儒的家法，所以敢對於古人批評，因此啟發了辨偽學。王安石懷疑春秋，視為斷爛朝報，歐陽修作易童子問，把向來當作孔子作的繫辭，文言說卦，序卦，雜卦都否認了。鄭樵作詩辨妄（此書已佚；近始有輯之者）朱熹懷疑周禮，爾雅，孔子家語，元經，文中子，易繫辭，古文尚書，書序，孝經，列子（北平景山書社出版辨偽從書，中有朱子辨偽集，所言尤詳）……等，為宋



儒辨偽之大家。葉適在習學記言序目中，把十翼，管子，晏子，孫子，司馬法，六韜，等書認為偽作。而陳振孫的直齋書錄解題，晁公武的郡齋讀書志，黃震的黃氏日鈔，和高似孫的子略，都於辨証偽書，多所努力，清儒編輯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多根據陳晁黃高諸氏考訂結果，以為辨証，其於辨偽史中地位之重要可知。

宋之後，明初有宋濂的諸子辨，可以說是第一辨偽書的專著。他的辨偽的方法頗周密，所以他的一本小書，當得起空前勳績的稱贊。宋氏以後，梅鷟作尚書考異，認古文尚書是偽書，開後此闕若瓌古文尚書疏證之先河。晚明有胡應麟，作有四部正譌一書，較宋氏諸子辨更進一步，考辨的偽書有一百多種。他說：『凡覈偽書之道；覈之七略，以觀其源；覈之羣志，以觀其緒；覈之並世之言，以觀其稱；覈之異世之言，以觀其述；覈之文，以觀其體；覈之事，以觀其時；覈之撰者，以觀其托，覈之傳者，以觀其人。覈茲八者，而古今膺籍無隱情矣。』其方法之周密，最可稱道。

清代考證學盛，學者以博為勝，對於辨偽很有成績。最著名的，如閻若璩的古文尚書疏證，把古文尚書之偽書，證為定案。胡渭的易圖明辨，也是一部辨偽最正確的書。而姚際恆的古今僞書考，則直接了當的把若干古書，定為偽書。崔東壁的信錄除了六經，其餘諸書，都視為可疑之書。其他如劉逢祿，魏源等今文學家，都把古文經視為偽書。而康有為氏作新學僞經考及孔子改制考，更把偽書的範圍推廣。新學僞經考把一切古文經都認為是劉歆偽作。孔子改制考，則說先秦諸子都是託古改制，六經也是孔子的偽託書，堯舜也不過是孔子的理想人物。

到了近十數年來，王國維，胡適，錢玄同，顧頡剛，郭沫若諸人，都把歷史資料重新考定，方法更較完密，於是辨偽的一門學問，更在史學上佔重要地位了。

#### 偽書辨証的方法

所謂偽書，極為複雜，「有偽其人者，有偽其世者，有偽其年者，有偽其事者，有偽其也者，有偽其自為

其書者，有僞其說者，有僞之於多方者。」（錢賓四書。）

先生諸子繫年自序中語）「何言乎僞其人？吳有孫武子，僞其人也。何言乎僞其世？尉繚見梁惠王，僞其世也。何言乎僞其年？孟子遊梁，當惠王之三十年，此僞其年也。何言乎僞其事？孔子與南宮敬叔適周問禮於老子，此僞其事也。何言乎僞其地？孔子畏匡，公孫龍對空雒，此僞其地也。何言乎僞其書？列禦寇有列子，子思有中庸，此僞其書也。何言乎僞其說？孔子老而繫易，孔門六經有傳統，此僞其說也。何言乎僞之於多方？凡僞其人者，必僞其事焉，僞其時焉，僞其書焉，僞其說焉，而後可以掩其僞。僞其事，僞其時，僞其書，僞其說者亦然。非僞之於多方，則其僞不立。」（同上）賓四先生的話，實為考証古代史實心得之言；但是其書中一僞其事，僞其時，僞其說，僞其世」的也多着呢。我們不能不承認考辨其書中的僞事僞時僞說僞世，比任何工作都繁雜。不過我們第一步工作，似乎是應當分別出僞書與真書；然後作這第二步工作，就是說，先辨別僞其事，僞其地，僞其年的僞

書。

僞書的性質，實在是多端，約而析之，有下列諸種：

（1）書名早存，但無其書，後人遂依記而造的僞書，如隋劉炫的僞三墳，僞楚檣杌。

（2）本有其書，但其書早佚，後人遂承名自行僞造，如孔子家語，竹書紀年是。

（3）古無其書，後人託名僞造，如隋張弧僞子夏易傳是。

（4）僞中出僞的僞書，如列子本莊子寓言之人物，漢志列子篇已是漢初僞作，以其之佚，晉張湛又僞撰出來。

（5）真書中之僞書，如韓非子中之初見秦篇，史記中之武帝紀等是。

（6）書本不僞，但作者僞，如管子，商君書是。

（7）書不僞而書名僞，如左氏春秋，以之解經則僞。（劉逢祿說）

（8）書本不僞，但妄言者，遂成僞書，如周

辭指爲周公作則僞，素問指黃帝作則僞。（以上大致從梁任公說而約正之）

僞書既是這樣地五花八門，要考辨一部書，真不容易。所謂不容易，並非不可能；考辨應有方法和原則，像上面說的胡應麟覈書的八法，就可認爲是一種基本原則。梁任公則以爲可從著錄史實制度文體思想原料等項上考辨僞書。總之，辨別僞書和法官偵探考察犯人和證人是一樣的，一切必須憑證據，而且要真證據，否則犯人必然不服。

考辨僞書的方法，前人可說都已舉盡，亦是他們或具此遺彼，不能使人完全滿意，現在我們也擬幾項方法上的原則：

（1）證明其爲僞書，當考查它的世家，就是從目錄學上證明。西漢以前書不見於漢書藝文志的，即使不能定爲僞書，也有幾分可疑。唐以前的書不見於隋書經籍志，那也就可疑了。宋以前書不見於崇文書目，也是可疑的。因爲編這些書目的人都是當時學術界的權威，又奉有專責，有參訂閱覽秘府書籍的特權，遺漏不敢說沒有，但是極少。

但是專從目錄上考查還不够，因爲有的書，是名實不相符，（如孔子家語，竹書紀年，亢倉子等是）目錄的考察就不够了。或者篇數不同，也就可疑，（如古今僞書考上說：『漢志法家有慎子二十四篇，唐志十卷，崇文書目二十七篇，今本止五篇，其僞可知』。）書錄學也就難予我們滿意的答復了。

（2）就史實年代上證明僞書。今本史記中有武帝以後事，足知今日史記不是司馬遷原本。葉水心考證管子是僞書，他的根據是管仲既作是書，其中那得有西施毛嫱吳王好劍的史實？這種證明最顯明可靠，所以定把管子一書指爲管夷吾之手筆，那就錯了，管子就算是僞書。但是管子一書就目錄學上考察，身世頗古，所以至少是戰國時代的著作，亦是其書非出一人之手，間有不學，隨便引說，遂致錯誤，留下作案的指紋。

（3）由文體上證明僞書。梁任公會指出黃帝素問經爲証。以素問之文體，大段的討論醫理，不獨三代以前所不能有，春秋間亦無此文體。（傅斯年先生曾稱春秋等書之文體，爲電報文體，與此可

以互明），陳振孫說逸周書，「文體與古書不類，似戰國後人依倣爲之者」。

然而這也有靠不住的，（相差太古易知，近古則不易辨），如牟子理惑論，梁任公會說其文體不似漢人，一望而知其爲僞書；但是近來胡適之先生與周叔迦教授討論的結果，都認爲不是僞書。因爲文體的時代性，不易確定，何況同一時代，而一人又有一人的文體呢？所以，以文體辨証古書真僞是最宜謹慎的。

（4）以輯佚的方法證明僞書。晉書束皙傳中說竹書紀年書中有「太甲教伊尹，文丁教季展」等等事情，今本無之，決知非汲冢之舊書。（王國維先生輯佚，乃稍可信，惜未完成）。

但是這種方法，也有不可靠處，因爲原書在其他著作或類書中的引句，並非書之全部，在中國，書籍保藏之不易，任人所知，那麼安知古書中的引句，不是遭兵火之災佚失了？所以從輯佚辨証僞書，也應先知原書及佚文的情況，才可以斷言。

（5）從思想上證明僞書，列子書中有「西方之

聖人」之語，梁任公說他一定是佛教輸入以後的書，不是古代的原書。陳振孫說賈誼新書，淺陋之至，不似原著。鷓冠子亦以淺陋，爲柳宗元所疑。思想潮流，很少有人能拒絕，所以在思想上往往表現作者的時代。學問思想，是一人的修養，大致總有一種限度。深學博雅，總不作淺陋的文章，而不學也沒有深明的思想和識見。不過思想之淺陋，很難斷定，柳宗之說鷓冠子淺陋，但是韓愈則深爲稱許。賈誼新書，陳振孫說是淺陋，但是近人胡適則推爲真書。所以從思想上證辨僞書，也應當先自己估量自己學力和眼光，再下判斷。總而言之，這種判斷並不易，應慎重從事。

（6）從篇數上證明僞書。春秋繁露，在隋志和唐志，都十七卷，崇文總目作八十二篇，中興館閣書目作十卷，萍鄉本只有三十七篇，陳振孫說，「今本皆與前志合；然亦非當時本也。」（直齋書餘解題）鷓冠子，漢志只一篇，隋後有三卷，韓愈讀有十六卷殘本，陸佃編爲三卷十九篇，四庫書目有三十六篇。其中增減，相差甚多，則其書定非原書

可知。(見姚氏古今僞書攷)

這種方法也許可靠，但是中國書的喪失太多，篇數差異，應視為當然事情；惟喪失只能少，而不能多，多了就是後人的訂補僞造。(按春秋繁露一書，近人胡適，馮友蘭諸人，皆承認其相當的真，胡氏之說，余所耳聞，馮氏則見其所著中國哲學史，惟皆不知其所依據。)

(7) 從攷古學上證明。近人攷古，發掘古家，所得甲骨金石，於攷證古史，最可依據。殷周既於攷古學上為銅器時代，則禹貢書中貢品有鐵，則不足置信。這種方法應用適當，是萬無一失的。

(8) 依社會進化之原理證明僞書。周禮一書，制度燦備，不但周初所不能有，即春秋時代亦不能有。因為社會進化，後代制度一定較古代完備，古代決不能較後代完備的多。所以周禮定係僞書，這種方法，也最可靠，只是很煩雜，須有充分的歷史智識。

(9) 從傳授上證明僞書。古人重家法師傳，學人讀書不易，所以都用口傳授，伏生口傳尚書，

所以把沒有師傅的古文尚書都定為僞書。漢人說經，不可隨便否認，我以為這是種很大的理由。

(10) 從事理上證明僞書。陶淵明的思想開明，本不信鬼神，而後人以續搜神記僞託，則知其僞。牛僧儒為唐之宰相，而周秦行紀，說他有淫濫楊貴妃的心意，其時代思想和禮法，都不能容許，有之亦當僞託。決難自認。故決為僞託。

這十種方法，用一種方法辨証僞書，未必靠得住，假使能應用若干方法，從各方面辨証，則其結果必可信賴。

張之洞說：「一分真僞，而古書去其半；一分瑕瑜，而列朝書亦去其八九。」(輞軒語)這話說的很好。古代僞書，一定很多，端在我們用適當方法去辨別，宋明清諸儒之辨僞，有的可信，那是方法和証據適當；有的還不足信，那是因為方法錯誤，証據不充分。所以我們到如今還時時讀些僞書而不自知，要看真實史實的書，連一本也找不出來。說來豈不可歎！



## 中國古代美術上的龜

丁太玄

民族的思想越落後，其對於「拜物教」的意味越濃，中國就是這樣的一個國家。動物在中國，都會佔過相當的地位，尤其是「麟鳳龜龍」這四種動物，在中國佔得地位非常之高，而且尊之為「四靈」！往往將牠們的形像，或鑄於鼎彝之上，或繡在服飾之間，以表示出極端莊嚴與尊貴。階級稍微低下，便絕對不能擅用，因之牠們對於古代的美術上便發生關係了。

現在我是單來說「龜」，且係側重於造形美術方面的「龜」。

考據古籍，在秦，漢，唐三個時代，都對於「龜」頗為重視。並是專用於貴族階級中，決非平民可以輕易想見的，甚至懸於禁忌之列。那時是要在一

種龜的裝飾物上，表示出爵位的大小來；有時還作為光榮的勳章一類的施用，其最顯著的便是「龜袋」。龜袋在唐代是一種標準的官徽，如：三品以上的龜袋，用金來裝飾，四品用銀，五品則用銅。

再就是印紐，也可以表現這種特性。印紐原為蓋印時便於把握，在印紐的頂端，雕刻上一隻龜形，却被作了威信的標誌，並且也只限於帝王，其他的一般人，是絕不敢用的。於是使金石家除文字之外；多負擔了這一種技藝。而這「龜紐」工作，普通喚作「印鼻」部份，可也不是輕易得到做的事。如果再給穿上一條紫色的絲帶，便是那所謂「龜綬」的名稱。這樣一來，就成了極尊極貴的物品！除非在必要的時候是絕不肯濫用的。如漢代對西域，把這

龜綬當作外交上的禮物。對於國內，當然更是極其隆重的酬庸賞功之品了。在秦漢時代，惟有丞相的資格，纔配接受牠。到了晉代，光祿大夫或有得到這龜綬的機會。可是宋代的歐陽修曾得過這東西，他以為十分光榮，因之作了一篇「謝賜龜紫啟」！並且歐陽先生還很得意的提起得過這寶物的，除他以外；祇有唐代宰相，一是武元衡，一是牛僧孺。再就是裴度和李宗閔兩人，也算是很幸運的得過龜綬。

詩人韓偓，曾有稱讚這「金印紫綬」的詩句是：「金紫雍容富貴身。」至於陸游，更對於「龜」這東西發生好感！他曾把龜壳作為帽子的裝飾，還以詩傳其事云：「龜屋新裁二寸冠。」記得古時還有一種「龜紗」，是作為窗帘用的。趙長卿的「初夏」詞，中有兩句云：「霧透龜紗月映欄，麥秋天氣怯衣單。」這龜紗當然也是富貴人家的雕窗繡幔間的點綴品了。

以上所述的，祇不過是小型的物品；還有應用在建築物上面去的！如「龜趺」和「龜礎」。龜趺就是石碑底下的托子，也可以謂之「碑座」，是作為永久背負的意思。袁桷的詩：「龜趺負穹石，浮語極褒僧。」就是指此。龜礎是大柱子底下的石座——喚作「礪石」！橢圓形，周圍雕刻的都是龜。這個在袁宏的「宮賦」上，就描寫過。

此外意義更重大的便是「龜鼎」了！鼎，當然是金屬品，鑄上許多龜的裝飾。這在古時是極端重視的！因為是作為一種「守器」，比喻到帝王的尊位，而國家的安危都寄寓在上面。

到了漢朝，又用在別的地方，就是戰爭時候用的「龜旛」！大半是主將指揮的標幟，意味極其深長，而神聖不可侵犯！因為這龜旛操有勝敗的命運。刺繡更是相當的精工，筆者却非常幸運，曾在長安關帝廟中瞻仰過這「龜旛」。是在關廟正殿裏的左邊，另有關公騎馬的銅像。身後大約是馬僮，舉着一桿似旛似旗的東西，上面繡着一個金線的龜！據那裏面的道士告訴我，才知叫作「龜旛」。據說是清乾嘉時代，湘中著名神繡某女繡獻的。光緒間有個美國人出到三千元沒有敢賣，也就可見這美術的價值了。

在所有的動物中，「龜」似乎與中國民族有特殊的關係！古時代都對之異常的重視，親近，尊崇，信仰；後來却又漸漸的卑視，而且厭惡和忌諱。這種心理的轉變，究竟起於何時，因着何故？實在也莫明其所以。



## 觀光閣金石文錄

劉芝叟

### 增補隸篇序

余近年來蟄伏津門，日以研究金石文字爲娛老之資，戊寅秋購得海豐吳子苾先生所校之掖縣翟文泉先生隸篇稿本共十四巨冊，逐一檢閱，其中較刊本多千餘字，是出版時未經付刊者，有子苾硃筆簽注，尤爲詳確，誠以子苾所著之攬古錄，文泉所著之隸篇，一爲金文，一爲石文，久已膾炙人口，爲吾魯攷據字學之最著者，故於展閱時倍注意焉，查稿中未經雙鈎之字，約有三千，係當日摘出已付刊者，余則一一爲之鈎補，其注與刊本有出入者，余則一一爲之補綴，至其字注全無者，余則廣搜碑碣，一一爲之增加，今始大備，較之刊本字注加倍，蓋

以攷據古今文字不厭其詳耳，一日有友過我，見之而驚曰，隸篇原版，久已散失，湖北重刊，曩又燬於兵燹，如此增補稿本，以翟氏之草創，吳氏之校訂，更兼大筆爲之修補，較刊本精詳完美，洵爲大觀，如能刊印，定得社會之歡迎，余笑曰，著書如能出版，宣揚文化，固善矣，即不能出版，而閉戶著書，尙友古人，亦有獨得之樂，此不可不知者也，是即所謂達則兼善，窮則獨善耳，試觀古今來名人著作，出版者固屬不少，而湮沒不彰者，直同恒河沙數，不知幾千萬萬，至余所增補之隸篇，猶其末焉者耳，今日增補之隸篇，有肯助資出版者，書之幸也，助資者之力也，增補者不以爲功，是爲序。



端溪烏雲片硯序

語云，烈士好劍，文人好硯，余以爲好劍之人，定不及好硯者之多，何則，古今來論劍之書，屈指可數，而論硯之書，自李唐至今，汗牛充棟，即此足以證矣，余幼好劍，及壯即好硯，今年七十有四，而好硯之癖，較之壯年爲尤甚，壯年所好之硯，半屬以名人之紀錄爲重，當日所存，若宋之米襄陽，元之倪雲林，明之文衡山黃石齋陳臥子顧二嬾，清之劉子羽丁野鶴張石民查二瞻王漁洋朱竹垞黃莘田高南阜鄭板橋紀曉嵐桂未谷張船山諸子所鐫刻，以及吾家文正文清文恭三公所鐫銘，余皆珍而藏之，嗣因甯局被回祿，蕩然無存，言之心傷，迨至辛亥起義，所有古物，又被抄沒，更不堪回想矣，厥後出亡海外，偶遇古硯，因囊澁不敢問鼎，甲子蟄伏雲津，暇時間遊古肆，見有烏雲片小硯一方，喜而購之，下墨發墨，久而不乏，頗爲忻慰，舉凡補釋吾家燕庭公之泉苑菁華，增補掖縣翟允升先生之隸篇，以及編彙古隴百梅詩畫羣芳譜詠三百首，均得此研之力，用之者已有年矣，初不知其爲水銀質也

，一日晨起，令長孫平民滌去積墨，視之狀如秦鏡，光能射人，前後判若兩硯，斯亦奇矣，殆所謂端溪大西洞之神品歟，遍詢京津蓄硯家，無一識者，昔人夢筆生花，猶以爲瑞，今吾著書之硯，而竟大放光輝，照耀古今，以天下之瓊寶，自我發見，豈偶然哉，豈偶然哉，吾將什襲藏之。

跋烏雲片硯

相傳端溪洞所產之烏雲片，神品也，而譜書不載，猶之硃砂班，一品譜書僅存其名者一也，誠以罕見之物，古人未目睹其物，不敢記載耳，余於前清光緒廿一年，曾在錫貝勒邸中，見其有硃砂班硯兩方，遍體硃砂，直同雞血紅石，眞令人爲之叫絕，紀元十七年，在廣州古肆中，見有黃莘田先生所用硃砂點一硯，橢圓形，硃砂大如豆粒，僅一點耳，而莘田自題千餘言於硯背，稱爲罕見之珍，余欲購之，而偕遊者因時時變亂，砲聲隆隆，遂攘吾臂而去，未獲購妥，至今思之，猶念念也，客秋在津於古肆中，得舊硯一方，余視之曰，此烏雲片也，初不知烏雲片係水銀質所結而成，其光能射入，如同出土

之秦鏡，較之硃砂班，則尤爲難得，至其下墨發墨，較他硯尤甚，眞所謂希世之珍，千百年不一見者也，硯池刻雙鴛鴦，背側刻西神二字，刃法章法均古雅，惟背刻之字稍弱，亦非市僧所偽造，余欲磨去另鐫，猶未遑也，伏念世之嗜硯家，每以硯譜爲根據，硯譜所無，即曰不見紀錄，殊不知世界亦大矣，地所產者，豈獨青州之紅絲，歙州之羅文，端溪之青花蕉白金銀線等名稱爲足貴哉，如余前所得玉骨一段，是骨變玉者，骨變石在十五萬年以外，骨

變玉其年定在三十萬年以外矣，遍詢嗜古同仁，並在東西洋博物院供職者，曾未一見，正如此硯相同，昔李後主用澄心堂帑，李廷珪墨，龍尾硯三者爲天下冠，人爭羨之，夫物以罕而見珍，器以奇而爲貴，今吾以烏雲片硯，配以玉骨筆筒，見者無不驚爲雙絕，洵爲現世界絕無僅有之瓊寶也，每於晝長人靜，焚香獨坐，偶一摩挲，恍入葛懷之席，促膝共話也，太極生於無極，不知無極前作何變態，正相對凝想時也，喜而書於烏雲片硯銘後。

## 王鴻一之雋語

又 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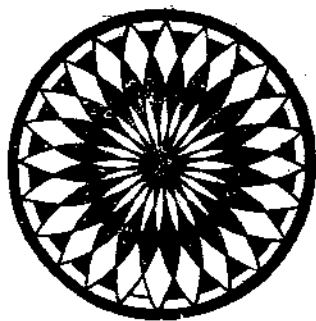
鄆城王鴻一先生，對於北洋政府時代之人物，曾論列其派別如左：

(一)英雄式 此一派例如袁項城，段合肥，吳蓬萊。雖各有其弱點，然或雄才大略，心地光明。或個性倔強，皆不失英雄本色。

(二)強盜式 此一派例如張作霖，陸榮廷，張宗昌等。其所爲多不軌於正，然對於舊友及部屬，頗講義氣，大秤分金銀，大碗吃酒肉，綽有梁山泊好漢之遺風。

(三)龜鴉式 此一派例如前在贛鄂等省以發財著聞之某某督軍，其爲人純以金錢爲目標，不特對於普通民衆，橫徵暴斂，即對於舊友及部屬，亦刻薄寡恩極盡剝削之能事，與龜鴉之對於妓女，大致相同，蓋在若輩眼光中，所有一切人員，皆係爲彼個人掙錢之工具也。

王君又謂徐又錚拚命的作了一個「橫」字，潘馨航拚命的作了一個「闊」字，亦精確中肯。



## 北曲之餘音

青木正兒著  
顧公譯

北曲是在金元間發達的一種北方歌劇，是與南曲相對的。北曲在南宋滅亡後，與南曲並行廢掉其地理上的區分，一直到現在；但音樂上的區分，是顯然可明。所異者因其發生的地域不同，其曲情節奏自亦有別，在近世音樂史上，截然爲兩大派別，各不相侵。然戲曲自元明以來，皆以此兩派爲主，其傳統連綿，直到現在，有所謂『崑山腔』略稱『崑腔』者，崑曲中採用北曲處頗多，但原來是屬於南曲的系統，而純北曲系的戲曲明末以來差不多已成「廣陵散」了。崑曲自清末以來，也頗見衰頹，而在這裏寄寓的北曲，也呈現出奄奄一息，命脈將絕的現狀。

北曲的代表者是元人雜劇，當其鼎盛之時，壓倒了南曲戲文，盛行南北。故後世人若稱『元曲』

簡直就是指北曲之雜劇而言，而南曲差不多就沒有掛在心上，然從元末南曲戲文漸漸挽回衰勢，明弘治以來，更爲興盛。在正德嘉靖間有崑山人魏良輔者，集南曲諸派之精粹，創製崑山腔，曲調優美，能占南曲的王座，遂給與北曲一個致命的大打擊，然北曲到嘉靖間也相當的流行，當時刊行的『雍熙樂府』三十卷，其中僅僅一卷收南曲，其他輯的完全是北曲。且當時胡侍的『真珠船』卷三云『北曲音調大都舒雅宏壯，真能令人手舞足蹈，一唱三歎，若南曲則悽惋嫵媚，令人不歡，直願長康所謂老婢之聲耳。故今奏之朝廷郊廟者，純用北曲，不用南曲』。至萬曆間顧起元之『客座贅語』云『萬曆前公卿縉紳及富家凡有燕會小集，……唱大套之北曲，……後乃變，盡用南唱，……大會則用南戲。』據此

，我們看到嘉靖間在宮廷與上流社會間，尙尊其傳統，保守北曲，鄙視南曲。但至萬曆間南曲之勢，蔓延到上流社會裏的樣子。其後北曲逐年衰微，及至明末清初，差不多成爲絕響，惟其正傳不過在宮中才保得命脈。詳細參照拙著「中國近世戲曲史」第七章「崑曲之興隆與北曲之衰微」。

崑曲興盛，吞併了北曲，而骨子裏反保存了北曲，崑曲中所取的北曲方法凡三種：

- 一，元人雜劇及雜劇散段。
- 二，南曲戲文中或限一齣，或模擬元人雜劇而借用北曲一套者。

三，戲文中或在一齣南曲與北曲併用者，謂之南北合腔。

一，元人雜劇之散段 崑曲家兼演元人雜劇散段，未詳始於何時？恐怕在明末因爲北曲專家零落了，竟至發見此種現象吧？此種現象，可以得到一些材料。在明末所通行輯崑曲散段的「醉怡情」書中，元之雜曲「馬陵道」全四折，皆被收入。這據當時崑曲家說：此種雜曲常常演。其後清乾隆間所編崑曲譜「納書楹曲譜」在這書中載有元人雜劇散段十九折

，其中十四折爲近時蒐輯通行崑曲的「集成曲譜」中所收錄如左：

關大王單刀會 關漢卿撰 第三折（訓子）

第四折（刀會）

西遊記 吳昌齡撰 第二折（撒子） 第三折（認子）

第六折（胖姑） 第十九折（借扇）

（備考）又集成曲譜「思春」一折，屬於「西遊記」是不對的，此一折不僅在原本沒有，即其曲詞中杜麗娘陳妙常等故事，是引用萬曆間所作戲曲「牡丹亭」「玉簫女」主要的人物，很顯然的爲明末以後的作品。

玉簫女兩世姻緣 喬老撰 第二折（離魂）

敬德不伏老 楊梓撰 第口折（北詐）

秦太師東窗事犯 金仁傑撰？孔文卿撰？ 第二折（掃寨）

昊天塔孟良盜骨 朱凱撰 第四折（五臺）

宋太祖龍虎風雲會 羅本撰 第三折（訪普）

風雨像生貨郎旦 無名氏撰 第四折（女彈）

龐涓夜走馬陵道 無名氏撰（孫詐）

朱太守漁樵記無名氏撰第一折（北樵）

這十種十四折元人雜劇，現在能唱的很少，但是有唱的可能性，其他現行的明沈采的戲文『千金記』第二十二齣追信一段其曲詞曲牌皆襲用元金仁傑之雜劇『蕭何月下追韓信』第二折。但也可以算是元人遺曲之一吧。又以此等爲標準者，在『集成曲譜』所收的『十面埋伏』。十面一段，明嘉靖間之『雍熙樂府』所收的『大埋伏』及『九里山十面埋伏』也合格。則是明中葉以前之雜劇，或明初之作，若加上此兩段可得十六折。

二，模擬元人雜劇而借用北曲一套者。此風從明代中葉戲文保存到右所舉沈采『千金記』追信一齣，曲詞是借用元人雜曲。但其他王濟的『連環記』問探一齣，梁辰魚之『浣紗記』勸伍賜劍純用北曲。蓋欲其曲調變化，而增進趣味也。然用此法之戲文在嘉靖以前甚少，還是萬曆以後，北曲衰微，用此法者漸多起來。試從『集成曲譜』中檢出一斑如下：

（明代）。連環記 王濟 問探。浣紗記 梁辰魚 勸伍。四聲猿 徐渭 罵曹。紅梅記 周朝俊 鬼辨。義俠記

沈環打虎。一種情 沈環 冥勘。還魂記 湯顯祖 冥判。邯鄲記 湯顯祖 三醉番兒。南柯記 湯顯祖 瑤台。紅梨記 徐復祚 醉皂，花婆。宵光劍 徐復祚 救青，功宴。水滸記 許自昌 劉唐。草廬記 無名氏 花蕩。雙紅記 無名氏 青門，擊犬。

（清代）。西樓記 袁于令 俠試。金鎖記 袁于令 斬娥。一捧雪 李玉 豪宴，祭姬。占花魁 李玉 勸妝。十五貫 朱素臣 判斬。鈞天樂 尤侗 訴廟。醉菩提 張大復 伏虎，醒妓，當酒，佛圖。虎囊彈 邱園 山亭。長生殿 洪昇 酒樓，合圍，偵報，哭像，神訴，彈詞，覓魂。紅樓夢 曹雪芹 葬花。鐵冠圖 無名氏 探山，守門，刺虎。爛柯山 無名氏 悔嫁。滿床笏 無名氏 卸甲。蝴蝶夢 無名氏 毀扇。

（年代未詳）。唐三藏 無名氏 回回。蓮花寶篋 無名氏 北錢。西遊記 無名氏 思春。

（備考）唐三藏有元吳昌齡『唐三藏西天取經』雜劇之作，但此回回一齣，在九宮大成南北宮詞譜也載有題『西天取經』，而註非吳昌齡所撰。『蓮花寶篋』或乾隆

救撰『昇平寶筏』之誤。關於『西遊記』

思春見前項『西遊記』吳昌齡撰條下。

三，南北合腔 此風在元代已經盛行，據元人之『錄鬼簿』云：元一統後，杭州人沈和，始戲文之現存者檢閱一次，用此法者甚少，大約就是永樂大典本所收『小孫屠』，及『幽閨記』第四齣，第七齣，『荆釵記』第三十五齣一點，而萬曆以來頗見盛行。其方法是南曲與北曲互相參用，當場之俳優，唱南曲者，與唱北曲者分任之，爲通例。我想這是牠的正體，然很少這樣，一齣中差不多全用北曲，僅二三隻混用南曲者。試從『集成曲譜』中檢出南北合腔各齣如下：

（明代）荆釵記明初無名氏男祭。浣沙記梁辰魚泛

湖。還魂記湯顯祖硬考，圓駕。邯鄲記湯顯祖雲陽。

南柯記湯顯祖情盡。紫釵記湯顯祖遇俠。玉簪記高

濂佛會。金雀記無名氏醉圓

（清代）西樓記袁于令錯夢。人獸關李玉惡夢。永

團圓李玉堂配。麒麟閣李玉三檔。風雲會李玉送京

。艷雲亭朱佐朝痴訴，點香。漁家樂朱佐朝刺梁。

吉慶園朱佐朝醉監。長生殿洪昇絮閣，驚變。桃花扇孔尚任寄扇。吟風閣楊潮罷宴。四絃秋蔣士銓送客。爛柯山無名氏潑水。千鍾祿無名氏打車。雷峯塔無名氏水調。滿床笏無名氏祭旗。蝴蝶夢無名氏搨墳。白羅衫無名氏井遇

蓋北曲其樂趣在於剛，健，勇，壯，以南曲之流麗，婉轉，相表裏。因欲利用此種性質，補南曲之不足，可以試驗以上二法。然自北曲衰頹後，崑曲尙存在，也算吾人之幸福了！如清洪昇之「長生殿」在當時北曲快滅亡了，而他好用北曲，妙在拾集殘餘之曲，其中純用北曲者七齣，南北合腔者兩齣。就中極妙者「酒樓」原目「彈詞」兩齣，酒樓用商調曲，萬曆以來，戲文借北曲者，屬於商調曲，差不多都不能用。但崑曲家能保存起來，僅元人雜劇散段中「兩世姻緣」第二折及「西遊記」第三折。流傳商調曲。而今較其曲牌，酒樓一齣全是以「兩世姻緣」第二折爲本譜之。次彈詞一齣也是崑曲家保存起來，元人雜劇「貨郎旦」第四折爲本譜之。免能用此，其「轉調貨郎兒」九章是「貨郎旦」獨特之曲。但長生殿不僅全用其曲調

，即其劇的旨趣也做元曲「長生殿」，實可謂北曲之功臣。「長生殿」在現今舞臺盛行其酒樓，彈詞，哭像等爲純用北曲之齣。與絮閣，驚變，南北合腔之齣，最好上演。是大大鼓吹北曲，在此表彰「長生殿」之時！即於其他戲曲，賴借用北曲在舞臺上添得不少光彩。

以上列舉「集成曲譜」中使用北曲之細目，凡九十三齣。

一，元人雜劇散段十六齣。

二，南戲中純用北曲者，四十八齣。

三，南戲中用南北合腔者，二十九齣。

更從其使用宮調上分之是：

正宮七齣，中呂宮十三齣，南呂宮七齣，仙呂

宮十四齣，黃鍾宮八齣，越調十一齣，雙調三

十齣，南調三齣。

這比元代雜劇能使用宮調，僅缺大石調，小石調，般涉調三調。雖然在元代此三調能使用，而也是很少的調。其次此九十三齣所用的曲牌種類，即不相同的樂章，總計有一百三十二章。從宮調分之

如下：

正宮二十章，中呂宮二十章其內借用般涉調者一章

南呂宮七章，仙呂宮十七章，黃鍾宮七章，越

調十九章，雙調三十五章，商調七章。

這若比較「中原音韻」所舉元代通用北曲曲牌三百三十五章，相當三分之一差強。這是依據現行崑曲譜大成的「集成曲譜」。但更參考其他曲譜，還能增加若干吧！總之，一百三十二章以上的北曲，其間自有南曲化，爲勢所不免。因傳純粹之北曲是不可能的，乾隆初徐大椿「樂府傳聲」辨之曰：「其偶唱一二調北曲，亦改爲崑腔之北曲，非當時之北曲也。」此語確是不錯。因歌者「依時代變化，易聲樂之常，一旦崑曲家通喉發聲，失北曲之正傳，是所當然。然其所依據之樂譜，以上現存，縱令有多少變化，也可謂猶足窺北曲之遺風，明徐渭「南詞叙錄」云：「聆北曲使人神氣鷹揚，毛髮洒淅，足以作人勇往之志，南曲之流麗婉轉爲著，其曲情亦異。北曲之妙，實在於此。」余所愛北曲者亦在此，現今北曲正傳，並未湮沒，是願曲家所願望也。

（譯自昭和十二年十月出版之東方學報）



## 陋如之何

竺芸

余粗野不文，然有時偶亦購幾本舊書，茶餘酒後，藉供翻閱。

今春在北京海王村書攤，見有抄本詩集二冊，未署作者姓名，所抄全係七律，書法端整，頗類道咸間館閣體，披閱內容，覺其遺詞命意，並皆佳妙，亟斥數金，購之而歸，自以爲又意外得到近代詩人稿本矣。

回津後，質之友人某君，某君笑曰：此彙鈔臨川山谷之詩也，君即陋，亦何至如此。

余當時暗道「慚愧」。因此等書，余根本上未曾見過，固宜其貽此笑柄。



## 寄所寄齋隨筆

甲 公

清肅王善者，在清季滿人中，爲有數之人物，其思想見識，均高出儕輩以上，惜清祚已終，莫可挽救，其人誠有足多者，汪兆銘一案，肅時爲民政大臣，屢謁攝政王慶王，力陳革命勢不可侮，不宜誅戮志士，以激民怒，汪因得不死，肅之救汪，程家樞恒詩峰有力焉，汪案定讞後，將由外城警廳送法部獄，肅特延汪一見，待以賓禮，其陪往招待者，外廳警官顧鼈也，各省代表來京請願開國會，於小沙土園崑新會館組代表團，公推直隸代表孫洪伊，主持其事，清廷於代表團，屢欲加以干涉，肅乃陰爲呵護之，清廷謂留學生皆革命黨，肅則喜延接留學生，如良弼恒詩峰，以宗室而爲留學生者無論矣，即如程家樞，爲著名之革命黨人，肅亦羅致門下，託以腹心，其餘留學歸國者，奔走肅門，尤不勝屈指數，肅工書亦略通繪事，自署偶途亭主，恒與貢夔盒（即貢桑諾爾布）合作小品，至今廠肆，尙有存者，性嗜戲曲，樂此不疲，邸中組有戲班，俞菊笙父子，皆爲府中教師，肅亦粉墨登場，戰台灣一戲，肅飾鄭成功，演至數小時，始終不懈，其介弟仲千，亦同此癖，恒以弟兄共演一戲爲樂，其風趣有如此者，肅於應事之複室，懸一額曰「如當舍」，爲汪榮寶所書，汪時爲民政部丞參，有人叩其命名之意，肅曰，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哉，聞者爲之粲然，亦可見其自負之不凡矣。

清孝欽后垂簾，在光緒甲申以前，恭邸初以議政王，後以軍機領班，綜理朝政，迨恭邸去位，肅

邸以帝父之尊不便參預朝會大典，孝欽后爲之變通成例，以懿旨派醇管理海軍衙門總理衙門事務，所謂海署譯署是也，海署事務，每日由總辦送邸畫稿，或面奏簾前請旨，或函商北洋處理，（吳汝綸所輯李文忠海軍函稿即此項公牘）譯署事務較繁，醇邸亦不到署，凡所商承之事，每日由主辦之大臣一二人，署名具啟，並將已辦之稿，一併送請核奪，其尤爲重要者，則由各主辦大臣，詣邸請示，民初進步黨租用太平湖醇王舊府，時于君邦華，督率匠役，繕治各房宇，於樸園一小室中，見故紙堆集甚厚，四壁塵封，呼役掃除，壁貼唱和詩稿甚夥，而故紙堆中，皆積日譯署報告之函稿也，于君於補壁之詩箋，珍惜備至，一一揭之而去，其盈屋故紙，則任人携取，毫無吝色，予輾轉得數紙，以示于君，于亦甚悔當日之不甚置意，予所得數紙，一爲僧王曹州殉難後，棍楚克林沁報告僧王死難情形，一爲奕劻會紀澤爲商約致李相函稿，其餘數紙，則皆許庚身報告譯署例行公事，予裝裱成冊後，以示陸君慎齋，陸君百計搜求，卒未得一紙，或者此多年

難得之史料，竟爲嬰奴付之一炬歟，抑落於有心人之手，什襲藏之歟，不得而知矣，噫。

清穆宗初即位，照例由吉林將軍，於旗籍中挑選精於騎射者，保送來京，所謂挑好漢是也，來京後專備教習皇帝騎射，託兩臣都護雲，即其一人，後託受知於醇親王，當清德宗由潛邸入承大統，即由託護送入宮。其眷遇之隆，可想見矣，託既爲醇邸所信任，日躋通顯，然平生不染朝貴習氣，在都統任內，管理旗務，尤多善政，託子名阿克占，在當日八旗中，固翩翩佳公子也，自幼爲醇邸所眷賞，當孝欽后欲爲榮壽公主選阿駙，醇邸力保阿克占少年華貴，堪以尙主，議已諧矣，因孝欽后召見時，阿以口吃違后意，遂不獲選，阿後娶清河南巡撫寶棻之姊，生丈夫子二人，長烏爾滾珍，次經武勒，皆醇邸用滿文所命名也，阿官工部郎中，庚子後改官制，工部裁撤，改分度支部，阿一生爲名父之子，名子之父，亦極人生之榮遇矣，予與烏君昆玉，爲總角交，鯉庭陪對，備知其先德甚詳，後民國烏君兩次當選爲衆議員，因其字澤聲名

，經字慎夫，因譯漢姓爲顏扎，遂爲顏氏，烏君交遊滿天下，人但識其爲旗籍中人，於其家世，知者甚尠，故予樂爲述之，亦以見託公盛德，其流裔遠矣。

清室貴胄，酷嗜戲曲，幾爲一時之風尚，如鼎鼎大名之紅豆館主，爲侗厚齋將軍，此盡人所知也，其兄倫貝子，工小生戲，予曾見其與侗合演連陞店，侗飾店主東，倫飾墨子王明芳，珠聯璧合，歎爲觀止，倫並能唱旦角，拾玉鐲等戲，演來皆倍極精采，老伶工所不及也，此外濤貝勒之武生戲，爲俞菊笙所親授，得其神髓，民三侗組言樂社，在織雲公所彩排，濤演艷陽樓，阿王演汾河灣，民八濤生日，在府演劇，濤之安天會，其武工雖小樓不是過也，是日洵貝勒演過五關，扮相莊嚴之至，洵專以關公戲擅長，多取法於三麻子，又那王府祺勛莊彝莊昆仲，皆長於武戲，予見其弟兄合演鐵公雞，李壽山爲之配向榮，亦稱精到，莊王溥緒，亦於此道，研究甚深，晚年爲尙小雲編戲，以資糊口，亦王孫末路矣。

民十五張作霖入關主政，十六年以大元帥開府北京，楊宇霆實運籌帷幄，其炙手可熱，不可一世之狀，凡久於北京者，類能言之，其時有人作楊花詩以諷之，詩曰，春歸無事不心酸，剩有楊花雨後看，幾日輕狂迷白下，一時顛倒壓長安，飄萍枉逐掀天浪，作絮難消匝地寒，墮溷成茵憑自擇，榆關東望路漫漫，聞此詩出張岱杉手筆，楊於十七年，因反對張學良歸附黨府，爲其所戕，張於前年事變後，亦歸道山，予與楊張，均有一日之雅，俯仰今昔，爲之慨然。

民十一國會同人來京集會，因吳欵案，王寵惠辭總理職，時羅文幹長財政，高恩洪長交通，皆因此案紛紛解職，並逮羅交法庭，有人以詩紀其事云，幹倒羅文閣已空，一班渾蛋滾匆匆，本來王寵難爲惠，此去高恩竟不洪，（下略）有人謂此詩爲老友向伯翔作，然歟否歟。

袁項城於討平二次革命後，改新約法，行總統制，設政事堂，任徐東海爲國務卿，楊杏城爲左丞，錢幹臣爲右丞，梁燕孫雖出總統府，任稅務督辦

，然手握交通實權，又以交通銀行供項城之揮霍，故雖出公府，而眷遇並不少衰，其時政局因有皖派粵派之暗鬪，皖派推楊杏城爲主幹，粵派首領則梁燕孫也，兩派各於項城前，爭權固寵，互相傾軋，而東海實左右操縱之，及五路參案一出，兩派直短兵相接，不止暗鬪已也，時上海出版之小說月報，曾有梅雪爭春記短篇小說，即記此事，其內容係描寫一家庭，姬妾衆多，而羣雌粥粥中之爲領袖者，又善用權術，操縱其間，使閨門以內，永無寧日，所謂菊姑杏娘燕娘，皆篇中主要人物也，菊姑影東海，杏娘燕娘，則影楊梁二人，掀醋海之狂波，狀政潮之詭譎，文雖寓言，事關信史，亦名著也，惜著者自隱其名，傳爲時報記者濮阿嚴得意之作云。

袁項城不以詩文名，然筆下頗敏活，爲文跌宕有致，且能詩，書法自成一格，不蹈前人窠臼，彭德歸隱時，有圭塘倡和集，公子抱存，曾爲之刊印行世，其恒上家塾，所有課程學規，皆手自釐訂，親筆書寫，抱存亦爲之影印，項城在總統任內，曾於民四自撰一聯，懸諸座右，文曰「致治保邦，匹夫有

責，亡國滅種，實予之辜，以寄其憤激不平之氣，鄭汝成在上海鎮守使任內，被人刺殺，項城自撰一聯挽之曰「滬海又見岑彭，遺恨千古，蒼天再生申甫，佐治四方，時正籌備洪憲大典，鄭死後封彰威侯，故下聯語氣如此。

挽聯本不易工，而長聯短聯，尤見匠心，非庸手所能辦到也，清苑王采章文芹，少年即負文名，聲華藉甚，中年兩次當選爲國會議員，文章道德，爲儕輩所推崇，與渾源田應璜，同列議席，以道義相切磋，以文章相勗勉，十數年如一日，求之現代朋友之交，若此者殊不易覩也，十六年春田歿於北京，采章自津倉皇奔赴，既哭其喪，復爲長聯挽之云「一旬前慘喪佳兒，我來視公，元龍意氣猶豪，謂衰翁何所求，但假數年，料量國憂，整理家務，此身可以死矣，乃方造時勢，遽奪英雄，驚聞星沉燕市，痛澈肝腸，悲時把酒問天，胡爲此醉，十六年追隨老友，公眞知我，司馬文章相許，以雋才不易得，君亦健者，天下自亂，此心宜治，異日當共濟之，詎仰企高山，頓忘古道，祇剩落月屋梁，空照

顏色，此後拔劍斫地，更有餘哀，「此聯爲趙次老所激賞，謂爲不愧名手之作云。

民六河間代行總統職權，入居三海，七年春有人建議鬻三海魚，一時太液池中，網罟四設，漁人出入無禁，一日獲大魚長三尺許，項間繫有銀牌，年久繫牌之銀絲，深入鱗內，銀牌大書嘉靖年奉勅放生字樣，後此魚爲英使館輾轉買去，載之歸國，傳說尙多有繫玉牌者，漁人解其牌，而以魚入市，亦三海魚族，空前未有之奇厄也，吉林成澹堪多祿，作老魚行以寄慨曰，南海濱，北海曲，玉鍊金鰲射紅旭，晴波網集打魚聲，多少銀鬚破春綠，大者入罟去，小者銜鉤來，小者大者一時出，一魚跋浪滄溟開，滄溟開處獲天賜，彷彿龜龍擅靈異，金鱗熠熠銀牌光，大書深刻嘉靖某年字，吾思嘉靖朝，已餘五百年，五百年中幾劫火，爾魚應自全其天，老魚聞言忽騰躍，魚目常醒人語作，本來萬古濠梁游，那知十日秦皇索，竭澤而漁之，吾儕何以能咸若，我喚老魚，象齒自焚，胡不銜環獻之大君，摸金都尉宜策勳，銀章兼佩武與文，朝恩之裔魚將軍

魚乎魚乎爾何痴，身入番舶將安之，釜中之游何樂爲，君不見枯者過河泣，太液池中且殃及。

北京畿輔先哲祠，建自清光緒四年，其時高陽李文正，南皮張文襄，豐潤張幼樵，張安圃諸人，皆官京朝，集資修建祠宇，並徵文考獻，博稽羣書，釐定歷代先哲牌位，及祭祀禮節，每年春秋兩次致祭，其祭文爲當年張文襄所作，文曰入國知教，聖人觀王道於鄉，以德爲馨，古者祭先生於社，我畿輔軒臺肇建，周鼎攸居，太史公稱爲勃碣名都，盧尚書謂之聖賢淵藪，理大物博，被六合而成帝畿，俗美才多，首二南以爲風始，仰維先哲德稱師表，道貫天人，或危身以捍國艱，或敦行以修人紀，或樹經綸之業，或流愷悌之聲，以及學海閎通，藝林爾雅，孤行狂狷，蜚遞嘉貞，塗雖異而同歸，名雖遐而不朽，如藝文志九流之別，各有淵源，如魯論語四科之分，皆關名教，今者饗堂式廓，雕簷肅將，爰飭禮容，用資矜式，從吾先進，無老成而有典型，保我後生，光邦家以榮閭里，至若國殤精爽，壺德芳堅，並闡幽潛，各陳芳馥，嗚呼，至於碣石

入於海，永欽衆水之朝宗，觀其禮器想其人，莫罄高山之嚮往，敬恭無替，詔格來歆，此文沿用至今，無敢改易一字者，祠中有北學堂不朽堂，其匾額亦皆爲文襄所題識云。

幾輔先哲祠，收藏歷代幾輔名人墨蹟，爲數甚夥，蓋皆祠成後，就各地家藏先人手澤，徵集而來，代爲尊藏保管，亦極翰墨之大觀，其中如墨蹟以外，有趙忠毅公之鍊如意，及楊椒山先生之琴，皆爲希世之珍，湘潭王湘綺，曾於民國三年，有跋琴室一文，叙其事甚詳，文曰，幾輔先哲祠，故大學士張之洞及其同志所經營，其中楹帖字畫，皆自漢以來鄉賢手蹟，楹帖集字，盡幾內漢碑文撰成，尤爲工製，而流傳故物，惟收得趙忠毅鍊如意，蓋兌弓魏笏之珍也，宣統二年，寧遠楊時百宗稷，於廠肆見一琴，腹銘十字曰嘉靖八年容城楊氏補修，上有怡親王寶，容城楊氏，即椒山先生家也，怡邸蓋以椒山故物而珍之，按椒山年譜，嘉靖八年，己丑年十四歲，又二十年乙酉年三十四，始攻音律之學，遂自製琴，是年官吏部主事，師韓邦奇學樂，則八年

未成童，亦不能製琴，以此知容城楊氏，世爲琴師，而先生之製琴，傳家學也，怡府故以二十四琴名齋，宜多精品，此琴清麗又出容城，正當嘉靖時，以爲先生琴，以配鍊如意，同人皆以爲宜，時百知之欣然以琴歸祠中，而適值幾輔諸士大夫公宴圍運於祠軒，瞻懷前賢，幸逢其盛，乃名琴曰松筠，再題室曰琴室，與趙齋配，俾後之人，知先生琴學與能自製器之由，及同人尙友之意云，甲寅立夏日王闓運題。

清季慶王柄政最久，後澤公長度支，筭鹽政，握財政實權，清廷組親貴內閣，慶爲第一任總理大臣，澤日謀取而代之，引用盛宣懷以爲己助，不數月而川路風潮起，清祚遂終，先是郵傳部尙書出缺，慶先以沈雲沛署侍郎，兼署尙書，而沈之本缺，爲農工商部左丞，及署尙書本缺猶未開也，迨改組內閣，澤以全力保盛爲郵傳大臣，沈雖有慶之奧援，亦終不能被擠以去，此事不僅關係清室之運數，其前因後果，所關近代史料甚鉅，非一二人之升沈消長關係已也，盛爲中國交通界之創始者，鐵路航

政電政皆其一手經營，庚子後，袁項城繼李文忠爲北洋大臣，盛所管路電等要差，皆爲袁所奪，概以盡，盛鬱鬱居滬，意極蕭索，戊申項城罷斥回籍，盛即資緣起用，輦金入都，交結親貴，其志固不在小也，嗣果爲澤公所援引，起用爲郵傳部侍郎，其時梁士詒以參議兼鐵路總局，五路提調，把持路政，根深蒂固，然固知盛主部政，於己不利，因結沈以自固，當沈盛逐鹿之時，出全力爲沈謀真除，結果卒歸失敗，亦梁始料所不及也，盛爲郵傳大臣，薦李經芳爲之副，其初政即任李兼鐵路總局，查辦梁經手路案各款，鐵路局各職員，均惴惴焉有不可終日之勢，如非川路風潮，此案當不知作何歸結，武漢事起，盛以首禍被竄逐，項城召用主中樞，唐紹儀任郵傳部大臣未蒞任即赴滬議和，梁得捲土重來，恢復鐵路總局舊制，以葉恭綽代主路政，而梁實左右之，後成所謂交通系，梁爲之魁，盛則一蹶不起，終老滬上，此亦所謂有幸有不幸歟。

清賢親王，性耽吟咏，其詩亦頗清雋可誦，予前於太平湖舊邸之樸園中，見其咏梅花石碣，係

與寶鑿諸人，唱和之作，又北洋海軍成軍，王偕李蓮英親往旅順校閱，有航海吟草之作，李文忠海軍函稿，曾載此事，並推崇備至，其函謂「鈔示航海吟草，指事叙情，歷歷如繪，將來刊入大集，俾鴻章輩得附驥尾以留名，實爲三生之幸，田盤紀游諸作，如入武夷勝境，令人有天際眞人之想，不獨格律氣韻，跨越三唐已也，謹當什襲珍藏傳諸不朽，拜惠何涯，」其言自不免溢美，然以天潢貴胄，養尊處優，而能致力於此，所謂三代下之人惟恐不好名，信然。

清代帝王之書法，以康熙乾隆兩朝爲盛，而乾隆御筆尤多，予舊藏乾隆御筆二幅，皆其早年所作，一臨米芾書，一臨洛神賦，與世所恒見之乾隆御筆，截然不同，嗣予又於尙小雲家，見寶親王所書八言楹聯，爲其御極前所作，較予所藏之御筆字幅，爲尤早矣，此聯有「王跋識」，在今日誠爲罕見之品云。



## 大雌寶殿

印光

伏虎韜一劇，略謂某生之妻，糾合當時女界，私建一「大雌寶殿」。終日集衆說法，共同研究制服男子之方術，務使其俯首帖耳，恪遵閻命。

「大雌」二字下得幽默而深刻。其用意蓋欲與主持「大雄寶殿」之主人翁，一決雌雄。

對壘競爭的結果，雄勝雌歟，雌勝雄歟，頗是一個大大的疑問。

然所敢斷言者：「大雌」方面，衆娘子軍，暗中所挾持的力量。較之「大雄」方面，確有「真憑實據」。



## 水繪留痕

丁紫荃

「玉臺明鏡臨秋水，自惜芳華壓羅綺：此間但得有情郎，美人祇願爲情死。」此陳雲伯碧城仙館題小宛句也。按董小宛事，頗有說者，茲特叙其軼佚，至世俗相傳轉入清宮之謬聞，則不濫入。

巢民，爲明末四公子之一，水繪園中，艷跡播傳，而以小宛事爲尤著，冒董之初遇，在崇禎己卯間，南都相試，巢民居秦淮，吳次尾，方密之，侯朝宗，皆盛稱小宛，巢民初未訪之。及下第後至吳門，乃相見於半塘。憶語謂：「時姬年十六」是也。崇禎壬午，巢民居毗陵，復過吳門，於晚間又晤小宛於雙成館。時小宛因陳圓圓之被劫，驚危罹疾。已臥病十八日，相見泣下，始有歸冒之意。是年五月，巢民以秋試期迫，亟歸里，小宛誓死從之，欲俱去。

憶語謂：「登金山誓江流」是也。其秋，巢民中副車，謁房師鄭公，乃聞小宛歸已情切，時已秋盡，仍不脫去時衣，誓凍死，故憶語云：

「劉大指予曰：辟疆夙稱風義，固若是負一女子耶？予云：黃衫押衙，非君平所能自爲。刺史墨杯奮袂曰：若以千金恣我出入，即於今日往。陳將軍立貸之……又，刺史至吳門，衆譁決裂，逸去吳江。……又，虞山宗伯聞之，親至半塘，納姬舟中……又，旋買舟送至吾皋，至月之望，薄暮侍家君於拙餘堂，忽傳姬抵干，接宗伯書，娓娓灑洒，會悉其狀，且即馳書張祠部，立爲落籍。……」

據憶語，則小宛歸巢民，在壬午冬，爲之斡旋者，則陳將軍，劉刺史，而錢牧齋實竟其功也。牧

齋當時，爲風望所係，與巢民僅才一面，而慨然以黃衫押衙自任，其風義誠有足多者。復稽牧齋尺牘，果載有與巢民書云：

「武林舟次，得接眉宇，乃知果爲天下士，不虛所聞，非獨淮海維揚一俊人也。……雙成得脫塵網，仍是青鳥窗前物，漁仲（案即劉刺史）放手作古押衙，僕何敢貪功，他時湯餅筵前。幸不以生客見拒，何如？……」

此書當即憶語中所謂「接宗伯書，娓娓灑灑」者也。至甲申之變，小宛已歸冒氏二年，巢民於三月杪之夜，奉兩親家人去湖州，旋依鹽官陳梁以居。梁爲巢民死友。九月，巢民病，乙酉又渡江北歸，寓海陵，小宛所著之「艷廬」即於客鹽官時所爲，而成於渡江居海陵時也，乙酉丙戌之際，自冬徂春，百五十日中，巢民罹疾未瘥。此五月中，小宛侍奉備至，憶語云「姬僅捲一破席，橫陳榻旁，寒則擁抱，熱則技拂，或枕其身，或衛其足，……又，日食粗糲一餐，與稽天泥首外，惟跪立我前，溫慰曲說，以求我之破顏。……」

丁亥春，巢民遭蜚語，時牧齋已下江甯獄中，尙未釋出，處境懸懸，長夏鬱蟠，復病。小宛親侍湯藥，不揮汗，不驅蚊，晝夜坐藥爐旁，密伺於枕足畔，兩月，疾始痊，此則丁亥間事。次歲，爲順治戊子，江南北大半底定，巢民亦携眷返里。憶語所謂：「歸來澹足，不置一物」是也。是年七夕，乃有看天上流霞，以黃條脫摹之，並以「乞巧」「覆祥」鐫釧事。越歲七夕，釧忽中斷，又易書爲比翼連理，此即憶語所云：「姬臨終時，自頂至踵，不用一金珠紈綺，獨留條脫不去，以余勒字故。……又，當日行以率書，竟令長恨再譜也？」

及越歲己丑，巢民復病，小宛以頻年焦憂，至是亦病，庚寅初正，有詩讖之兆，時巢民已去邗上。三月杪，又移居友雲軒，乃有兇夢，旋歸，則小宛固無恙也。至次年，辛卯正月二日，小宛死！小宛之疾，係起自客歲初臘，詩讖兇夢，實爲先兆。計自壬午迄辛卯間，凡九年，其間屢遭兵燹，而小宛固未嘗少離。且數侍危疾，髮憂百至，影梅痛語，宜其血淚之蟠凝，此段香火姻緣，水繪羣芳，當

推第一矣。

右述，皆詳稽冒董情懷之簡重者，從此證俗說小宛入清宮之謬。至小宛死後，諸人之弔慰者，亦頗可記，結隣集中，有龔芝麓與辟疆書云：「洞老至都，出示手翰，一時風雨颯然，玉碎珠銷，斷魂萬古，弟於宛君五嫂，雖缺鬱金堂下一拜之緣，而玉蘭花底，醉瀟淋漓，猶彷彿歡場，宣揚幽蓓。……香魂有知，姍姍紫帷中，尙謂金蘭譜中人，有爲助哭申嗟，泣名花而悲曉露，未非弟管幅之遭也！……道翁其姑念琉璃易碎，能少解黃塵碧海之鬱陶乎？……徐之，必有以祝桂旂而酌翠羽，未敢忘也。」

此外，尙有諸人悼詩，據記憶所得者錄於後。王西樵詩云：「綺骨埋香年復年，春風墓草尙芊芊，舞時恨不教持足，歌道仙手倏已仙。」杜茶村詩云：「隋苑東風天水村，友雲軒裏夢傷魂，青溪桃葉人仍在？寒食梨花慘墓門。」紀伯紫詩云：「生遊名岳讀奇書，死有豐碑植墓廬，黃絹文章夫婿手，百年痛癢幾人如？」陳迦陵詩云：「歷盡風波付此心，幸無孫秀難中侵，多君至性惟忠孝，贏得才情橫古今！」所叙水繪園中小宛情事，泰半略盡。至巢民以隱逸，而通兩代名流聲氣，才節並高，卒享遐齡。以視眉生樓，紅豆山莊主人，固不啻仙凡之判矣。

## 吃道，吃教，吃善，吃會……

太虛

在某道院或某善社，作主幹人物，攘取各方面捐助之款項，囊括自肥者：謂之吃『道』。

在某教堂，某教會，或某寺某觀服務，以及僧尼道士道姑等等，純仰賴『教』字爲生活者：謂之吃『教』。

表面上假充善人，終日奔走慈善事業，暗中對於『善』款，侵漁吞沒，因而起家者：謂之吃『善』。

遇到某種時機，即假藉某種名義，糾合當世名流，集會結社，像煞有介事，暗中即以團體名義，騙取各方面金錢，納入腰包者，謂之吃『會』。

所謂『道』『教』『善』『會』等等字樣，皆是好名詞，不知何故，加上一個『吃』字，便令人瞧着，有點肉麻。

此外尙有吃『賭』，吃『腥』，吃『娼』，吃『妓』，吃『扒』，吃『偷』，吃『拐』，吃『騙』等等字樣，原不是好名詞，其招社會反感，更無足怪。



# 詩錄

## 莫湖愁修楔

涵初

樂游原上亭荒久。洛濱人去千年後。三月江南  
 趁好春。白傅杜陵今在否。莫愁湖畔石城西。麗日招  
 邀到童者。羣賢又見永和年。江左詞人舊淵藪。大  
 江如帶繞危樓。俯觀三山若培塿。淮上君臣百戰功  
 。一局枯棋竟何有。孤艇橫波燕子飛。佳人無復盧  
 家婦。英雄兒女各銷沉。斯文獨共湖山壽。曾公閣  
 外草萋萋。風流爭說湘鄉叟。公之文章吾黨師。今  
 日謁公同額首。青溪作者何卓犖。大雅扶輪古所取。  
 騁妍抽秘重琳瑯。胸中雲夢吞八九。曲水流觴覽古  
 懷。歌詩在喉杯在手。信有千篇泣鬼神。焉知萬物  
 皆芻狗。噫吁嚱，折腰事權貴。醉飲陶潛酒。閉閣

草玄文。笑覆揚雲甌。世間富貴如浮雲。幾日少年  
 成老醜。與君濯足萬里流。春風吹織江干柳。

## 稷園芍藥爲風損折感賦

次慕巢韵

今年東風太作惡。稷園花事殿紅藥。正是花開  
 爛漫時。忽然一夜風吹落。我來日日扶短筇。踏遍  
 迴廊與水閣。昨因風雨偶愆期。趁起竟負尋春約。  
 方今海內正鼎沸。有如六馬御朽索。可歎彭城百萬  
 兵。孰化蟲沙孰猿鶴。隱患眞同火厝薪。自給何異  
 舟藏壑。即論成敗亦尋常。爲淵驅魚叢驅爵。

## 春日叔祥邀游頤和園

頤公

春光駘蕩水明漪。攬勝推襟又一時。淺笑山花

如欲語。漸屢腰脚竟忘疲。題詩漢苑傷離黍。壓酒胡姬唱折枝。老去情懷安所託。祇應流戀涉江詞。

### 壽張白翔

次邁

我家長壽妙無方。後有君房前子房。五百靈靈皆幼稚。八千椿樹亦尋常。諧談蜀諺坡來磊。草聖宗工旭放狂。並世誰知吾果老。蓮花風貌舊張郎。

### 偕韓敦甫周叔雲劉芷園范湘海游

#### 稷園

分韻荷字

白翔

烽煙捲地海揚波。荆棘輦路悲銅駝。支離東北風塵際。吟哦不廢真詩魔。歧途常遭俗眼白。龍沙舊侶今若何。南冠楚囚羣相對。停杯不飲心潮多。先生胡爲心潮多。太液池中三尺鯉。紫禁城邊十丈荷。樓船畫鼓霄達旦。靈源活水浴湘娥。先生何不樂其樂。乃愁無地安吟窩。先生嘻。醉顏醜。揚清芬。發浩歌。

### 清明上河曲

巨醜

平湖波濯龍亭月。攬轡春游大梁客。內園鑽火說清明。楊花粥賣餠簫陌。汴南春晚正思家。卻向

東京紀夢華。曲洧已幸修禊飲。大隄爭走上河車。青柳色津亭裏。楊枝天裏吹瓊藥。鏡底春愁歸若雲。波間靚影清於水。晴郊何處芳蕪綠。雕轡繡鞵傾城出。團香巧繡萬花輿。廣褒輕裁五銖贖。踏青舊認夷門路。鬢影鞭聲幾回誤。不道相逢勝去年。花開陌上春如故。春來春去思宵漫。又從花底試春衫。歌聲絳樹雙聲曲。夢繞朱樓卍字欄。紅鸚啼破天涯夢。濃歡孰共新愁重。願結同心帶上鸞。生憐比翼釵頭鳳。鳳釵鸞帶各妖妍。十里芳茵舞莢錢。錦瑟華年空踟轉。銅街繁吹自喧闐。拖鉤蹴躡千門側。籠帳行歌連翠窠。灑灑斑斑倚妓觴。飛飛蠟燕留歡鳥。酒庫銀鞍走開妝。百緩先賃鬪鷄坊。初移板渚陳清樂。俄啟浮橋出畫檣。上池儀範金明試。擲水銀甌浪頭戲。社隊珠竿夾道來。市廚稗榼臨歧避。掉刀吹鏃正分攜。門外誰家盛土宜。人從崔護扉中見。花向裴璠壁上窺。聽鶯幾醉黃柑酒。綠枝插遍筠簾柳。笄冠紛紛嬌上頭。疆環歲歲同攜手。攜手來過浪蕩渠。彩幡圓碣弄榛墟。紅心三月都成草。碧淚千行欲化珠。踟躕珂佩人前立。鵲枝慘奪湘

展色。自是春人願久歡。可憐春日愁成憶。含情吐  
恨嗔還喜。朱顏幾見繁華子。太歲東方竟若何。仙  
人北燭獨如此。似道華陽啓別宮。政和天子日乘龍  
。凌饑舊製黃封餉。巨臘新頒紫禁同。泚花卜罷瓊  
津殿。殿戶猶攢子推燕。戚晚鏡盤棗銅胎。寢園瑯  
俎含桃薦。翠幃花鷓識內家。詭岡農李綻輕紗。此  
時明月羊車影。何處東風燕剪花。明月東風不相待  
。星霜瞥眼山河改。銅輦冰天去未還。石林良嶽今  
安在。繁臺高眇恨茫茫。尙留蟠礎弔斜陽。嵯峨柏  
觀重回首。落寞松陵劇斷腸。南來德壽鄉心動。藝  
苑猶宣舊供奉。天下都無故館壇。人間尙畫閒邱隴  
。燕山寶墨妙流傳。容易清明大定前。蘭軒浩蕩三  
千劫。緝海飄零七百年。檀題錦暉餘丹碧。杏雲餘  
火應猶昔。侘僚休論黍麥歌。淒涼莫忘蕪篋夕。驛  
騎西來汴水東。爲迴洛苑作新豐。上林儵罷探花宴  
。行陸傳裁進御松。冰沙二月奏輪駛。翩翩席帽多  
遊屣。北去寧知歧路悲。南來競說春華美。河上冲  
華逗麗晨。畫中長見上河人。秘函朝對鷺鴻影。窄  
領宵餘搗麝塵。晚陰樓外湘煙暮。柳暗烏啼不知處

。麋澤微吟楚客騷。兔園孰爲梁園賦。遊梁賓客自  
多才。漫聘妍辭和馬枚。儻攜五色江郎筆。且錄三  
僊玉女臺。

### 玉蓉曲 大林山人屬作 甲 丞

一曲歌成四座傾。阿儂家住石頭城。春風吹上  
長安道。猶是秦淮笑語聲。秦淮自昔多佳麗。生長  
蓬門人未識。一朝聲價重連城。爭說王家有碧玉。  
荳蔻年華不解愁。懶將心事訴從頭。量珠十斛翻嫌  
褻。俯首千花祇有羞。迢迢路遠三千里。看遍長安  
花如許。一從學曲拜龜年。教就霓裳羽衣舞。天教  
絕調有傳人。際遇明師亦夙因。難得紅顏賡白雪。聰  
明偏屬女兒身。柳眉杏眼桃花面。珠喉歷歷春鶯囀  
。明妝妙舞獨擅長。一曲百回聽不厭。多情最是隨  
園老。名場不如歌場好。一卷新詩手自題。吟髭拈  
斷知多少。新歌聽罷黯神傷。卅載風花夢一場。何  
怪前朝老供奉。於玉蓉劇場見玉蓉劇已成當代魯靈光。我慚蒲  
柳秋先弱。剩有襟懷空落落。有酒能消萬斛愁。况  
與美人同一酌。願老招飲玉蓉同坐



### 贈王玉蓉

五首

巢民

團團明鏡照芙蓉。錦繡江山一萬重。如此秋光  
良不惡。桃花應悔笑春風。

秀削芙蓉十二峯。峯峯羣玉列山中。仙人來去  
多鸞鶴。獨占瑤台第一重。

塘水澄清有所思。玉容從不染胭脂。可憐寂寞  
秋江冷。除却魚龍誰得知。

玉淨花明色界天。人間那有此嬋娟。一聲叫起  
雲中鳳。又墮音塵五百年。

寫入丹青自古難。紅氍毹上萬人看。琵琶別有  
傷心事。不向胡天馬上彈。

### 有見

眉曇

美人翹首望雲端。脈脈含情欲語難。晚怯空房  
歸不得。手搖花影拂欄干。

### 清明卽事

用放翁原韻

知儂

每到清明思舊事。怕將景物動新愁。桃花映日  
顏如醉。楊柳迎風腰更柔。三月春濃終是客。十年  
計拙爲封侯。壘山字水今無色。勝地胡來貉一邱。

### 頗公學長將刊王玉蓉集囑弁一言

#### 賦此答之

知儂

燕臺韻事出伶優。况識紅顏屬白頭。惜我未親  
眞色相。喜君猶是舊風流。行能勵世無尊賤。曲有  
知音孰枝求。錢柳因緣佳話在。好詩應賦絳雲樓。

#### 病後賦一律未成適聞兒鉅姪相繼

#### 殤亡因續之

知儂

百事翻新爲入時。獨彈古調妄求知。世難容我  
生徒苦。天不福人死又遲。浩劫何關趨避巧。輪迴  
總覺去來癡。只今欲了身前債。老淚頻揮更哭兒。

#### 過三賢祠

並序

雲平

距吾鄉數十里，有三賢祠，塑魯仲連東方朔  
正平偶像，蓋祀鄉先賢也。祠隅有古碑埋土中，僅露  
半截，碑文間有劉勰處，  
然尋繹文義，確可證明係崇祀魯仲連東方朔。正  
平三人，末行僅辨出「大唐會昌元年」六字。愚民不識  
，羣呼爲財神廟，感而賦此，

鬚眉朗朗盡天人。亮節清風萬古春。後世雲仍  
愚且昧。竟誣高士作財神。



## 凌霄漢閣筆記

珍貴之箋札

于晦若之風趣

譚琢青老兄有家厨烹調極美，友輩因其姓字，諧音取義，號之曰「譚饌精」，可云善戲謔兮，日前琢翁與趙君愚兄同招飲於太平街之聊園，即譚府精舍，既醉且飽，復出示所藏于文和（式枚）梁文忠（鼎芬）與端忠敏（方）之手書墨蹟裝潢巨冊，蔚爲大觀，摘要記之，以稔同好。

于與端之第一二書上款「陶齋尙書節下」下款「式枚謹啓」，文中自稱「本司」又有「感禱下忱」，「仰祈鈞鑒」等字，蓋其時端已爲總督，于則提

學司，「在官言官」，必須謹依屬官對於上憲之體裁也。後于公以侍郎出洋考察，致端之函，雖稱尙書而自稱「兄式枚頓首」，二人本是換譜弟兄也。于以庚辰翰林散爲部曹，端以孝廉爲部曹，均好諧謔，有名士風，故即按憲屬欵式上書，而語氣亦多風趣。其「仰祈鈞鑒式枚謹啓」後忽加小註云「六朝臣下奏事皆曰啟，雍正間諭旨啟知怡親王，稟知朱軾，啟尊於稟久矣，近日乃倒置焉，此亦弇州觚不觚錄中一事也。惜樊山未知此也。」名流落筆雖極瀟灑亦言之有物，有裨於知識，與浮滑新腔不同。「稟」者本解作「受」，「稟命而行」即「受命而行」，後世以卑幼

尊上用「稟」，故下語上曰稟白，下致上曰稟帖，又如稟知，稟謝，稟見，等皆屬員對上司之詞，乃習慣而成，殊無確義，至於「啟」字，按晉書山濤爲吏部尙書，於政事先「密啟」後「公奏」，是奏爲正式題本，而啟乃便式摺件。故雍正硃批諭旨於臣下摺尾輒批曰「甚好，可辦，具本來」。即先用便式接洽後，再備具正式手續，而硃批之摺奏，每諭不許隨意洩露於外，是即古者「密啟」之意也。今戲詞中，「有本啟奏」，「臣啟萬歲」皆啟奏連用，或互用，雖欠分別，猶可見古之遺意。晉宋人友朋間尋常書柬，嘗以「某啟」下接「死罪死罪」等字，令人不解，某筆記云係彼時禁人私通箋札，犯者誅死，然冠以「死罪」便不違禁令耶。以吾揣之，仍是對君主「密啟」之舊詞，名士沿用，如「誠惶誠恐，無任主臣」之例，所以助筆鋒增行文之姿態耳，「啟」字用於書首者猶是「臣某跪奏」列銜於前之式。因名士喜用「啟」故凡「雅集」「徵文」皆用「啟」字，於是啟又爲雅式矣。若晚近數十年間報章上之「啟事」亦告白性質而字面較雅。

于公此箋後又云「公在鄂通飭所屬，禁稟帖中疑

似之詞，此有關紀綱風化之文，可與建德制府禁用新名詞之文並傳不朽。故此啟乃兩犯之，然一則用名詞而有典據，一則用體製而無名詞，亦巧於趨避者矣。嘉慶中吳槐江作督，下教屬員，詞旨嚴峻，爲聖諭所斥，謂久在軍機擬慣諭旨之故，枚久居幕府，作慣奏摺，猶之秀才之用八股調，書辦之用公牘格也。「所謂兩犯之」者一即上文所述「稟」「啟」二字，一則啟中有「繞津赴京到後一切情形，容再詳細報告」下有夾註云「新名詞也，學部公牘屢見之」，大抵卑幼上於尊長之言」，以「報告」爲新名詞，犯周馥（即文中之建德制府）之禁令也。所云「卑幼上於尊長」，殊非確解，可見于公未甚注意。無論爲平行爲上下，或當衆或單獨以新得事項作較有條序之告語，皆可謂之報告也。至於「學部公牘屢見之」，作爲引用新詞之典據，足見周馥之功令未免「一相情願」，能禁其所屬，不能限制部用，讀至此可發一笑。而可笑有甚於此者，張文襄以大學士管理學部，司員路某擬稿呈堂內有「健康」二字，張不悅即手批新名詞可厭，令其再擬，路某回司後，以紙條戲書

「名詞」亦新名詞更可厭，數字以示同僚，相爲笑樂，改稿後二次呈堂，無意中將此紙條夾入，文囊見之默然良久，忽自書空曰「筆墨不可妄動，筆墨不可妄動！」不知周馥下筆能守此戒否，因名詞之新舊，難有定限，自己亦往往分辨不清也。

于公人品極清亮忠耿，而下筆最風趣，如函中云「公奪太夷於郵部，雲又奪之皖江，雲不入滬而以高知府魏京卿同至粵」於「高知府」下註「此名甚似水滸傳中人」。又述太夷辭鐵路事下云「唐人詩，越女新妝出鏡心，自知明豔尙沉吟，蘇卿此時情態，正復如此」。又云考察憲政「結果所得」下註「結果者水滸傳中不祥語也，而新名詞競用之」皆是妙談，耐人尋味。又云「到柏林後京中有人貽書」之「人」下註「亦在要不要之間」尤足解頤。

民國以後于公高隱不出，猶時以俊語諷當道，如詠袁云「包辦殺人洪述祖，可憐跑壞阮忠樞，於今總統是區區」，又致老徐云「國朝太保十三人，爲公數之」，皆禁於冷雋之極度。憔悴江湖，不久辭世，老袁本擬下令贈卹，楊士琦時爲政事堂左丞以此事

非于所願，代請取消，旋由在京舊日僚侶爲之設位於法源寺公祭，輓聯甚多，徐世昌時爲國務卿輓云「相聚東海頭，舉足使爲孔巢父，望斷玉峯影，前身應是顧寧人」，上聯指青島寓公生活，徐未出山以前，同居於彼也。楊士琦聯「平生風義兼師友，萬古雲霄一羽毛」直抄歐陽小岑輓曾文正聯載曾榮哀錄中，見之無不失笑。李準聯云「滄海奮同舟，憶有道高標，神仙忽復歸霄漢。秋風遙雪涕，嘆延陵久客，交誼何因脫寶刀」。于爲廣東學使，李爲廣東提督，故有滄海同舟之語。梁啟超聯云「餘事在文章，當代更無韓吏部。扁舟竟歸去，古人不遠顧崑山」，金葆楨聯云「慟哭宜接西台，時論交推謝犀羽。利病會究郡國，遺書堪續顧寧人」吳重熹聯云「天北舊同舟，饋我貧糧，掌故顧亭林，史學萬季野；粵西幼隨宦，擬公鄉哲，封章朱蓮甫，碑版龍翰臣」，陳慶和聯云「七歲至今，執禮幾四十霜，感念平生，仰事不忘韓吏部百年終了，讀書已千萬卷，傷心後死，遺風同仰顧崑山」以上諸聯，皆以崑山顧亭林相比，學問氣節，恰是先後同揆。又王式通聯云「西域天驕識麟鳳。東方大

隱喻龍蛇。石德芬聯云『麟鳳攝天驕，會游海國充專使。龍蛇逢歲厄，一臥滄江竟不歸。』皆稱其特使德國之稱職。陳寶琛聯云『滿腹史才甘槁臥。一限世事斷知聞。』吳士鑑聯云『史才與王季友齊名，記執別黃浦灘頭，示我條流無苟作。卜居近顧亭林舊里，愴招魂玉山佳處，知公身世有餘悲。』皆極贊其史才。而郭曾圻

一聯筆重意深，尤見身分，聯云『篋中疏稿累萬言，曲突徙薪謀不用。天上巢痕猶昨夢，傾河注海淚難乾。』蓋以于公清末條陳立憲根本，及辛亥主重用岑西林以制袁氏，皆遠識深慮，言人所不能言，他聯就其學問道德立言，此聯則政治家，社稷臣，所關者大矣。

### 聯話

### 竹風

孫逸仙死後。其衣冠葬北京西山碧雲寺。有章某者，輒以聯云。

祖國奉蘇俄，赤化尚輸陳獨秀；  
義兒遍天下，碧雲堪繼魏忠賢。

（註一）所謂義兒。指國民黨員而言。  
（註二）明代權閹魏忠賢。死後葬碧雲寺。

馮華甫逝世後。有人輒一聯云。

南海魚何在，  
北洋狗已無。

（註一）馮任總統時。曾招商拍賣中南海之魚。為世詬病。  
（註二）王聘卿段芝泉馮華甫三人。在北洋軍中。有王龍段虎馮狗之目。

近徐菊人逝世。友人輒君輒一聯云。

神宮欺室主，  
寰海哭瀛王。

（註一）清帝退位以前，隆裕皇后會面問徐云。『寰世凱已作了總理。又要作總統。總統與總理。有什麼分別。』徐答云。『差不多。』

（按）吾國古代。有『將毋河』。『莫須有』兩妙語。今又加『差不多』一語。可稱三絕。中取巧。其處世哲學。與馮瀛王極一相類。



## 待起樓撫談

乖父

### 論卜

試揭報紙觀之，買卜廣告，紛然滿目，幾與百業爭榮，而下野貴人，亦若無所事事，都以介紹相士爲消遣，此固爲社會經濟之反映，即俗諺所謂『窮不離命館』是也，然亦非盡因窮困而然，每見有浪費巨金，洩術者細批八字，問其所以，亦竟毫無所爲，此事出之知識階級，殊令人大惑不解，蓋卜命者必知命運有定，吉凶亦復並行，無論卜者未必確能前知，即前知而歷歷相告，巨細靡遺，而被告者又何樂乎，西諺謂人生如謎，人生趣味，只在不能前知，故能渾噩以生，事無苦樂，皆突然而來，是以樂多而苦少，譬如人皆知其未來之事，即以一歲言

之，某月得財，某月遭禍，得財固可喜，然既知必得，適如已得，而復計日待之，至真得之日，爲樂固已僅矣，富翁取存資於銀行，乞兒上拾遺金於道路，其興趣之差如何，至於有禍先知，其苦尤甚，計日而待禍患之臨，則中間歲月，悉在憂懼之中，待決之囚所以爲人世至慘者，即以自知臨命之期，計分秒以待斧鑕，苟不預爲判辭，臨時突加處決，則其苦亦僅須臾，人奈何願爲待死囚也，希臘古哲撰有故事，謂『太古天神，名曰宙士，性殘酷，虐遇下民，闕陽光不露，地球人類展轉冰雪之中，慘不可狀，有神族普羅美修司者憐之，以草莖引取太陽之火，賜諸人間，地球人類始得光明，並享溫暖

熟食之樂，宙士知之大怒，因美修司於山，然火已不能收回，思降人類以奇殃，以抵其非分之福，乃造一美女，名潘都拉，使下嫁人間，媵以一箱，女既下凡，以好奇心盛，開箱觀之，箱啓妖魔爭出，四散而飛，此羣魔名曰疾病，憂慮，苦痛，死亡，蓋世間以前並無此諸般苦惱，自宙士魔箱一啓，而人類遂少歡顏，惟女見箱啓妖現，知肇巨禍，急閉其蓋，於是宙士所造最毒之物，將用以根絕人類幸福，使速歸滅絕者，竟爲閉入箱內，永不能出，此物名曰預知，倘竟飛出，則凡人自下生之日，即能預知其將來不可避之患難，將永無希望，長日憂愁，至於老死，而世界終古不聞笑聲矣，「此事雖爲寓言，却具真理，世人生百苦畢臻，惟有渺茫之希望，足以鼓舞精神，產生歡樂，故苦中仍能得樂，是當感潘都拉開箱甚速，使預知惡魔難施其技，爲人類留來日之美夢，然世人竟有欲重啟其魔箱，延預知以自苦者，吾不知其何心也，又西哲森得有言曰：「果人人能知後來之事，孰則更願長生，但使後來之不幸，爲我前知，則憂煩欲慮之心，何時能息

，故凡事以不推測爲佳」，是真名言，自心推測已不可矣，而况術數之卜筮，冥冥中之所謂造化，固有其難知之巧，不惟禍至無端，即福至亦無端，倘其任人趨避，又何必名爲天數，使有天數，則人力又焉得逃，古之善卜，孰如郭璞，然於其自身壽命，雖加祈禳，至於啣刀登廁，終亦無功，是固古人妄談，然迷信之事，正足警迷信之人，好卜者果反覆深思，當自笑果何爲而出此也，總之，達人知命之命，與卜者算命之命，適相反對，苟其知命，固無命可卜也，然達人知命者，亦知人生之出於自然，自然而生，自然而死，富貴貧賤，亦由於才具環境機遇種種之自然，絕無天命限之，倘果有天，天復不憚煩，爲芸芸衆生各造一命，並監制其聽命而行，勿稍參差，無乃勞乎，况生物多矣，天何獨貴於人，依天道無私之理，勢必凡屬有生，都爲造命，如是則一蠅一蟲，生死飢飽，皆由命定，我將抱吾家新生雞雛，造某某山人之門，請其細批八字矣。

### 措 大

今人稱書生曰措大，解說不一，或曰有仕而貧

者，居新鄭之野，以驢馱醋而鬻之人，呼爲醋馱，後乃訛爲措大，或曰，鄭有醋溝，士人居其間者多大族，人因呼措大，措亦醋之譌也，二說皆指鄭地，不知可據否，或又謂措大者，以能舉措大事言，此則未免恭維我輩措大，甚或反言之，猶譏乞兒爲富翁也，若更冠以窮字，則易解矣，蓋窮則必酸，酸者爲醋，昔日讀書之貧士，衣衫襤褸，而舉止矜重，若自矯異於衆，故衆以其窮甚而酸益重，故名，而措亦必作醋也。

### 葉名琛事

民國二十四年冬，有郵包寄至報社，啟示則一薄冊，封面題葉名琛中堂鎮海樓詩草，（大致是此數字，記憶不清矣），內僅四頁，用連史紙印，只詩二首，即「鎮海樓頭月色寒，將星翻作客星單，縱然一范軍中有，可奈諸君壁上觀，向戌何心求免死，蘇卿無恙勸加餐，憑他日把丹青繪，只恐愁容下筆難。零丁飄泊嘆無家，雁信猶傳節度衙，海外難尋高士粟，斗邊空泛使臣槎，心驚躍虎筋聲急，

望斷慈烏月影斜，惟有春風依舊返，隔牆紅遍木棉花，」詩後附有註十數行，此外更無別字，此冊記於十餘年曾見諸友家，係名琛手稿影印傳布者，重見事本無奇，惟在咸豐年間，廣東疆吏之詩稿，何以忽又傳播於天津，且寄至報館，意若欲求刊載者，豈葉氏後人所爲乎，（冊係新經翻印，絕非舊存，且他報亦有接得者，）然爲之何意，良所不解，只得附之保存而已，按葉二詩傳誦已久，人皆習知，註中亦僅述客居景況，無足注意，惟當時同人有康君照生者，粵之新會人，熟知葉事，因見此冊爲余詳言之，康君世爲富商，其祖於同治初年，由番禺携歸一僕劉四，素業剃頭，曾隨葉名琛南至孟加臘，至葉死方隨觀歸國，劉固北人，抵粵無所歸，遂投爲康氏之僕，照生之父，曾詢得名琛佚事甚多，照生襁褓時，劉即逝世，蓋接聞諸其父也，當英兵陷廣州，得名琛於旗都統署中之八角亭，立擁之出，葉仍冠帶飾頂如平時，身旁僅一武巡捕藍賓，遂寅轎中，逾觀音山，出城至海濱登舢板，上軍艦，英人將載之去，而慮其飲食之相異，起居之需人，遂使舌



人問其欲請夫人同住否，葉搖首不答，蓋無眷屬在署也，又詢需人伺候否，葉搖首如前，英人乃代爲主張，押藍賓回城入署，尋得廚師劉喜一人，常隨薛順一人，另需一剃頭者，而署中剃匠已逃，乃於街肆強抓一人，即後爲康氏僕之劉四也，當時衆皆痛哭不願往，爲英兵強牽而去，閱日即開船，至香港居數月，復送於印度之孟加臘，囚於鎮海樓上，以兵數十守之，不許上下，從者出入，亦必檢察，葉之飲食，則有由廣州携去之蔬菜及肉類茶葉等，由劉喜爲炊，每餐只藍賓旁侍，間亦令藍同食，藍以不敬辭，葉迫之則立食焉，葉在囚中，觀書不輟，恒手一卷，就胡床偃臥，時發嗟嘆之聲，容色甚戚，初英人自聞葉至，蜂擁來觀，爲守兵所阻，有點者賂守兵得入，對葉嬉笑，葉以爲客，尙與周旋，後來者皆賂而入，來往雜沓，葉厭之乃高臥不理，間亦有國人僑居者，至而問訊，頗致責詈，葉亦不怒，惟喟然而嘆，且時詢故國消息焉，後有粵人武姓來，接談間遽出短銃相擬，葉驚而號，守兵入擊武而去，自是遂禁華人登樓，有英人善畫者，賂守兵爲

葉畫像，蓋出於好奇之意，然畫者甚多，此畢而彼至，葉甚以端坐爲苦，欲謝絕不聽畫，而兵官貪賂，矯謂英皇憐葉獨居愁苦，命善待之，且欲祭其肥瘠，故隔數日須繪像一張，寄至倫敦，以供御覽，葉乃信而從命，故詩中有憑他日把丹青繪之言也，葉像在英者約有十餘幅，今倫敦博物院尙存一幅，蓋兵官所言亦非盡僞，英皇欲知葉貌，曾一度命畫，後即歸諸博物院焉，葉端坐時誦呂祖經自遣，英人當疑其思故土而唱國歌，又知葉善書畫，時有請者，初題漢陽葉名琛，繼悟其不可，乃闕下款，請者固求，乃改書海上蘇武四字，當無人時，恒向藍賓嘆息，謂我之所以不死而來此者，因曾聞英人擬送我到我其本國，人言英王素明道理，意欲見之，當面理論，既稱和好，以無端起釁，究竟孰是孰非，必欲折服其心，爲國家爭體面於樽俎之間，以雪兵敗之恥，不料到此日望一日，而竟長留炎荒，不償所願，今則殊悔當日之未死矣，藍賓時對慰之，然藍逾年忽染病卒，葉殊悲鬱，時欲遣薛劉等歸，薛等雖不忍捨去，而實則欲歸，惟英人不肯允許，後帶

去之食物已罄，只得當地購買，葉初抱首陽之義，不肯下咽，迨爲衆人所勸，始食，所進甚少，既而亦病，英人使醫來治，葉不信西醫，拒絕服藥，強之者再，始咽少許，遂以咸豐九年三月七日卒，卒時有豐順人金子達在側，金久商印度，曾數度來問，與葉爲友，聞葉病危復至，葉昏惘中數問見電光來，從者不解所謂，金始答已見，葉乃長吁，氣亦隨絕，英人以鐵棺殮之，欲就地葬埋，金力陳中國風俗，死者必歸骨故鄉，始許以海船載柩歸國，抵粵復易棺重殮，然恐粵民飲恨未忘，或生事端，未敢稍有舖張也，葉歸骨後，粵布政使畢某，特爲奏報，叙其出國事甚詳，蓋採自從僕之言，惟於葉則多所迴護，謂因携糧告罄，恥食夷粟，絕粒而死，雖官場積習，然亦忠厚之道也，又據劉四言，隨葉在外，工資甚少，及葉携銀用盡，遂成義務性質，英人曾送金數百鎊，葉固辭不受，而薛僕私取之，是以歸國後惟此人小康，劉則僅得官給少資，轉瞬即罄，而一臂患瘡病廢，舊業更難重理，故只得改業爲僕云。

唐庵筆記載，粵人嘲名琛語云『不戰不走，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負，古之所無，今之罕有』，（按不走句下，亦有作二十四史繙完，古今奇人未有兩句者），又有新樂府數首，其最尖刻之一首曰，『洋砲打城破，中堂書院坐，忽然雙淚垂，廣東人誤我，廣東人誤誠有之，中堂此語本無疑，但問廣東之人千百萬，貽誤中堂是阿誰』，蓋因名琛當城陷時，有廣東人誤我之語也，惟此二章諷刺文字，雖得誦人口。而不知何人所作，照生則謂確出舉人劉華東手筆，劉世居廣州，文名藉甚，而人極刁狡，爲當時第一訟棍，軼事甚多，市僧盧某謀爲亡父供入鄉賢祠，以巨金遍賄官紳，惟不及劉，訪得其父曾毆兄致訟，計得舊贖，聲言必使盧父主被斬刑，赴京控之，得直，盧父木主被撤出祠，劉言毆兄者不得復由祠門出，請出諸寶，官允之，劉又曰，木主有皇清二字，不可寶也，必截去乃可，於是木主果斷頭矣，又當光緒初年，廣州有十三行者，爲洋商薈集之特別區域，洋商忽請諸官，令附近民宅拆除，隔離丈許空隙，以爲火道，粵民大

譁，籲請收回成命，然官府懼洋商勢，拒呈不收，而迫促急於星火，衆無奈，懇劉爲計，劉允包辦，惟索作呈每字百金，議定，劉呈僅百餘字，以北京皇宮尙毗連民宅爲言，請問洋商與皇帝孰尊，並喬裝自入督署面遞，官閱而大驚，立允改議，劉因以致

萬金，後爲大府所惡，誣以莫茅坐論，奏革舉人，劉方特製官銜燈籠，上書奏革舉人，招搖過市，反以自豪，劉在粵與何淡如並稱才子，惟功名不顯，外省人渺有知者，然在粵中，則爲民間故事傳說之箭垛人物云。

## 不知「身犯何罪」

松雲

有周某者，（據聞前曾充任某省烟酒公賣局局長）素極迷信，終日奔走某善社某道院之門。向不知誰何之某善棍，學習道術，並奉之爲師，其師一日心血來潮，忽謂周某曰：「汝身有仙骨，若用粗重扁担，日擊三十次，地仙可成也。」周某欣喜欲狂，虔誠奉行，不到一月，遍體鱗傷，突發狂病而死。此真所謂世界之大，無奇不有。其人，余曾晤面一二次，在表面上觀之，固儼然智階級中人物也。



## 社會百面觀

近水一枝

### (一) 茶樓風景

久已不到城市中心一帶了，兒時遊戲之區，在腦中只剩了微茫夢影，時常想重訪一下，只苦事冗暇少，有暇又犯懶病，直到最近，因了一件特別的事，需要去訪住在城南的舊戚袁四爺，才得酬了夙願，在一天午後，由家中坐了一趟長途洋車，到了南門內袁宅，一叩門，裏面出來個女僕，對我說四爺出門去了，我方惘然欲行，那女僕又告訴我，四爺在茶樓上喝茶呢，您若要緊見他，就請到那裏去，我深知這位袁四公早年作過幾任鹽店的掌櫃，也就是俗稱所謂幹鹽務的，但他是個妨人精，每一被邀出去，那鹽店就因事關張，他的掌櫃職務便變成

清理主任，如此數次，可謂命途多舛了，然而他竟因此頗有積蓄，比作過幾十年掌櫃的還要富厚，因此人言嘖嘖，說辦理結束，最能發財，關張是東家的不幸，却是掌櫃的佳運，從此袁四爺高臥家園，再也沒人聘請，他也嘔氣宣告永久退隱，於是由四十多歲，便享了清福，直到如今，已年逾花甲，生活向未曾改變，因為他深知錢財來處不易，故而持躬清刻，力戒奢華，身上穿的，永是道光年間祖傳衣服，吃的永是九成玉米麵一成白麵的饅饽，住的永是他賤價典來後又加錢買斷的四合小房，至於娛樂，他自有生以來，永未進過戲場影院，只是每日坐半天茶樓，聽兩段評書，所費不過數分，然而他認為連這一點消耗也算過分，時時對人說，上茶樓比看梅蘭芳

還所費還多，因為梅蘭芳票價雖在三元以上，但誰也不配常看，譬如每年看上一次，所費有限，而上茶樓却是排日長課，若算起二十年所費的錢，連本帶利加起來，直可以買十畝好地，但他不敢想這個，想起來就悔恨不堪，心痛如擣。

這是袁四公的行述，雖然他還活着，不該稱爲行述，但我料着即到他死後，也未必更有幾字可添，其實城中土著，由刻薄成家，或是發了取不地道的財，而成了小財翁的人，多半和他一個模型鑄出，所以一種下級社會聚處的茶樓，在販夫與台之中，能有金銀氣照耀，有衣冠者點綴，因而使茶樓被稱爲藏龍臥虎，那實在依仗這般財主，其實他們並不能爲財之主，而只爲財所奴，也許稱爲財奴才對。

不管財主財奴，我因爲要見袁四公，問明女僕那茶樓名叫會賢，就在南馬路上，我看看表，才只一點多鐘，知道距離茶樓上說書時刻尙遠，很有談話工夫，於是安步當車，尋着那會賢茶樓，門口掛着約有百餘斤重的厚氈門帘，努力掀起，走了進去

，還得上那一步一響的破樓梯，到了樓上，好似入了蒸籠，我的眼糶糊了，人煙臭氣，氳氳得不能分明，正不知向那裏走，幸而過來一位博士先生，求他引領到袁四爺桌上，在薄霧中互相辨識清楚，方才寒暄，我狂吸着紙煙，抵擋那不可分析的化學氣體，一面談着來意，一面察看茶樓上的組織，三丈見方的樓板上，橫七豎八的放了許多桌凳，桌上各有茶壺茶碗，凳上坐着各式各樣的人，各有其不同的蕭散神氣，半空裏橫着許多根竹竿，上面掛了無數茶客帶來的鳥籠，鳥兒在上面唱叫，人們在下面談笑，鳥兒在上面撒糞，人們在下面飲茶，此外還有北面一個小小的高台，是爲說書先生預備的，此際尙在空着，南面有個不成模樣的櫃台，後面却坐了一位肥而多毛的掌櫃，另外一個肺病第三期的枯瘦茶博士，很吃力的提着水壺，滿樓上穿梭來往。

樓上合計有四五十個茶客，有的那裏低語密談，有的狂呼大笑，有的擺弄搓手核桃，有的正在切肉喂鳥，除此以外，稍爲異樣的，只有一個六十多歲的白髮老人，在近樓門的桌面，手兒抱着紅泥茶



可憐，想去排難解紛，却被袁四爺拉住，只向我努嘴，這時由後面廁所內跑出一人，是個胖子，臉上黑紫如茄，但由左眉直至右額，斜插柳的帶着一條刀瘢，瘢色雪白，黑白對映，倍顯凶惡，他跑過來拉着麻臉，問爲什麼，那麻臉還指着小販罵，你打聽打聽，憑大爺賴你的錢，你真瞎眼，那刀瘢臉聽了也把小販踢了兩腳，向那麻臉道，花二弟，走吧，同他不值得，他算什麼東西，你消消氣，同我去聽戲，今兒劉翠霞唱楊三姐告狀呢，那麻臉被拉到樓梯口，還回頭罵道，小子，等着大爺的，你也不打聽，咱家老姑認識的都是什麼角兒，一個電話，就要你的狗命，罵着二人一同下樓去了，那小販呆了半晌，走到樓邊，向下看了看，才回頭罵道，你老姑又怎樣，就是她紅成了蜜姐尖兒，姘上大老官，也不能說話宰人哪，幸虧現在還是婊子，若真成了官太太，天津衛還攔得下這大舅子呀，幾句話說得衆人哄堂大笑，袁四爺向我道，你明白了，這裏事咱們插得嘴麼，南市有個花鳳雲，現在很紅，常有作汽車的去嫖，所以她哥哥就橫起來，那刀瘢臉是放賬的大李

四，咳，這年頭兒……說到這裏，忽聽旁桌上有人喊袁四爺，袁四爺先忙着一聲爺，才回頭招呼道，張二爺，總沒見了，你怎麼……忙吧，那位張二爺是個厚嘴唇，說話滿口土病音，搖頭答道，我上了涿州，前兒才回來，袁四爺道，辦事去啊，張二爺道，不是，給我們姑夫送家眷，我們姑夫在涿州找着好事了，我去住了十幾天，姑夫還留着不放，我是惱着這樓上先生說書快到熱鬧扣子，所以趕着回來，四爺，倒是說得那兒去了，袁四爺道，你回來得正好，說到勝英打蕭金台了，昨兒是十道絕戶計開頭，賈明頭陣打鹿，今兒開書該二陣打豹了，張二爺聽了，面有喜色道，還不錯，我在涿州連覺都睡不着，只怕錯過去，袁四爺道，涿州當年我也去過，如今怎樣了，張二爺道，荒城一座，那兒比得咱們這地方，有幾處古蹟，我也沒去看，只是聽了件新鮮事兒來，袁四爺忙問什麼事，張二爺道，事兒倒不是新的，你記得那年涿州困城，奉軍始終打不破，到底還是自己降了，你可記得，這次我看那座城也不算高，怎麼幾萬大兵會打不破，一問當地

老人兒，敢情裏面有緣故呢，原來涿州四面城樓，住着四位柳仙，法身能大能小，大時接連起來，能把城圍個周遭，小時就是個長蟲，也有時變成白鬍子老頭兒，或是小媳婦兒，他們的眼睛，竟是八顆大珠子，城外的人在夜裏常看見城樓上放出兩條綠光，人說若把他眼珠得着，獻給皇上，準能封進寶狀元，這話還是在前清呢，那時有多少南蠻子，都去求寶，結果都被柳仙治死了，所以涿州一直是塊寶地，那次困城，因為守城的人，也是長蟲轉世，所以柳仙念着前世的緣法，施法力替他守城，人們都知道攻城的砲打在城上，好像打在棉絮上一樣，全不開花，錯了仙家，誰有那樣法力呢，袁四聽了點頭嗟嘆，旁邊另一位老者，也隨着嘆息道，提起打涿州那年，我還記得，那時白麵才兩塊多錢一袋，人們還鬧不好過，跟如今比起來，那簡直是好年頭兒了，那時我一個人作零活，養一家人，還對付着存幾個，如今我兩個兒子都長起來，爺兒三個都一天幹到晚，還混不齊全，擠得我把每天晚上一頓老白乾，都給免了，只每天來喝回茶，家裏老婆子有

時還說閒話，這時對面又一個人道，你別抱怨，現在糧米固然貴了，可是你們工錢也長了呢，好像伙，一工八毛錢，上月我打了四個箱子，還是自己的木料，只人工就花了好幾十，你們爺兒三個，三八兩元四，這不是小財主麼，我聽了才明白那老者是木匠，那老者搖頭道，你說的敢情好，現在事由兒少，有時三人全在家墩着，那能總有活啊，說着問袁四爺道，你說對麼，袁四爺連說對對，不料後面又有人叫袁四爺了，於是袁四爺應的爺字，幾乎和對字音尾拚到一起，發生了反切作用，那叫的人已探身說道，四爺，我們正談你們街坊趙舉人呢，他家也不出燈虎兒了，害得我們沒處過癮，昨兒河東大王莊有人掛燈，我們大遠跑去，有癮麼，到那兒一瞧，差點沒氣成膨症，簡直不像人話，最好是「油煎豆腐一塊」，打兩個古人，是黃蓋李白，還有一條是「報館編輯選擇來稿」，打一齣戲，我怎麼想也想不出，後來有人打着了，原來是拿高登，編輯選稿，可不是拿高的往報上登麼，這算那道具玩藝，氣的我回來差點沒撞着電車，他說時好像義憤填胸，袁



四爺敷衍他幾句，方悄悄向我說，此人便是有名的金燈迷，早年開着家首飾店，家道很不錯，但是過於好打燈虎兒，只要聽到那兒掛了燈，他就跑去，不到散場不走，他還真有工夫，一部三國人名，一部聊齋目錄，完全記熟，只要遇上這兩門，準沒跑兒，那年頭出的也多，他越打越得意，只恨舖子是個累贅，近年倒是好了，舖子賠掉了，人也清閒了，無奈也沒有出燈虎的了，只落在茶樓上閒坐，見人就講這一套，說着那肺病茶博士提壺過來，把水添滿，又轉到別的桌上，及至樓角，無意中把桌子撞了一下，將那吹壺嘴作樂的老人撞醒，這可惹了禍，那老人抬起頭，睜開眼，張着嘴，似乎要說話，忽然肺病裏生了變化，立即把頭低下，扶着桌沿狂嗽起來，一口氣噴出，半天才能喘回，看樣兒似乎每分每秒，都有斷氣的可能，過一會把痰咯出來，不乾嗽了，只一口一口的吐痰，一聲一聲的哮喘，緩了半天，才有氣無力的喊堂倌，沏茶，袁四爺低聲道，你看，這老頭可憐麼，我點點頭，問是何人，袁四爺道，提他你不認識，提他兒子你必然知道

，說清用手蘸水，在桌上寫了三個字，我大吃一驚道，是麼，這人大名鼎鼎，社會上無不敬仰，而且聽說也極有錢，他老子何致落到這般光景，難道他近來忽然落魄了麼，袁四爺道，豈止沒落魄，而且越發達了，東街上一片樓房，都是他新置的產業，我道，既然這樣，他老子怎會……袁四爺低聲道，我倒聽人說過細情，這人的老婆，已經死了，他有幾年未曾續絃，忽然看中一位中等人家的小姐，想要娶作太太，但他老子却認識那小姐的家庭，知道她是庶出，生母是風塵出身，性情既刁，品行更壞，就勸兒子不要作這門親事，他兒子不聽，終竟娶了過來，那兒媳真是深柔母性，奸狡異常，因知老人曾經阻攔親事，恨入骨髓，就慢慢施用手段，先破壞他父子的感情，然後逐步凌踐，結果把老人趕了出來，在這茶樓附近大雜院裏賃了一間房子安置他，和一個僕人和家眷同住，因為兒媳恐怕老人有什麼意外舉動，或是對人訴苦，破壞她的名聲，所以要他住在僕人同院，那僕人只管監視，不管伺候，老人連氣帶苦，已經不成樣子，

每天只在這樓上坐着，也不說話，看來沒多時活命了，我聽着正在嘆息，忽聞樓下一聲警笛，接着人聲喧嘩，樓上不知何人喊了聲遊街的來了，立刻鬧的一聲，衆茶客全都像逃難的爭先向樓下奔去，急得茶樓掌櫃高叫諸位落坐，還離得遠呢，過來了在樓上也看得見，諸位要忘記了留茶錢，留茶錢哪，但他喊乾喉嚨，也是無用，衆茶客的勇氣，便是前面有城牆擋着，也攔不住，轉瞬樓已幾乎空了，我也想起報上登載有兩名姦拐婦女希圖售賣的罪犯遊街，但我知道犯罪也是人，並沒什麼特異，並不想去看，而且料着此際街上擁擠，也不想便走，正好趁清靜和袁四爺細談所事，那知並不能得到清靜，那掌櫃見衆人已去，明白今日的生意定要被遊街攪了，說書雖然迷人，但不如百年不遇的遊街，更有吸引力啊，於是氣洶洶的，命茶博士檢查壺碗，那博士走了一遭，報告總共四十七個茶座，內中只有三隻壺放着茶錢，其餘的人既去了未必再肯回來，掌櫃算是損失了四十四人的收入，怎不心疼，就指茶博士罵你這萬年吃不着好東西的東西，午飯時

還告訴我遊街的從這兒過，可爲什麼不想着早收茶錢，今兒沒別的，我全教你賠，算是欺負你，咱們一家一半，我認吃一半虧，那一半扣你的工錢，那博士紅着臉，腳腫了半天，忽把腳一頓，下樓去了，不知他是一氣拂袖而去，還是藉題也看熱鬧去了，掌櫃見他走了，氣得瞪眼念念有詞，却不知說的什麼，這時又聽見背後有人說話，回頭看時，原來相隔不遠的一張桌上，還有二個人留着，我幾乎疑惑他們是外鄉人，因爲本地人遇着個印度人在商店買東西，還得圍攏瞧着，何況遇着遊街大典，豈肯犧牲，但再一聽他們說話口音，才知猜錯了，三人中一個襟垂金表練，手帶金戒指，一臉的浮油，一個是黑瘦子，腦袋有稜有角，一派狡猾之氣，一個土頭土腦，是津南鄉人口音，由他互相稱呼，知道滿身金貨的是戴五，瘦子叫王老，土頭土腦是李先生，三人似乎正辦一件交涉，戴五是對手兩方，王老却是中人，這時他向着發怔的李先生說道，你到底怎樣，要是肯咱們就辦事，趁這時清靜，戴五爺錢都帶來了，立字兒就交錢，你若是還猶

疑，戴五爺是忙人，可沒工夫伺候你，他一走就算完了，那姓李的道沉吟道，不能再添點兒了麼，姓王的咳了一聲，才說你這人真不外場，那戴五爺已立起身，抓起帽子要走，那李先生連忙說道，好，好，就那麼辦，咱們就立字兒吧，王老拉戴五爺又坐下，才道，李先生，你答應了，咱們可是丈夫一言，快馬一鞭，好，不瞞你說，我知道你不識字，已把字據替你寫好了，現在你按上個手模，戴五爺就交錢，你若不放心，我念給你聽，隨即低聲念道，立字人李長發，刻因手下乏用，情願將髮妻朱氏，年二十一歲，冀縣人，租與戴少波名下，無論爲良爲娼，一概任便，租期四年爲滿，至期錢到人回，嗣後如有葛藤情事，由中保人一面承管，恐後無憑，立此爲據，你聽，這够多麼清楚，我已把櫃上硯台借來，你在自己名字下面，按個手模，快着點兒

，辦完了才是事，那李先生依言把姆指蘸墨，要向紙上按去，但好似良心發現，面色蒼白，手腕抖顫，遲遲不見落下，正在這時，忽聽樓外人聲喧雜，一陣陣鼓掌喊叫，夾雜着警士呼喝之聲，原來遊街的已到了樓下，我突然想到樓下兩人姦拐婦女的人，正在受着刑罰，同時樓上正有三個人合謀推一個婦女入火坑，這世界太可怕了，我一陣毛髮悚然，再坐不住，竟忘了對袁四爺道別，就奪門逃至街上，正想吸一口新鮮空氣，而那兩個遊街的罪犯，恰已到了面前。

這是一篇半寫實文字，雖然沒什麼好處，但裏面關於本地中下社會的人情風俗，教育程度，以及特種階級之黑暗面，皆有所描摹，或足爲關心社會教育之參考。



## 歌舞江山

劉雲若

### 第十七回 危巢處燕祝壽做歌筵

接葉藏鶯爭春留語懺

話說在岳慕飛殺死萬蕩貞這一天，恰正是帥府七姨太太胡素娟的廿五歲壽辰，呂帥的三位寵姬，三姨太太澆秋，只於和呂帥保持相當感情，實際已有些落伍了，於是只剩四七兩位姨太太平分春色，但四姨太白鳳寶出身微賤，毫無知識，只解爭寵於枕席之間，用心於金錢之上，所以雖然有寵，却是聲譽不彰，素娟因是女學生出身，深有心計，懂得怎樣植黨固位，怎樣怙勢弄權，又常以夫人資格，陪呂帥接待外賓，參加典禮，久已出盡風頭，外面的人，幾乎悞認素娟便是大帥敵體夫人，一切文武屬僚，也認爲素娟權力超乎羣姬之上，所以對她十分巴結，這時遇到壽辰，自

然有趨附之徒，先期提倡張羅，召集來北京出色的名伶，演唱堂會，爲她大規模祝壽，這日帥府之中，除了澆秋鳳寶等一班同勢，難免因妒寵而氣憤，其餘的人，都欣然奔走，比在大帥作壽時還加熱鬧，且說素娟的妹妹月娟，自從用計把岳雪宜陷入薛家，就自脫開清靜身兒，守在家中，閉門不出，只聽消息，她知道雪宜一被小呂污辱，定然不肯苟活，無論能死與否，只要被岳慕飛知道，這場風波就起來了，月娟真是聰明，把岳家父女的個性，久已認識清楚，她爲這事預備了三道計策，第一道是使胡楚天成爲帥府衛隊旅長，把禍患先種在腹心之中，

第二道便是傾陷岳雪宜，使受小呂污辱，激怒岳慕飛起兵復仇，若一攻帥府，胡楚天必與他應裏外合，立將呂氏傾覆，但若是岳雪宜被辱並不聲張，或是岳慕飛知道後仍隱忍不肯舉動，月娟還預備撥弄的辦法，但岳慕飛便是有意復仇。也許因為圖謀萬全有所籌備，需要延遲些日子，月娟在這延遲的日期中，還有第三條計策發動，由此看來，月娟爲要成全志雲志願，也真煞費苦心了，不過雪宜的被辱是她料得到的，雪宜自盡也是她料得到的，岳慕飛的發覺女兒身死的緣故，去向薛家報仇，也在她意料之中，不過她認爲岳慕飛的報復薛家，必應在傾覆呂氏之後，或者同時，因爲他若有意舉事，不會先打草驚蛇，反弄得不可收拾，月娟却絕沒想到岳慕飛是由萬蕩貞口中探出女兒死因，一時憤恨難禁，竟將蕩貞打死，事情已逼得火烈風狂，欲罷不能，欲遲不可了，在蕩貞駕返瑤池後兩三個時辰，當天午後四點多鐘，月娟正坐在起居室中，暗自思索，岳雪宜的事，不知發展到什麼程度，大約她的劫數總已難逃，不過她受污之後，作何歸着，也許她外

面玉潔冰清，而實際楊化水性，竟能包羞忍恥，毫無表示，倘若她真個如此，那就盼她從此改貞爲淫，和小呂來往不斷，我仍有法去激動岳慕飛，只怕他忍了這口氣，一聲不響，從此杜門不出，那就大費周章了，現在我一點消息也不知道，真覺氣悶，岳薛兩家都是是非之地，不好去得，只得仍就耐心等待，但盼外面有了岳小姐病亡的消息，那就算天助我成功了，想着忽聽電話鈴響，懶洋洋的前去接聽，原來是舊日狎友白太太，從帥府打來的，那白太太借着月娟的介紹，和自己的努力，已經巴結上七姨太，得以出入帥府，這時正在那裏張羅呢，只聽她笑着說道，二小姐麼，隨又呸了聲道，我真該死，還叫二小姐，打嘴打嘴，……同時聽得兩下清脆的掌聲，原來她在那邊真個自打嘴巴，打完又笑叫道，喬太太，我是白斬雞，哈哈這是你二小……呸……喬太太給我起的好外號，我自己說出來，省得你叫，我說喬太太你怎還不來呀，這兒拜壽的人全已來齊，只等你一位，方才帥太太可抱怨了，她說別人全到了，就是我妹妹架子大，這會兒還沒影

兒，我的好太太，你快來吧，這兒有新鮮玩藝看，毛道尹送了兩盆桃樹小盆景，樹身樹枝全是赤金，樹葉是翡翠，樹上結的桃兒，是珊瑚雕的，另外二十五朵金花，花心全嵌着大塊鑽石，這份兒禮值大發了，我真開了眼，還有任知縣送了二十雙高跟鞋，是上海定作來的，滿鑲珠寶，在鞋底印着那知縣一家人的名子，好東西多着咧，你快來看，這時台上也正唱着好戲，小樓的狀元印才下去，現在改了崑腔，是柳化梅的佳期，你聽，這不正唱着小姐小姐多乖乖，簡直是誇你呢，你可記着當初那個渣兒，快來看，這小夥兒更漂亮了，月娟本來正在含笑，聽到這兒，立刻沉下臉兒，發出怒聲道，白斬雞，你少胡扯，可知道現在我是什麼人，那白太太聽了，知道把藥下錯，急忙又自打嘴吧，連罵了許多聲，我真該死，我真混蛋，您招待我個酒後無德，誰教我多灌了黃酒呢，月娟笑說我不跟你計較，少動這一套，你告訴我姐姐，我這就去，她已親自催過我兩回了，那白太太諾諾連聲，又說請喬姑老爺一塊兒過來，言下好似自居爲月娟娘家人了，月娟說了聲

姑老爺沒在家，閉上你的嘴，隨即把線掛了，自思我倒忘了，這時帥府女客甚多，岳雪宜經了昨夜的事，當然未必能去，薛家母女，却必在座，我可向她們詢問，而且雪宜倘若發生了什麼事故，此際必有人知道，或者已在那裏傳說了，想着就上浴室洗了臉，又回臥室坐在妝台前理妝，小姐們的修飾，向來是費工夫的，何況今日又是胞姐壽辰，自然更要打扮得花枝招展，教姐姐高興，也在大衆中出風頭，於是她自己兩手不閒，又加上婢女女僕們的六隻手，一齊趕忙，還費了一點半鐘，方才收拾停當，她立起對鏡端詳，左右顧影，又燃了支紙煙吸着，才吩咐汽車開出預備，她才出室將要下樓，忽見門房進來，低聲說喬老爺又在門外站着了，月娟心中一陣悽然，暗叫志雲你也真痴了，難道幾天也等不了，我已爲你費盡心血，誰置得差不多，過幾天或者便能大功成就，咱們就可以長久廝守了，現在我還是不能見你，想着就向門房低低吩咐一聲，那門房把兩扇鐵門俱都開放，讓汽車倒入院中，月娟由樓門跑出，一躍上車，車夫立即開了出去，轉入

街道，恰在志雲身旁掠過，就如飛馳去，志雲望着車內的月娟，見她低頭下視，好似故意不睬自己，但是身上穿得非常華麗，臉上更修飾得珠光寶氣，顯得特別美麗，不由更添了愛慕之心，但轉想自從那日她從我家回來，就似惱了我，任我每日在門外盤桓，絕不理睬，十數日前的恩愛夫妻，變成了陌路，真教我心碎腸斷，但我很原諒她，她必是因爲瞧見我母子對湘蘭的親熱情形，聽見我母子背地裏對她的議論，認爲愛重湘蘭，對她只是虛情假意，故而負氣和我斷絕，如今湘蘭已然另有男人，負我到底，我要把苦衷申訴，她只不給機會，但我總以爲長此以往，必有一日得她回心轉意，因爲看她情形，也似十分傷心失意，常在家中獨居孤守，有時出門，也只粗頭亂服，毫無興致，但今日却改了常態，看她打扮得多麼漂亮，記得只有新婚後一同出門時，會是如此打扮，自從擯我不納，就再不見她修飾，我還嘆息女爲悅己者容，我不在她身邊，她竟梳洗無心了，然而今日她忽然漂亮起來，坐車出去，對我睬都不睬，莫非她又爲另一個悅她的而容了

志雲想到這裏，不禁心搖體顫，再想月娟昔日那樣浪漫，和我結婚後立誓收斂，幾乎另易一人，好像全改邪歸正了，但她那樣悔改只是爲我而然，現在既已和我離開，自難免故態復萌，或者現在她已經又有愛人，當然我已在不足齒數之列，再在這裏徘徊，只有招她的厭，又有什麼用處呢，志雲想着心傷望絕，又氣又恨，怔了半天，低頭掩淚而去，這且不提，再說月娟在車上思索了一路，所思的當然不外志雲本身，和關乎志雲的事，及至到了帥府，由側門走入，穿過花園，便到東花廳的大院，這大院便是壽堂，五間大廳的對面，搭着一座很寬闊的戲台，中間還有四五丈見方的空地，容納上千的男女來賓，這時院中已在開筵，各席上觥籌交錯，花炬相輝，許多僕役在人隙中來往送菜，但牆根簷下，却站滿了人，因爲台上這時正是名角張毓庭的捉放曹，唱來聲容並茂，客人們看得都忘了飲啄，那五間正廳，掛滿紅綠，綴滿電燈，照得喜氣盈盈，在這初春天氣，竟有幾十隻茉莉白蘭編成的花籃，密排在簷下，濃香撲人，中間三室，全把隔扇卸下

，一徹通連，佈作壽堂，除中間香案之外，却是密排的條桌，桌上擺滿了所受禮物，五光十色，鬥巧爭妍，內中不知有多少人民脂膏，多少官僚心血，若論起價值，大約給一個人便可成爲當地首富，月娟由人叢裏走進廳中，廳內坐的幾個女客，看見了她，都迎上來，殷勤招呼，好像衆星捧月似的，把她圍在中間，說長道短，月娟不耐煩理她們，就問我姐姐呢，一位五十多歲，鬢髮蒼然的老婆兒，應聲說道，我乾娘在東裏間歇着呢，這半天多麼亂哪，虧她老人家精神兒好，直支持到這時候，方才是我勸她老人家進去歇着了，她說完了，其餘的女客都同聲噙着嘴兒，資嗟不已，似乎全心疼這位壽星，以嬌嫩之身，酬應千百客人，受了前所未有的勞苦，向所未經的磨難，凡有人心的誰能不爲憐惜，但這憐惜之忱，須要高聲表達出來，以求室內的人聽見，月娟倒不注意，她只是聽那老婆兒稱自己姐姐爲乾娘，覺得詫異，不由注目細瞧，才看出這老婆兒是本地一位紳士趙敬亭的太太，那趙敬亭向來以辦慈善爲業，曾當過善堂董事，兼恤養會會長，

放生會會長，只因善於夤緣，巴結認識了兩位闊人，就漸漸的節節爬高，居然他的太太有一次跟胡素娟同席，這趙太太有種特長，善於說笑話，能够說相聲似的，把自己躑躅得猪狗不如，以博人的笑樂，素娟和她談了幾句，次日就上帥府請安，從此纏上了，跟腳進步，替丈夫謀差事，素娟被她磨得沒法，便對呂帥說項，委趙敬亭作了屠宰場場長，於是放生屠宰，就並行不悖起來，趙太太因對素娟無恩可報，居然奇想天開，要認她作義母，素娟真是拿她開心，竟承認了，這一來趙敬亭却如虎生翼，在外自稱是帥府門前的嬌客，在外倚仗勢力，欺壓良善，無所不爲，有一次向一家商店勸捐，那商店捐少了，他一怒就把就店主送了警察廳，說他阻撓善舉，務須重辦，恰值那廳長是房正梁，素惡他無恥，就把這件事向呂帥請示，呂帥大怒，立即撤了他的屠宰場的差使，從此趙敬亭再不兼生殺之權，只可別了待屠的牛羊，專向魚鳥行善去了，趙太太自丈夫落職，也會幾次央求乾娘，素娟也已知道他夫婦的行爲，不但未肯施展回天之力，反而連乾女兒也變以閉門之羹，



於是趙太太絕跡於帥府，已然甚久，月娟自也久違這位老侄女了，這時見她居然在座，心想這老物真是神通廣大，姐姐早已不許她進門，怎麼又鑽了進來，就也不屑理她，轉身走向東裏間，那位趙太太已趕過來，代打門帘，月娟走入房內，見素娟正歪在軟榻上，身下凡有空隙，都墊滿了綉枕，在她脚下，却發現了白太太，正側身坐在短枕上，彎着腰兒，伸着頸兒，又把兩隻白肥的拳頭，向素娟腿上輕輕捶着，她見月娟進來，忙立起迎接，接斗蓬，接手袋，又搬過隻椅子，請她坐在素娟對面，口中濫用新文化的情書名詞，叫着我的小八寶羅漢的活佛爺，我的天上掉下來的活寶貝，你怎這時才來呀，帥夫人又教我打過一回電話了，月娟本來嫌她討厭，只因以前曾是狎友，調謔已慣，不好變臉，只淡然不理她，也不接受她的讓座，自坐到素娟身旁，笑道，我還沒給姐姐拜壽呢，素娟拉住道，來到就是，那有這些閒文，這半天我都攪昏了，才躲進來歇一會兒，你且陪我說說話，志雲來了麼，月娟覺得這話有些難答，就附耳低語道，他今天本該來給

姐姐拜壽，姐姐千秋，外人還都到個齊全，自親豈有不來的呢，而且他從昨兒也打算要來，是我把她攔下了，這裏面有個原故，等明兒清閑了，我再對您說，說着由身上取出一個紫絨小盒道，這是志雲教我帶來的壽禮，瓜子雖小，您看個人心兒吧，可是我的禮還沒預備，只可先欠着，素娟笑着打了她一下道，謝謝妹夫，我也不想你送禮，只要你莫把別人送的帶走幾件就好，月娟笑道，那你說着了，少時我準得檢好的帶點兒走，素娟道，你都拿去也成，只是別動任知縣送的高跟鞋，月娟道，爲什麼，我聽說那鞋上都有名字，素娟道，是啊，就因爲那名字，方才我還問那位任太太，她說求帥夫人給我們增福消災，帥夫人好比一層天，踩着我們，就好比太陽照着我們，我也沒的可說，只好留着當玩藝兒，你想鞋上有男子名子，怎能穿呢，月娟道這個不要臉的東西，若依着我就把鞋分散給了頭老媽，教她們踩着，外帶免了他的知縣，素娟笑道，何必呢，官兒不打送禮的，這總算他一番苦心，我又何必計較，當下姐妹說了一會，月娟問呂帥可曾過

來，素娟說方才曾在這邊聽了一齣李吉端的獨木關，又點了杜銀紅一齣桑園會，因為老生黃福山配的好，又太沒規矩，唱到半截，就給趕下去，杜銀紅倒賞二百，黃福山一個錢沒落，還丟了大臉，我倒覺着他怪可憐的，何況又是好日子，就派楊副官去撫慰他兩句，又給了一百塊錢，正在說着，忽聽外面台上文場突然止住，只聞人聲紛雜，似乎發生什麼事，素娟大愕道，怎麼正唱着止住了，難道又……

：月娟聽着也覺詫異，因為舊戲的樂器，向來嘈雜，而且高得聒耳，照例除了遇到戲中情節該啞場，樂聲才偶然止息，否則即在兩齣的過度期間，也仍繼續吹奏，尤其在演唱中間，突然停止，既顯得異樣沉寂，而且樂止後顯出人聲似乎都在竊竊私語，許多人的小語喁喁，却似衆蚊成雷似的合爲喞喞巨響，情形實可詫異，素娟才要走出去看，忽然有一個艷裝少婦，慌慌張張的跑了進來，向素娟道，姐姐又出事了，這準是梁保粹出的毛病，月娟見來者是新任警察廳長江漢生的太太，和素娟是乾姐妹，江漢生之所以成爲素娟親信，歷受素娟嗑拂，就全

由這位太太鼎力玉成，平常月娟因着素娟關係，也和他姐妹相稱，感情甚好，這時聞言就插口問什麼事，江太太看見月娟，只拉住她的手，並不顧得寒暄，就喘吁吁的道，台上正唱着捉放曹，點張毓庭和麻穆子的，才唱到一半，梁保粹忽然跑來，喝令立刻停住，也不知爲什麼，底下的戲還沒扮好，竟空了台了……，她才說到這裏，只聞外面響了小鑼，原來臨時抓個丑角，先墊唱連陞店了，這裏素娟見江太太滿面驚惶，更摸不清原故，就問道，難道這齣捉放又唱出錯兒來了，大帥也沒在這兒，真怪了，江太太道，捉放這齣戲並沒有開攪，不比方才黃福山唱桑園會，對旦角失了規矩，是他自取，現在張毓庭跟麻穆子都唱得滿不錯，姐姐，你想，這齣捉放裏面可有一句玩笑的話麼，素娟點頭道，是啊，這真……我會聽人說過，麻穆子唱戲沒有板眼，難道爲這個不許他唱，大帥又那懂得什麼板眼，可是除了大帥和我，誰敢說這句話，這得我出去看看，說着立起就向外走，這時月娟心中忽有所悟，正要說話，忽見外面又走進一人，却是那位西美人之一的章稚珠，她和江太太素日要好，進門幾乎和素娟撞

個滿懷，她連忙說了幾句我太慌了，差點兒沒撞着您，就轉向江太太道，梁保粹這小子真該死，我才向孫副官長問明白，原來這邊唱什麼戲，大帥並不知道，他正和賈參謀長等人在書房閑談呢，梁保粹這小子看見這邊唱捉放曹，不知他那狼心狗肺裏怎麼想出來的，竟在雞蛋裏挑出骨頭，跟大帥一說閒話，大帥向來是聽他的，不但立刻教煞住了戲，聽說還發了陣脾氣呢，素娟瞪着眼兒道，這捉放曹是一齣真正經的戲，再說……月娟不等她說完，便已插口道，我明白了，他準是這麼挑的，捉放戲裏不是有個呂伯奢被曹操屈殺了麼，普通都簡稱作殺呂，這呂字豈不正犯了大帥的姓，上面又安個殺字，人們平日聽熟了，自不留神，可是在這裏却對了景兒，有人一破解，自然顯着太不吉祥了，韋稚珠點頭道，對，對，一點不錯，我聽見孫副官長告訴，梁保粹那小子就是借着這殺呂兩字對大帥說的，素娟才恍然大悟道，哦，我這才明白，可是梁保粹爲什麼……說着忽見江太太面色慘白，瞪目切齒的出神，手中把一條絲帕用力攪絞，絞得手指都要破了

，還是不覺，素娟不由詫異道，煞一會兒戲，又算什麼，我並不在乎這個，梁保粹那小子單在這時候開攪，我早晚會給他個樂兒，二妹你又何必生這閒氣，江太太聽着，忽然把腳兒一頓道，我不是生氣，我是……說到是字，猛又停住，素娟愕然道，你是……你到底爲什麼，韋稚珠接口答道，七太太這半天在房裏，大概還不知道齣捉放是誰點的，是江廳長點的呀，月娟這才明白江太太所以如此着急的原故，他丈夫犯了偌大忌諱，受了帶大恥辱，結果還不知落到什麼地步，她怎會不驚惶憤恨呢，這時那江太太得韋稚珠代爲說破，立時挨到素娟近前，將身一矮跪倒，拉着她手兒哀叫道，這實是漢生惹的禍，漢生可不是成心，他若能想到殺呂這一層，大膽也不敢點這齣戲，這只是梁保粹誠心找碴兒害他，我實說吧，自從漢生陞了警察廳，梁保粹就對漢生露出要錢的意思，警察廳就是肥缺，漢生才就職幾天，那有錢孝敬他，因此就得罪了，他這次定……話方說到這裏，忽然聽外面有人叫着江太太，直奔進來，月娟認得來人，是帥府中的舊婢女，現已嫁爲黃團長夫人，雖然

貴爲命婦，但一回到帥府，就仍執奴婢之役，不但供舊主人的驅使，而且對一般較有地位的闊太太，都已結得十分圓滿，所以人人都喜歡她，這位團長夫人進門一見江太太在素娟面前跪着，就要抽身退出，但江太太已回頭瞧見她，素娟叫着問有什麼事，團長夫人道，江廳長在外面等江太太說話，托我請您快去，素娟就拉起江太太，令她快去，江太太把含淚的眼兒，望着素娟，似乎求她等待自己回來，繼續祈請申訴，素娟點頭道，你去吧，問明白了，咱們再商量，江太太才匆匆走去，這裏素娟對衆人痛罵梁保粹，說這小子真混賬，你就是和江漢生不對，安心毀他，也該看看日子，瞧瞧地方，怎麼偏擇今天，這不是給我眼裏插棒槌麼，我真後悔，在馬禿子造反那天，沒早早的把他獻出來，留下這冤子咬人，說着哦了一聲道，他收拾江漢生，大概就是對付我的先步，在馬禿子圍帥府時，我會竭力主張推他出去受死，好平馬禿子的氣，這小子從那時就記下我的仇了，一定是……說着就沉吟不語，似在暗自打算，月娟心想姐姐突然觸發的這一點思潮，比江太太哭求三天的効力還大，她因憶

起舊事，認定梁保粹對他仇深似海，把本身辱人旋渦之中，難免要挺身而出與梁保粹對抗，至於替江漢生作主，自然是題中應有之義了，這大約是江漢生夫婦的洪福，才使姐姐如此着想，梁保粹却是倒運，只顧和江漢生作對，豈料惹出這樣勁敵，其實姐姐和江漢生的相互關係，久已明顯，梁保粹難道不知，竟冒然作這打草驚蛇的事，倘然由此吃虧，也是咎由自取，想着見江太太已由外面回來，走到素娟跟前，又要下跪，素娟連忙拉住，按她同坐在榻上，便問江廳長說什麼來，江太太咬着牙，恨恨的道，真氣死人，若不是今天好日子，我就拿支手槍去找梁保粹，給他償命也是樂的，漢生也是太糊塗了，他這樣惡當，您作夢也想不到，漢生這點齣捉放曹，還是梁保粹出的主意呢，雖不是他直接說出的，也是他有意講好了圈兒，騙漢生往裏跳，你們看這小子多麼壞，還不該千刀萬剮呀，月娟聽着笑道，二姐，你真氣昏了，說了半天，沒一句正文，到底是怎麼回事，江太太聞言不由在悲憤涕泣之中，破顏嘆喙一笑道，我可不是昏了，原來方才漢生在

院中吃酒，同坐的有官產處王受餘，造幣廠季守白，這兩塊料在席上高談孫毓庭唱的怎樣好，尤其捉放曹最是拿手，有兩個沒人能學的好腔兒，若再有趙桂山配個曹操，簡直太過癮了，可惜老趙遠在上海，湊合不上，但換個麻穆子也足聽一氣，你們知道漢生也有點戲迷，好哼兩句兒，聽了他們的話，勾起興來，恰巧人們讓他點戲，他就毫不思索的依着他們的話，點了捉放，不想勾出這麼大亂子來，漢生事後才明白了圈套，王季二人是梁保粹的私黨，他們暗地計議好了，先教他倆在漢生面前假說閒話，引誘他點這齣戲，等到真點了，真唱了，梁保粹就上大帥跟前說壞話，大帥一發火，傳命停止，漢生的臉面就算丟淨了，再說大帥既爲這齣戲生氣，還有不問誰點的麼，再加梁保粹跟着撒土揚灰，所以我只怕後面還有個大未完呢，依着漢生是要先迎着頭兒呈請辭職，我覺着那樣又太對不過姐姐的栽培，只可勸他先沉住氣，聽聽再說，現在我實沒一點法兒，只有求姐姐給我們作主，說着眼淚像小瀑布似的，直湧出來，又要下跪，素娟一手拉住她，一

手在她腿上重重打了一拳，憤然說道，辭職，憑什麼辭職，你說得太軟化了，這就該由着梁保粹，一個人胡反了，就憑他想要上欺天子，下壓羣僚，還有點兒不配，哼哼，今兒若教你男人丟了警察廳長的職，我胡素娟就也辭帥太太的職，我這就去跟大帥說話，你去告訴江廳長，教他安心坐着聽戲，這滿不算回事，更不用難過，我知道他丟了臉，咱們那兒丟了那兒找，說着又叫着那團長夫人的名兒道，香桃，你去對楊副官說，教他到小賬房提我的話拿四百塊錢，給張毓庭麻穆子每人二百，並且告訴他們，守在後台聽信，不許離開一步，少時還要補一齣捉放，唱好了我還有賞，媽的什麼殺呂殺布，我也姓呂，我就不怕殺，那兒來的這些忌諱，今天我的壽日，偏要破除迷信，晚上壓場戲來齣，作壽堂會永不許動的密武關，教小余兒反串回老旦，楊小樓周遇吉，錢金福一隻虎，痛快痛快唱一下，周遇吉上壽，家敗人亡，我到底看看家敗不敗，人亡不亡，說到這裏，忽聽帘外有蒼啞喉音叫道，呦，乾娘可別提這話，你得留個例兒呀，月娟知是

那位趙太太，不由笑了，素娟却似不聞，自顫微微地就向外走，白太太忙上前攙扶，江太太這時自然心意暢滿，但外面還裝着抱歉的憂愁神氣，反勸素娟道，姐姐何必生這麼大氣，我們都不算什麼，氣着您可值多了，好姐姐，你這半天還不夠累，還架得住爲我們操心，這全怨我們無端生事，給姐姐招煩，你先倒下歇歇，慢慢的辦，何必忙在一時，反正姐姐脫不了清靜，我們不依仗姐姐，可還依仗誰呢，現在您這樣着急生氣，我們可太不安，只求姐姐先拋開這件事，喜喜歡歡過好日子，就是疼我們了，這位江太太把姐姐叫得震心，話又說得那麼委婉親切，所以表面雖是勸阻，而實際反收了激動的効果，素娟沉着臉兒，一言不發，又把白太太一把推開，自己跑出房去，尋呂帥交涉去了，這房裏的人，自免不了又有一番議論，左不過撫慰江太太，咒罵梁保粹，頌揚胡素娟，月娟却是另有心事，懶得聽她們的閒是閒非，就悄悄溜出房去，才到外間，那位趙太太不知怎樣算他這時出來，竟先捧着一杯熱茶，陪笑叫了聲姨母，您喝碗茶，正涼得可口兒。

又低聲道，這不是普通待客的，是從乾娘日用的小壺斟的，說着又把茶遞到月娟口邊，月娟雖討厭她，但因口中正渴，就說了聲勞駕你，伸手去接，無奈趙太太不肯放手，只向唇邊送過，月娟只得就她手中呷了兩口，又謝了一聲，趙太太得了臉，喜得年光倒流，縮回二十歲芳齡，竟把腰兒一扭，臀部一蹶，肩兒一聳，底下纏成不等邊三角形的小腳兒，也似離地跳了兩跳，先哽了一聲，然後發出九成鼻音一成舌尖音的嬌嫩聲調道，嘶，我的姨兒，跟自家小孩兒，還許這麼客氣呀，月娟聽着，覺得一陣反胃，心想幸而尚未用飯，否則一定要嘔出來，急忙一閃身逃開，出至院中，這時台上的連陞店墊戲，早已中止，正換演着龔雲甫，陳德霖的母女會，一對老伶，互施絕技，唱得調高韻厚，響遏行雲，座客聽得鴉雀無聲，時時停杯擊節，輟箸出神，月娟向來與舊劇無緣，雖有佳曲，不感興趣，就向院中各處走走，她的熟人甚多，無不對她趨奉，月娟到處都得點頭週旋，或者寒暄數語，心中雖以爲煩，但她別有用意，時時流盼回顧，尋覓她目的中

人，及把院中歡宴的男女來賓，都觀察遍了，她所要尋的人，却是一個不見，心想這太可怪，岳慕飛本來不甚趨附權勢，又厭惡酬酢，他不來並無可異，他女兒岳雪宜也頗具父風，很少出門交際，這父女二人，本是社交場中的稀客，何況雪宜昨夜又有特殊遭遇，不來更是我所意料到的，但是薛壽嵩一家都不見面，却是向所未有之奇，薛壽嵩素以帥府老僕自居，莫說這樣大規模的壽日，他萬無不來，平日就是那位姨太太愛犬下了小狗，他知道也要衣冠拜賀，而且每次帥府有事，他都是絕早到來，夜半方退，在人羣中鑽出鑽入，竭力賣弄精神，惟恐大帥瞧不見他，來賓不意注他，所以他若來了，萬不會躲到陰山背後不見，不向人前露臉之理，由此可証他絕對未來，至少萬蕩貞和她女兒鳳枝，更是一對逢席必到的人，蕩貞向來打扮得花蝴蝶似的，和女兒比美爭妍，在廣座中尤喜搔首弄姿，縱聲談笑，似告訴大眾某在斯某在斯，希望座上男子都對她注目，為她着迷，以她那樣善於巴結好出風頭的人，逢着今日這樣大典，竟會缺席，真比日出西方還為奇

怪，而尤其可疑的，是岳薛兩家昨夜才發生那樣關係，今日有一家不來，或是某一人不來，還可謂為事出偶然，現在居然兩家好像約下似的，全都沒來拜壽，這就不可思議了，莫非他兩家因着昨夜的糾葛，竟已發生事故了麼，月娟不由疑惑起來，猜測半晌，也猜不出所以，忽想到來賓之中，和岳薛兩家有關聯的，諒必不少，倘若他兩家發生意外之事，試想雪宜昨夜才在薛宅失身，現在已有十餘小時，無論變故是生於雪宜本身，或是生於她的父親身上，總該發生在今日早晨以及午前午後之間，料想事情必已傳播出來，來賓中知道的或不乏人，只在這大庭廣眾之間，飲酒聞歌之際，總不好放言談論，也許在別的清靜處所，正在人言嘖嘖，我不可不查訪一下，想着就轉至東西兩面的憩坐室中，見裏面雖有很多的人，但經她注意聽察，所談却是不相干的話，絕無一人涉及岳薛兩家，又轉到院外別待客室中，仍是毫無所得，月娟心中非常納悶，只得回來經過戲場中間，恰遇見黃偉生的二太太，和賈全忠的小姐，正在一隻形勢極好的席上，看樣兒

似乎第一撥已吃完了，她們來吃第二撥兒，方才入席，還未舉箸，這位黃二太太素日對月娟感情頗佳，見了她便一把拉住，定要同吃，月娟本來無可無不可，見着賈小姐旁邊有個空位，便隨緣入座，黃二太太對她寒暄一陣，便飲起酒來，月娟素以酒量著名，但這時却因心不在酒，竟推辭不飲，黃二太太裏肯依，說今兒是你姐姐的千秋，你處在主人地位，應該來勸我們多喝幾杯，怎能倒要我們勸你，你還推辭，賈小姐在旁撮咀笑道，黃太太，你別不識時務吧，人家不喝，自然有不喝的原由，何必強人所難，黃二太太笑道，瞧你倒像知古今兒似的，批起我的不是來，請問我怎麼不識時務，賈小姐笑道，真瞧不出來，還是裝糊塗，向來咱們在一處吃飯，那一回不是她提頭兒鬧酒，現在她居然勸着都不喝，這和先前不是大相反麼，你想想她是從幾時相反的，黃二太太聽了大悟，拍手道，我明白了，原來是有了拘管的原故，賈小姐道，你這字眼兒用得恰當，怎能說是拘管，我想那位喬先生，大概是戒酒會會員，所以喬太太也入會，這是應該的，倘然

一個喝酒，一個不喝，接起吻來，未免不大方便，黃太太，你就別再勉強了，黃二太太大笑，月娟若在昔時，遇到這樣調談，自然要有一番酬答，但這時却只對賈小姐白了一眼道，你這倒是閱歷之談，就算我入了戒酒會也罷，你們可就別讓我了，黃太太聽了，覺得月娟不但態度特別端莊，言詞也極為穩重，和昔日好似變了個人，怪不得有人說她自結婚以後，便已力改前非，改浪漫爲貞靜，今日看來，果然不虛，我說話可得檢舉些了，想着就對賈小姐遞個眼色，兩人立即收拾起輕狂謔浪，改談眼前閒話，月娟也不介意，稍吃了幾箸菜，便看戲消遣，這時母女會已下去了，來賓因方才江漢生的前車，不敢再臨時點戲，臺上這才按原定戲碼演唱，上了一對票友的汾河灣，這票友是河務局俱樂部中的翹楚，一個唱生的名叫石汝堅，則號風雅居士，一個唱旦的名叫馮瑤草，別號南薰，主人這二人向來生以老譚自居，且以小梅自况，而且因執業政界，自免不了有陞官發財的希望，這次知道帥府七太太作壽，在月餘之前，便各處鑽營謀幹



，請求加入堂會，供獻一齣戲爲帥夫人祝嘏，二人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得着主持人允許，在黃昏吃飯時夾演一劇，堂會中的飯，就如舊式劇場中查客票歛茶錢的時刻，聲音喧嘩，便有好戲也要唱到夾線裏面，名伶都不願在這時候演唱，所以把這二人碼子墊空，只這樣，已是難得的際遇了，因爲二人都希望藉着演戲，使自己姓名簡在帥心，便未必立予擢遷，而將來若托人展轉說項，總有升騰之望，那位馮瑤草，更有一種不可告人的私願，他深知呂帥與梁保粹的秘史，自覺空負璧人之姿，可惜無由自獻，今日借着演戲，正可炫露顏色，倘能爲呂帥所賞，我就貨賣識家，管保略一施展歌舞風情，准可承繼了梁保粹的恩寵，從此斗然富貴，才不孤負我這一身媚骨，五尺嬌軀，這二人各有抱負，別有會心，當然重視這千載一時的機會，白天很早就來了，在後台等候獻技，到戲碼將要掄到，二人只恐遲誤，早已上好了裝，由台帘外望，見呂帥正在座中，全都私心竊喜，尤其馮瑤草，更恨不得一手把台上正唱的角色抓回，好讓自己立時出去，好容易熬

得前面的戲碼只剩一個，眼看良機到來，馮瑤草好似熱鍋螞蟻，一會由帘縫看看呂帥是否仍在，一會又看看台上戲唱過多少，一會兒又恐自己上裝時候已久，脂粉或有退蝕，減低成色，不時的回到梳頭桌上，照鏡撲粉，不料在這要命時候，點戲的通知下來了，先是呂帥點桑園會，朱廳長點雅觀樓，接着江廳長點捉放曹，河南吳代表點母女會，這些戲都要儘先演唱，算是把這一對票友給攔起來了，石汝堅急得咳聲嘆氣，馮瑤草頓足切齒，眼淚只在眼眶裏打轉，及至唱桑園會的黃福山，向嬌妻陪罪，按着梆子戲的編制，應該有輕薄的動作，戲謔的言詞，黃福山只是照先例演作，呂帥竟認爲有調戲杜銀紅的嫌疑，下諭停止，並加申斥，隨即離座而去，馮瑤草一見呂帥走了，眼眶中的淚竟忍不住落下去，隨即抽抽答答的哭起來，後台招待請他先去吃飯，他也不吃，只面壁啜泣，後來不知誰說呂帥向來不大看戲，今日居然在台下坐了一會，已是異數，以後絕不會再出來了，其實倒不盼他出來，那瞪眼殺人的威風，挑誰個爺兒就受不了，又不懂得賞錢

，還不如太太大方呢，馮瑤草一聽大帥不再來看，希望全空，竟犯了撒嬌脾氣，把頭面抓下，就要洗臉，聲言不唱了，其實他不唱也沒人挽留，只石汝堅却不肯放棄這出風頭過戲癮的機會，聽馮瑤草將要拆台，立時急了，拉住向他質問，馮瑤草一定要走，石汝堅抵死不放，二人直爭執了兩齣戲的時間，結果馮瑤草因爲近於女性，比較柔弱，而且他對石汝堅似乎有所畏懼，被他連打帶罵，竟委屈應允，如約演唱，這時已將掄到他們的碼子了，馮瑤草重新上裝，反弄了個手忙腳亂，及至汾河灣出台，石汝堅聚精會神，大賣力氣，馮瑤草終因心中失望，又加方受了氣，滿心不高興，現着委委屈屈，鸞警扭扭的樣兒，倒頗合柳迎春苦守寒窗的幽怨態度，月娟看着這柳迎春，初以爲是個女性，及聞人說是個男子，不由驚訝這人骨頭太軟，神情太媚，由一個鬚眉男子，造就到這樣程度，可真稱得養到功深了，旁邊坐的賈小姐，却已對柳迎春看直了眼，斜靠椅背，把手托着香腮，一雙秋波凝在柳迎春臉上，但她自己的臉兒，却不知因何一陣陣的泛起紅暈，下面一

雙腿兒，也微微抖顫起來，月娟膝頭被碰觸得有如過電，不由暗笑，對黃二太太撇撇嘴兒，黃二太太也瞧見了，就附着月娟耳朵低語道，這都是你姐姐作壽的功德，成全一對好姻緣，可不知是露水的，還是長流水的，這個扮旦角的，聽說是河務局的小科員，每月賺不到一百元，今兒得了關小姐賞識，這不是運氣麼，月娟也小聲贊道，你別說得這麼把穩，請你看東邊棹上，黃二太太聞言轉臉一看，只見東邊桌上坐着鄰省都督盧鳴天的第五妾，也正現着和賈小姐同一的態度，對柳迎春出神，但是這位太太原是風塵出身，對這種事久有經驗，她不但眉目表情，還把一隻帶鑽戒的手，托着腮兒，那顆鑽石約比黃豆還大，在燈下似乎放出千百條晶瑩寶光，向不同的角度散射，這種炫耀方法，若在戲院包廂之中，當然十發九中，但今日遇着這別有會心的票友，竟遭了空前的失敗，因爲馮瑤草一半對呂大帥失望，一半對石汝堅負氣，竟沒心緒注意台下的人情，可憐好幾個女人的無線電，竟播送到空闊無人的北冰洋上了，這齣汾河灣唱到中間，到進客時候，柳迎春

把椅子當作審門，讓薛仁貴進去，薛仁貴方一蹲足彎腰，作個身段，柳迎春不知是一時失誤，還是故使促狹，猛把手臂一碰，正薛着薛仁貴的達帽，因為這齣不是武戲，帽子未曾扎得結實，而且裏面綢巾扎的也很鬆，這一碰竟而連帽帶綢，全剝落於地，立見唐朝薛仁貴的古裝之上，竟有了個現代的頭顱，而且是新剃的光頭，其白如飄，其圓如球，台下立刻闐然大笑，這個喊着和尚頭的薛仁貴呀，那個叫着這和尚冒充薛仁貴，柳迎春還不打他出去，台下這一起鬧，台上的薛仁貴白而且光的頭，立變紫而且漲了，石汝堅知道這一下算砸到底兒了，恨不得拉過馮瑤草咬他兩口，這明是故意毀我，把件出風頭的漂亮事，給弄成笑話，簡直絕了我的升騰之路，我平日同你恩義如山，今日可冤仇似海，就在這兒拚了命吧，這時若不是檢場的過來救助，兩人不但僵在台上，還許揪打起來，幸而檢場來得甚快，還有馮瑤草帶來的義務跟包，也趕過來，先拾起帽綉替石汝堅扎裹，文場也暫時停頓，只用胡琴小鑼支持殘局，薛仁貴在戴帽時，

把柳迎春的祖宗八代，都給罵遍了，柳迎春只分辨由於失手，並非誠心，薛仁貴帽子戴好，檢場和跟包一齊撤退，文場重由斷處接起，但二人都因經一度神經緊張，忘了從何處張口，用何種動作，不由對怔起來，台下方才低落下去的笑聲，突又回到高潮，幸而柳迎春想出應念的詞兒，才解了圍，薛仁貴也恢復了靈性，重唱起來，以後倒有半天沒發生笑料，月娟正在看着，忽聽身後一陣響動，回視原來是呂克成和曹芝皐等三四個人來了，由後面走到台前，台前有排桌子，因為離台太近，每演武劇，便有塵土飛揚，因此沒有擺席，這是正擠滿了一羣年青的少爺來賓，呂克成一到，他們急忙避開，呂克成等坐下，並不看台上的戲，只回過臉兒向後，對着女客叢中瀏覽，時而點頭招呼，月娟低下頭兒，裝作沒看見他，這時就聞旁邊有人互相傳說，造幣廠長新娶了名女伶梅雪香作小星，今日梅雪香也來祝壽，許多姐妹都要她粉墨登場，湊回熱鬧，雪香執意不肯，還是少帥出頭央懇，雪香因他情面太重，只得答應，臨時加串一齣起解，現在已進後台扮

裝，等汾河灣下去，起解就上場了，少帥因雪香是看着他的面子唱的，所以前來預備捧場，月娟心想由此看來，那造幣廠長李守白先生，大約不久就要換一頂新帽子了，他方才弄套使江漢生丟臉，轉瞬就有少帥替他的如夫人捧場，這報應來得真快，想着忽覺背上被人拍了一下，回顧却是那位白太太，便問她幹什麼，白太太說告訴你一件事，隨附耳低語道，帥夫人真成，到底把這口氣爭回來了，方才她找了大帥去，正巧梁保粹在房裏，把他臭罵一頓，一定魔着大帥，重點張毓庭麻穆子的捉放，若是大帥不點，她自己就點寧武關，大帥居然答應，帥夫人已經傳下去，少時捉放曹就要上了，月娟聽了，正暗笑姐姐近來必是把老呂擺制對了，才這樣恃寵而嬌，忽見身旁坐着的賈小姐，猛然跳起，雙目直瞪，銳音高叫噯呀，隨聞臺下同聲嘩笑起來，月娟循着賈小姐的眼兒，向台上看時，只見在下場門前

，只剩了個薛仁貴，柳迎春竟已失蹤，再細看才見柳迎春倒在台上，薛仁貴正揪住他向後台拉呢，原來薛仁貴記着柳迎春落帽之仇，到將下場時，柳迎春應該走着跪步，被薛仁貴拉行數步，這時薛仁貴有心報復，猛一用力，柳迎春就來了個玉體橫陳，薛仁貴却仍交代自己的身段，用力拉了幾下，因拉她動，就放了手自己走進後台去了，柳迎春可受了大窘，想立起來，再走進去，自覺羞臉難抬，只得保持原姿勢，四肢一齊着地，獸行而入，台下見柳迎春成了爬行動物，笑聲幾乎把棚頂掀翻了，只那位賈小姐看得面色慘白，身體抖顫，忽然雙目一閉，向後倒在椅上，就暈厥過去，月娟又驚又笑，正在扶住她，喊人去尋聞鹽，猛又聞後面一陣騷亂，同時出了件驚人奇事，正是，水軟山溫，銷盡幾番歌舞，絃繁管急，催成一霎歡娛，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 輓徐又錚

四首

光雲錦

豐沛從來有異人，如君才氣近無倫，可汗讐服輸三表，軍政間關起七閩，建國  
 志開新甲子，倒戈春重聚快何如，出關張祿新更字，去國韓非憤著書，幾見  
 季布亡從廣柳車，終傷蟻苦脩魚禍，分福倚原無定，破浪乘槎還藉據，  
 纒鵠甘肉鼠，四隣交譽出羣材，使還夾道爭迎富，夜定何人竟賊來，死有  
 環海周游虎節，劫知天數力難回，臨歧一語真成識，蕭寺憑棺劇可哀，  
 豹皮留不朽，鮑叔知江上風雲任變遷，山有龍榮安毅魄，冢應高象祁連，巨卿  
 醜泉村外起新阡，鮑叔知江上風雲任變遷，山有龍榮安毅魄，冢應高象祁連，巨卿  
 遠引虛今日，鮑叔知江上風雲任變遷，山有龍榮安毅魄，冢應高象祁連，巨卿

桐城光龍文先生。器識宏遠。文學淹博。為吾黨健者。民十四。徐又錚君在廬坊遇難。先生悲憤之  
 餘。作此詩以寄慨。因語多忌諱。秘未示人。今先生墓已拱。故特公之於世。此詩悲壯蒼涼。為  
 近代罕見之作品。且可作詩史觀也。

光雲錦附識



## 時事專載

### 羅斯福致德義兩首揆之牒文

世界於過去百數週間，經過極度緊張之時期，但以現在情勢觀之，雖在千鈞一髮之際，尙有乘機緩和之勢，因之，余利用此等機會，及對閣下發出如此之公文狀，且閣下亦已曾言不使戰爭繼續，而事實上亦更無作戰之必要也，不論任何政府，除由明瞭防衛國家理由以外，決無使戰爭課於本國及他國人民頭上者，亦爲一至明之理也，再余更確信凡國際間之任何問題，悉可於國際會議席上，迎刃而解，但和平會議絕非僅某一方之所有，蓋任何國家，以不保障會議之判決之結果爲限，當不能拋去武器之意義，目下美國，與歐洲所發生之紛爭，雖無如何直接關係，但余亦確信閣下對遠隔歐洲國家元首之余，有將自己所懷抱之政策，明白進行言明之意也，今次余對閣下所發出之公開文狀，純基於友好的居間義務之觀念，關於貴國政府，當以如何步驟進行其政策，似

已有重大關心者，閣下對余，不予以貴國軍隊決不向獨立國加以攻擊，或對以下各國領地不加侵入之確保乎，芬蘭，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瑞典，挪威，丹麥，西班牙，瑞士，利畢丁修坦，克拉克，塞布爾克，波蘭，匈牙利，羅馬尼亞，瓦哥斯拉夫，蘇俄，保加利亞，希臘，土耳其，伊拉克，愛爾維亞，巴勒斯坦，波斯，埃及，英，法，愛爾蘭，荷蘭，坡爾特加利亞，比利時，對以上各國之保障，極明顯非僅爲現在，並於將來亦可適用，是以倘不予全世界以一種恒久保障和平之方法，余對閣下所言之將來者，最少當以不侵犯之保障，作十年抑二十五年間之解釋，加以示唆也，倘此等保障，由貴國可加以確予者，則余立即對以上各國，加以通牒，並可對上例諸國，質問將來同樣對貴國之保障，倘對以上余所申述之雙方保障，能可實行交換，則即可對全世界直接使其安堵，倘達成各種事實之際，余即有兩項重大

問題，急速提出，求予以討論，即余現在所提出議題，一為解除軍備之重壓，一為對各國積極救濟計，當以有效果或直接之方法，其他，即各國於平等之條件上，在世界市場中公行買賣，並為保障獲得平常生活物質及經濟之必要計，以開拓國際之通商，為一最有效果之途徑，換言之，美國政府此種會議欣然期待中云。

### 希特拉答覆羅斯福之宣言

羅斯福總統前曾以電致余，其內容之奇異已為諸君所深知，在余接到該電文以前，全世界其他各國，或由廣播，或由各報電訊，得聞其詳，而各民主國報章之評論，已皆明示，吾儕以該電乃一老練而圓通之作品，希氏繼乃列舉其手創之政府所根據之原則，自余投身政界以來，除欲爭回吾日耳曼民族之自由而外，則無他念，他人以武力破壞者，吾則竭力恢復之，今日日耳曼國所保有土地，無一非棄昔隸屬於我版圖者，吾國之存在，遠在白人發現美洲以前，其所有者不惟目前之領土，且尙有其後所喪失之若干省，効忠為國作戰者，均有享受公道與和平之權力，然受此和平所欺者不知若干萬人，蓋不獨我日耳曼人與同盟之其他民族，深受和約之苦，即彼戰勝國家亦皆蒙其殃害，而有毀滅之虞，若夫仇恨怨毒與無理的凡爾賽條約，精神上之祖先，約有二萬二千五百萬人，被彼瘋狂之政客，而非被彼得勝之戰士，割削自決之權利，並武斷的逼其脫離祖國併入新邦，而置一切血統起源理性與經濟生活於不顧，語其結果殊屬可怖，所謂民主之帝國政治家，遂

以新世界秩序之獨裁者自居，而負責解決此等民族團體生活所遭遇之一切問題，當此新世界秩序發生不良結果之時，彼歐美各國之民主的和平獨裁者，則畏葸不前，無一敢貿然負肇事之責者，反彼此推諉以圖自逃歷史之裁判，吾民族之痛苦，更僕難數，割我殖民地，奪我財源，強我賠款，使我困乏而後已，汗橫全史，實為我龐大最黑暗之時代，希氏次歷述德國連年之恥辱與經濟破產，謂時至今日吾人始知大戰惡果之造因，其目的初在削滅德國，以其如此，乃不得不分德國之領土，並割削其殖民地，無論民族，無論個人，其所受各民主國家之虐待，皆有萬劫不復之虞，德國在六七十年或百年以內，需付鉅大無比之賠款，至於如何籌措，則莫之顧也，其加諸德國之壓迫，最可恥者，乃為分割德國之領土，及使其生活之空間，作政治之瓦解，總之，數十來年，向為德國所有者，今僅凡爾賽一紙命令，予以宰割，吾未嘗不疑，在事實上，歐洲其他各地，竟有能達到和諧之境界，而其國界，在各方面均能令人滿意，吾又未嘗不疑修改凡爾賽條約，終必有其限制，蓋有若干地區，大有爭執之可能，余乃作最後之決定，不但以之布告全球，亦且昭告國人，余已注意及之，彼等但須遵守而已，余並謂按照普法戰爭以後，法人所持之態度，謂割讓亞爾薩斯，洛林兩省，在將來為不可容忍之事，但曾以薩爾區與該兩省有別耳，余從未變更之主張，將來亦永不出此，自追還薩爾後所有法德兩國，在歐洲之一切領土問題，均已解決，法國政治家竟認為德國屢次聲明該兩省為法國領土之一部，乃係當

然之事，則余引爲遺憾，對於此點，固不應作如是觀，吾之所以向法國重申此立場者，仍係表示余深知所維持歐洲和平之必要，而不欲作無限之要求，並修改條約，以致釀成不安與緊張之局面耳，如今日萬一發生緊張之狀態，其責任不在德國，乃在日日企圖造成緊張局面，以遂其資本主義的私慾之國際份子，余對若干國家曾有宣言，斯可喜者，即歐洲若干國家曾利用吾國之宣言以表示，並力言其願保持絕對中立之意，荷蘭，比利時，瑞士，丹麥均其例也，余已提及法國，但不許提及義國，因德義兩國交道至深且密，亦不許提及匈牙利與南斯拉夫，因兩國與德國實爲隣邦，交誼素篤，至於從事政治活動之始，未嘗不疑會有若干情勢，對我族自決之權，恒作鄙陋之破壞，而非吾人所可接受，或贊同者，希氏繼乃申訴，收回奧大利，收回薩登頓區，建立波希米亞及摩拉維亞兩保護國及收回美美爾區時之環境，並促成該項行動的歷史必要性，希氏於此又謂，捷克解體之前數日，英法曾提保證問題，德國以慕尼克協定中，所規定一切條約均付闕如，故拒不保障，其次又謂，中歐方面，所藏軍火，至爲豐富，苟一錯用，勢必招禍，茲舉其數字可見一般，蓋捷克除於飛機一·五九二架，高射砲五〇一尊，輕砲重砲一·一七五尊，來福槍一·〇九〇〇〇支，步槍子彈一·〇〇〇〇〇〇發，砲彈三·〇〇〇〇〇發，德國之解決方法，是否錯誤，後世自有定論，但此種解決方法，不受英國之監督或批評，故爲理所當然者也，若此，波希米亞與摩拉維亞，僅係前捷克斯拉夫

剩餘部分，與慕尼克協定絕對無涉，譬如英國在北愛爾蘭措置之，姑無論其是非，在德國均無監督與批評之權，關於德國舊有之選區區，亦復如此，余全不解張伯倫先生與余在慕尼克所簽定協定時，何以竟能適用於此，就捷克而言，當時曾由四強盡力以慕尼克議定書解決之，此外僅規定如各關係國，不能成立諒解時，則可以請求四強，於三個月後再行商議之，當各該關係國，並未向四強有所請求，僅證諸德義兩國，事實上業已昭示，此類問題，將來必以慕尼克協定，及英德海軍協定之精神解決之，異言之，即會議式之友誼精神是也，如果此項協定，須適用於德國，將來每一政治性質之活動，則英國在商德以前，亦不應在巴勒斯登或其他地方採取任何步驟，吾人既雖然不能存此奢望，給予他人，設使張伯倫先生現竟遽以提出結論，認爲慕尼克協定，應即失效，至若吾人，會加破壞，則吾人對此，惟有承認並本此而行，再本人全部政治活動中，余長抱英德密切連絡與合作之觀念，余所抱英帝國之存在，係對整個人類文化與經濟生活，乃不可估量之價值要素之信念，從來留任何懷疑之餘地，蓋盎格魯沙克遜民族，確在世界完成之無數殖民工作，本人對此，實衷心欽佩，故以前發現，猶存在之，毀滅此種工作之思想，在予基於較遠大之人類觀不帶人類幻想破壞之發洩，但認爲日耳曼與盎格魯沙克遜兩大民族間，如果對方不承認德英兩民族，各有其權利，不承認保留大英帝國之屬英人生存之目的與意義，而保存德國國家與自由，以及德人生存之目的，則不能獲得永久之友誼，蓋兩



大民族間之永久友誼，須在互尊基礎上，始能相信故也。英國已給世界若干偉大人物，但德國亦不稍遜，吾國人民在三世紀，爲維持生存之艱苦奮鬥中，所犧牲之生命，遠較其他民族爲確，保持生存而犧牲者爲多，如果英國不能瞭解此項觀點，則吾人對英之愛慕與好感誠屬虛擲，余已聞悉張伯倫首相所發渠在任何情況之下，不能對德國保證予以任何信任之聲明矣，在此德國已成國社主義國家並因之亦發民族復興基礎之際，余爲推行本人親英政策期間，特作自動限制德國海軍之建議，但有一條件，即須有英德交綏，決不可能之意志與信念是也，此種志願此種信念，即在今日固猶在余心，但余先不得不坦直陳，英國政策，不論正式的與非正式的，均充分表示，倫敦方面並未保持此種信念，而且現有一種輿論，即無論德國將來何種紛爭，英國必立於反德方面，故反德戰爭，在該國業已視爲當然，英國今日即已正式的，並在輿論方面抱持無論在任何情況之下，均須反德之見解，且尤於其包圍政策，加以印證，則英德海軍協定之基礎，已經消失，余因此決於本日致牒英政府，以表示此意，此於吾人並非實際重要問題，因余仍盼能與英國避免軍備競爭，而係自尊行動，但如英國政府，願再與德國進行此項問題之談判，則未有較余更爲樂聞者也，蓋仍可希望余彼成立鮮明坦白之諒解故也，希氏旋評論德國與各小國所簽經濟協定之意義，並指陳德國係一領大願主，而非挾持商業協定，牽拉各小國內政與經濟，渠復即轉論德波關係，且指陳波蘭已予德國以嚴重局勢，謂德國曾與波蘭締結友好條約，事實上該約可使歐洲緊張局勢爲之大減，但德波之間，尙留

有一遲早必須解決之公開問題，此即但澤問題是也，余認爲此事之和平解決，乃歐洲緊張最後鬆弛之進一步貢獻，在數月前，經數度討論此事之後，余曾向波蘭政府提出切實建議，茲特報告諸君，俾可判斷是否係爲歐洲和平所作最大而可想像之讓步，該建議內容如次，（一）交還但澤，使在德國機構內成爲自由市，（二）德國獲一通過走廊之道路，及一鐵路線，供其支配其地位，就如走廊之於波蘭，爲報答波蘭起見，德國準備，（一）承認波蘭在但澤境內之一切權利，（二）担保波蘭可在但澤有一完全可以自由出海與所需任何大小之自由港，（三）同時承認德波間現行疆界，並視爲最後界線，（四）與波蘭締一互不侵犯條約，限期二十五年，比較余生命爲尤長，（五）由德波匈三國担保斯塔伐克國家之獨立，實際上等於德國放棄在該國境內之任何獨霸權利之作用，但波蘭政府業已拒絕余之建議，並宣稱僅準備（一）談判關於更換國聯特派員之問題，及（二）考慮通過走廊運輸便利問題，余對波蘭政府此種莫名其妙之態度，深爲遺憾，不惟此也，其最懷疑者，厥爲倣效捷克年前所爲，聽取國際欺詐鼓惑之下，相信必須調遣軍隊，但在德國方面，不特未召一兵，且未計及反波行動，德國之攻擊企圖，乃爲國際報界所捏造，此爲諸君所知者，以致形成所謂保障建議，並使波蘭參加他國協定而實行反德運動，余曩年與波蘭已故皮爾蘭斯基將軍所簽協定，適相抵觸擴充此種義務，其結果將與德波友好協定相反，在此種情形之下，余

當時實不應簽立該項協定，蓋如簽字國之一方，僅有若干例外，則亦謂互不侵犯協定，而究復有何意義乎？波蘭僅以片而行動，破壞德波協定，則該協定即不復有效，余已將此事通知波蘭政府，余僅能重復申明，余此項決定在原則上不足以變更對上述各問題之態度，及波蘭願與德國重訂新約，此固余所歡迎者也，但須雙方義務應立於平等之地位而後可，希氏再次述及數星期來歐洲一般之局勢，渠稱，舉世之不安，僅由於國際戰諺家企圖製造歐洲之大禍，即以布爾希維克主義，毀滅歐洲文化是也，此項政策，在西班牙方面已因一人之英勇，全國之擁護，及德義志願兵之支持，而告失敗，現在輿論方面，則正引起其神經的徹斯的里亞，以便其擁護英國之包圍政策，希氏再次提及德國諸友邦之忠實支持，渠稱德國一貫之目的厥為覓取德義日三國更密切之關係，又次論及羅斯福總統電文，渠稱，四月十五日全世界各國即已知該電文之內容，而余本人稍後始得讀其詳，余不知此項文件，究應列入何類，茲特努力分析其必要之答覆如次，（一）羅斯福總統以為余應知全世界尚有數千百萬人，常恐有一新戰爭或連次之戰爭發生於今日，余則答曰，自亘古以來，人類即有此戒心，有此常情，何復如此，例如一九一九至一九三八年之間，曾經發生大小戰爭十四次，德國從未參與，而羅斯福總統代表之西半球諸國則皆在其列，同期以流血及武力實行之激烈干涉或制裁，亦達二十六次之多，德國亦均不預焉，反觀美國一國所參與之軍事干涉，共計六次，蘇聯亦有十次，自余觀之，今如是以懼戰之心

理，與實際戰爭直接有關，殊屬錯誤，其所以有此心理者，祇因各報肆意煽動，虛偽鄙陋，無所不為，此外又復刊印小冊誣蔑各國之元首，散佈流言，淆惑聽聞，卒至各列強莫不自相驚異，余深信各負責政府，能令其新聞機關，稍自斂抑，則懼戰之心，可以立止，而吾人共同希望之安寧，可以立至也，（二）羅斯福總統電文中，曾謂大規模之戰爭，必將釀成嚴重之後果，余則答曰，熟知戰禍者，莫如德人，但余不信每次衝突，對於周圍各國，均有不良之結果，又觀羅氏電文中，謂渠義者曾向希特拉有所呼籲，希氏答曰，渠亦係主張不以武力解決國際糾紛之一人，就德國而言，渠不知對於羅氏所列舉之各國，究竟有何威脅，至於羅氏所云，歐洲會有三國，非洲會有一國，喪失其獨立，希氏則不知其在歐洲指何三國，於此乃請聽衆注意，羅氏歷史的錯誤，當一九一八年時，有若干國家之一部份，無故被迫脫離本國，並違反其本身之意志，改為獨立國，羅氏所謂外間盛傳，對於其他獨立國將續有侵略之行爲，希氏則謂爲，對於世界和平無稽之諷刺，復謂，非覓得合理之南針，則舉世必趨於戰爭，希氏答曰，德國對於戰爭及製造戰諺者，均深惡痛絕，又羅氏曾云，任何政府對於本國人民，或其他民族，除自衛而外，均無與戰之權，希氏則謂，任何一國莫不以自衛爲此種步驟之解釋，渠甚盼美國將來能遵守此原則也，羅氏謂，渠所言，足以代表人類之友誼與力量，希氏答曰，即使羅氏此語言之得時，則凡爾賽條約不致加諸德國，若謂國際問題，可以會議之

式解決，則請舉歷來之最大會議爲證，國際聯盟，二十年來從未解決一重要問題，歷史並非會議席所能造成，實人類力量之所造成者也，羅氏以爲如有一方要求保證，其在放下武器以前，必能獲勝，則和平討論之聲請，必歸無用，希氏應曰，從無一國之首領，在公理渺無希望之日，先願放棄其武器者，唯一蠢夫，厥爲德國，故結果卒致屈服，而遭劫掠，希氏繼復聲稱，此後德在未來獲得全歐一致後盾以前，決不參加任何會議，希氏論及羅斯福所抱德國如能就其現在與將來政策發表坦白宣言，必將有裨世界之見解，希氏稱，在若干時機，作此表示，除對德國人民外，拒絕對其他任何人作此解釋，因渠乃對德人負責故也，希氏質問羅斯福是否確信如彼發表關於德國政策之宣言，即可促進世界和平，果爾，則德義亦有資格質問羅氏美國外交政策之關於中南美洲者，其目的何在，羅氏必將正當提及門羅主義，但德國人民，對於歐洲，尤其是與德國有重大利害關係之地區，亦贊成同樣主義，至於羅氏所提可將希特拉答復轉達感受德國政策之國家一點，渠問羅氏，曾否探知究屬何國，渠稱，渠已不憚疲勞查出，並已保得

全部否定之答復，但德政府準備對各該國給以羅氏所希望之保證，但須各該國有此願望，並向德國請求，且須以絕對相互爲條件，希氏又謂，渠願重告羅斯福，德國對彼所最爲關切之疆土，即美國本部，與美洲其他國家，可以莊嚴宣佈，並無加以攻擊或侵略之意志，關於美總統對於軍縮之疑問，希氏指陳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三年間所謂協約國之委員會，曾經證實德國完全裁軍，此乃普遍裁軍之序幕，但諾言並未履行，德國繼又提出若干實際建議，但均未獲接受，一方面一再要求裁軍，而其餘世界各國則繼續增軍，直至一九三四年始下令恢復德國軍備，羅斯福參加商總謀論之保證，希特拉則報以請美國首先撤除商務障礙，並停止抵制運動，希氏提議請羅斯福領導履行威爾遜之十四點原則，並歸還自德人手中盜去之土地，亦謂各國政府當局對人類命運握有權力，但措成歐美財富與人口密度情形迥然不同，渠稱渠之使命爲德國之幸福與安樂，而羅氏因得天獨厚，則任何世界均在其干涉範圍以內，渠最後表示，爲德國公道幸福進步與和平而努力，亦即爲全人類促進同樣目的云云。

# 本刊文字版權所有非經允許不得翻印

**投寄稿件**

一、凡依本刊編輯綱要，惠寄稿件，一經選錄，每千字普通酬以一元，起碼至五元之酬金。特別作品，例外從優。

二、惠稿須寫清楚，請勿用橫行，勿寫兩面，或插圖，須用鋼筆，以便製版。

三、稿件一經揭載，即取消其酬金，作者倘欲保留，須先聲明。

四、編者有刪增之權，其不願入刪增者，請來稿時聲明。

五、惠稿以不退還為原則，其附有足用郵票者，不在此限。

六、來稿請於每月發刊後一月內，定期通知具領，本埠可憑稿印章來社領取，遠道郵寄，勿交私人。

七、將撰輯綱要附列於下：

**要領撰輯**

1. 漫畫，風景，人物，新聞等照片。

2. 專論，解釋或批評現行法令。國內政治外交等問題之研究。社會科學，以自然科學之論著。民生疾苦，吏治，教育，建設等。文藝，小說，詩詞，雜劇，影幕及歌壇瑣事。時事，包括詩詞，聯話，趣談，小諷刺，影幕及歌壇瑣事。

3. 通訊，紀述各地社會狀況，民生疾苦，吏治，教育，建設等。文藝，小說，詩詞，雜劇，影幕及歌壇瑣事。

4. 選譯，各種外國文學名著，包括社會科學，以自然科學之論著。民生疾苦，吏治，教育，建設等。文藝，小說，詩詞，雜劇，影幕及歌壇瑣事。

5. 東西文藝，各種外國文學名著，包括社會科學，以自然科學之論著。民生疾苦，吏治，教育，建設等。文藝，小說，詩詞，雜劇，影幕及歌壇瑣事。

6. 時事，包括詩詞，聯話，趣談，小諷刺，影幕及歌壇瑣事。

7. 常識，各種外國文學名著，包括社會科學，以自然科學之論著。民生疾苦，吏治，教育，建設等。文藝，小說，詩詞，雜劇，影幕及歌壇瑣事。

8. 叢報，包括詩詞，聯話，趣談，小諷刺，影幕及歌壇瑣事。

9. 雜俎，包括詩詞，聯話，趣談，小諷刺，影幕及歌壇瑣事。

10. 文學創作，新舊體裁之小說，長短篇不拘。

## 讀者注意

閱戶如有查問事項或改寄地址者，須注意下列數項

(一) 定單號碼

(二) 定戶名稱

(三) 定閱地點

(四) 原寄處所

(五) 改寄處所

依照上列各項分別書明寄至天津宮北大街門牌十五號民治月刊社發行股

## 民治月刊

第二十八期

編輯者：民治月刊社

發行者：民治月刊社

地址：天津宮北大街門牌十五號

電話：二七〇七

印刷者：亞印二號

電話：二七〇七

分發行處：各地書局

代售處：唐山、保定、濟南、東亞報社辦事處

## 本刊價目

每册定價貳角

半年六册壹元壹角

全年十二册貳元三角

外埠郵費每册三分

## 廣告價目

全版：每行每日國幣三十元

半版：每行每日國幣十六元

四分之一版：每行每日國幣八元

廣告格式另議

本報設計製版費用另加

長期刊登酌量從優

請看異軍突起的

# 中國公論

議論警闢 編排新穎  
立場公正 售價低廉

——當今唯一大型政治經濟文化藝術的綜合刊物——

## 創刊號要目

創刊致辭  
戰爭與和平  
英法德義四強會議的前前後後  
論今後教育之動向  
中國前途根本改革方案  
日本平沼內閣與近衛內閣  
人民陣線的檢討  
中國交通事業概觀  
東方道德精論

中國刑事裁判芻議  
民眾文學導論  
國際述評(四篇)  
解決中日時局的途徑  
世界軍備的膨脹  
小說(三篇)  
詩歌(二首)  
雜俎(十餘篇)  
話劇(一篇)

四月一日出版

每期十五萬言  
各大書店代售

零售每冊叁角  
預訂半年以上另有折扣

## 徵稿簡例

- 一、本刊以促進國家建設、研討國際問題、發揚東方文化、樹立中心思想、加強反共運動為宗旨。
- 二、凡與本刊宗旨相合之稿件一律歡迎、文體不拘、但須自行繕清、並加標點。
- 三、譯稿請附寄原文、或將原書作者及出版日期出版地點示知。
- 四、本刊對於來稿有刪改之權、不願刪改者、須先聲明。
- 五、來稿除長篇鉅製、並附有充足郵票者外、無論登載與否概不退還。
- 六、來稿須書明真實姓名及通訊地址、至發表時署名自便。
- 七、來稿一經刊載、創作每千字致送稿費三元至八元、譯述每千字二元至五元、詩詞漫畫等特殊稿件、報酬從豐、版權除作者聲明保留者外、概歸本社所有。
- 八、來稿請暫寄北京開才胡同六條六號中國公論社臨時辦事處。

## 本刊代售處

## 民治月刊社啟事

本刊濟南分銷處自成立以來銷路極暢但因推銷人員衆多故對閱戶地址有不詳明或投遞錯誤均所難免嗣後務望濟南各閱戶如未收到月刊或冊數不足者即逕函濟南五馬路德和里民治月刊分銷處以便補發為荷謹此通告

## 天津

佩文齋法租界二十四號路  
大陸書局法租界天祥市場  
大業書局法租界二十六號路  
世界圖書局法租界二十六號路  
藻玉堂書店法租界勸業場三樓  
希古齋書店法租界勸業場三樓

## 北京

佩文齋 琉璃廠  
東安市場  
五洲書局 東安市場  
藻玉堂書店 琉璃廠  
文祿堂書店 琉璃廠